

楊不祖逢來家時
下集

劉玄若

只覺女兒受了柳塘的歧視，自己愛惜女兒，關切女兒，替抱不平是應該的，這就是婦人粗淺之見，不知愛之適以害之，說到這裏作者要聲明並非主張女子應該給人作妾，不許爭取自由，不過雪容錯誤在先，既情願嫁與柳塘，就該維持永久，如今爲着不充足的理由，中途變志，似乎不大合理，她的母親若是明白的，不需勸阻，只把舊事重提一下，就可以使她景然自悟，當時她母親認爲女兒真受了委屈，又氣憤又憐惜的，撫着雪容說道，孩子，我都明白了，你不用難過，這不是沒法辦的事，值得這樣走心，驚動病了自己受罪，娘又不能守着你，指着別人誰上心啊，她這幾句話，直好似女兒已受到虐待了，這就是無識婦人說話沒有分寸，慣惹是非的原故，只要是動感情的話，總是說得過度，無論好壞，都給加幾成虛數，然而她也並非誠心挑撥，只是養成的習慣而已，跟着又對女兒說出無意假造，而順口流出的風涼話道，咳，孩子，今兒是你露出心思，我才敢說，當初你要嫁張大爺的時候，我看你滿心高興，怎好說破話，其實我心裏很不願意，旁的不說，他太老了，大概比我也不年青，就算他心眼兒好，脾氣好，什麼都好，無一不好，只這年紀就全給弄成沒用了，他管不了你一世呀，你想想，他那身子骨兒，至多再活上十年，就虛打着算二十年，到那時你才三十多歲，難道就苦守下去，多早晚守到老呀，再說他家裏也未必容留你，若想再走走，可又挑水的回頭，過了井了，多難辦哪，所以老夫婆少妻，最是缺德，其實倒不在乎老不老，他若保險能活百十歲，能管你到頭兒，那也可以，嫁漢嫁漢，爲的穿衣吃飯，我們爲穿衣吃飯，就認命當尼姑也罷，無奈不保險啊，張大爺大概也明白這個理兒，才那樣成全玉枝，實在太對了，可是怎麼跟你就差了樣呢，說着又替雪容拭淚道，好女兒，你別傷心，娘不是教你學壞，這件事實實在教人喘不出氣，本來你還一朵花沒開呢，若是情投意合，就豁出這一世，陪他過下去，到他不在時再說，就跟着他一塊兒離開陽世三間，也不是沒有的事，這叫有錢難買樂意呀，可是現在他這樣待你，一席客兩樣菜，不是眼裏插棒錘麼，他既這樣對不過你，你又何必對得住他，就自己另打主意，也不算

虧心，雪蓉聽着不語，半晌才道，恁說的容易，我打什麼主意呀，她母親想了想才道，你不會……

……這也不怨咱們，是他逼咱們變心，你年青青的，不許離開他家，另找主兒，憑你這樣模年紀，又見過世面，什麼好主兒尋不着，再說我……說着放低了聲音道，從你過了門，張大爺管我房子住，還常送米麵衣服，外加每月還有六十塊錢零花，雪蓉聽到這裏，愕然說道，是麼，送米麵衣服我知道，這筆零花，他向來沒提過，她母親道，這倒怪了，每月初一，都是那個張福送來，沒錯過日子，雪蓉微嘆道，他待我真是不錯，我……我……咳……她母親接口道，誰說他錯了，我一直念他好處，可是我老婆子無論怎樣享福，總提不上你的終身大事啊，若不爲你想，我還有什麼貪圖，這樣下去，就千萬知足了，不是要緊得顧你麼，你若照這樣長久弊拗，鬧出病來，有個好歹，我就再享福也活不下去了，說着又附在雪蓉耳邊，說道，張大爺按月給錢，逢年節還加倍，我一個人那有挑錢，全給存起來，天寒夜裏關上門，拿出來數幾個過兒，倒怪開心的，現在存得快過千了，可是向來也沒想這錢怎樣用法，今兒你回來一提這事，我才想起有了用處，咱們有這些錢，暫時還怕受窮麼，再說你若真想離開張家，也可以早作打算，咱們不作沒良心的事，不想傾騙偷盜，你嫁過去這一二年，自己總該有點私蓄，有些東西，既是你的，就可以先運出來，存在家裏，將來都是底兒，你用不着出去賺錢，在家裏一當大小姐，又加手裏有體己，那時一找主兒，管保男人可以拿鞭子趕，由着你的性兒挑，要什麼好樣兒的沒有，孩子，你得想開了，刀把兒在你手裏攬着，想怎樣就怎樣，何必生這冤枉氣，跟他又不是一夫一主，明媒正娶，好了湊合，不好散蛋，沒一點牽掛的，雪蓉聽了母親高論，立覺胸懷豁然，好似一個愁死的病人，被醫生開導明白，立時恢復了活力生機，不但不再想到可怕的窳多。病房床褥，也自作不是久住之鄉，只神遊於外面光明燦爛的世界了，但她的心方因母親勸導，而覺得浮動起來，想到張家那傷心之地，儘可離開，走我的清梁大路，何必多所氣惱，才一想到脫離，猛烈把柳塘的恩情兒上心頭，自念柳塘除了偏向五

枝一樁事以外，向來對我實是不錯，何況今日又從母親口中，知道他厚待母家，真可感激，不可把浮動的心，又沉了下去，於是她本來想隨着母親意思說話的，竟爾咽住沒說出來，但也不是發生反對之意，只於不忍明表同情而已，至於心中却已受了很大影響，記住她母親的道理和辦法了，她母親見雪蓉不語，就又說道，孩子，我不過說說，大主意還得你自己拿，我若不是自己嘗過這苦，也起不起替你打算，咳，你知道身中年喪夫，多麼苦情呀，你爹歲數並不比我大，他死也是爲着害病，跟這情形不同，可是將來柳塘若拋了你，你受的苦情，却要跟我這些年一樣，我這些年罪過，你是看見了，我從三十多歲守節，苦熬苦修，只爲着你兄妹倆，好容易盼得你哥哥長大，他又出門當兵，只回過一趟家，以後就沒了音信，誰知還有沒有，如今我盼的只剩你一個了，倘若你再弄得像我似的……說着呼了一聲道，只怕你還不如我，我倒是還有個親生自養的孩子呀，你將來孤孤單單，可怎麼得了，我能早死也罷，若瞧着你落到那光景，可不窩心死麼，雪蓉聽着，只覺心裏哄的一震，方要說話，忽聽外面有人拍門，她母親忙問誰呀，雪蓉忙悟必是梁意琴來了，自己只顧跟母親絮說家常，也沒得交派她怎樣和人家說話，而且自己哭得脂粉剝蝕，怎好見人，不由心中焦急，就向母親道，這必是梁小姐，來找我的，您快出去，就說我正洗着臉，不能出去迎接，讓她進來，說着就脫了大衣，拿起暖瓶向臉盆中倒水，她母親下床向外走，雪蓉又叫住說道，您可記住了，千萬別跟她提張家一個字，就作爲我還在家裏似的，頂好少說話，她母親聽着，怔了一怔，才走出了，雪蓉忙着洗臉，濕毛巾，沾到臉上，便可消滅哭泣痕跡，不致被人看出來了，他才把臉拭淨，就見母親已把梁意琴領進來，忙讓她落坐，才告罪道，對不起，我正洗臉呢，這屋子又小又臟，讓你進來真不好意思，梁意琴身上穿着一件灰地黑格旗袍，臂上夾着短大衣，坐在椅上，滿面春風的笑道，那有這些客氣，你快收拾，跟我走吧，雪蓉擦着粉道，上那裏，是看畫兒去麼，意琴笑道，你別管，只跟我走好了，我帶你到好玩的地方去，雪蓉也就不問，一面說着閒話，一面修

了，才明白意琴和呂性揚並無關係，心想我還當他倆已經結婚了呢，敢情是沒一點影兒，可是怎總在一處，我在一年多的時候裏，見過意琴兩次，這兩次她都和呂性揚在一起，只當是一直沒有離開，那知是我趕巧了，他倆並沒關係，意琴已另有着落了，不過這小姐也真隨便，自己已有未婚夫，却跟別的男子作了這長久時候的朋友，真怪！上年紀人抱怨年頭兒壞了，想着忽覺汽車悠然停住，喇叭連響了兩聲，急忙看時，原來正停在一座大樓房的門外，這座樓前進是一片小園，用花磚矮垣圍住，由牆的圖案透孔中，便可瞧到裏面遍植花木，綠樹垂陰，雜花滿院，包圍着中間一座紅樓，雪蓉心說好美麗的宅子，這樣新派人家，和我們那天棚水缸石榴樹的老舊門庭，大不相同，但不知道是意琴家麼，想着就見一門開放，意琴把車轉彎開動，直入門內，進了旁边的車房停住，才一躍而下，雪蓉已知道必是她家，也不問了，就也下了車，意琴領她穿過花畦中間的南路直入樓上，進了一間房門，只見裏面陳設非常華美，一見便知是女子臥房，當然是屬於意琴的，不由暗生羨慕，出門自開汽車，回家住這樣房屋，真是摩登小姐的勢派，意琴讓她坐在沙發上，隨有女僕送茶過來，跟着出去，雪蓉大笑道，你說領我到個有趣的地方去，怎麼來到府上，是不是還有別人要來，意琴搖頭笑道，沒別人了，對不住，我誤你的駕，請到我家裏來，還不是有趣的地方，今天也不是畫會的日子，我只是想跟你談談，雪蓉一怔道，你有事啊，意琴道，也沒什麼事，不過有句話告訴你，雪蓉道，你講說吧，意琴笑道，你等等，我還不知怎麼說呢，說着妙目一轉，才道，我先問你，那個呂性揚怎麼樣，雪蓉聽着，感覺來得突兀，就問道，什麼怎樣，意琴道，我問你看他那人怎麼，雪蓉玉頰微紅，搖頭道，你問得奇怪，我跟他只見過一兩面，怎會知道他，意琴聳肩笑道，你不知道他，他倒知道你呢，雪蓉愕然道，這是什麼意思，他怎會知道我，意琴坐在雪蓉身旁，低聲說道，我說錯了，不是知道你，是跟你熟識，雪蓉更詫異道，什麼，他跟我只見過……哦，一回在我家門口，就是被你用自行車撞傷了，跟我討水洗臉，那是第一次，第二次在月宮，我當女

招待伺候你們二位，第三次就是前幾天在理髮館，總共見過三面，怎能說熟識，別胡扯吧，意琴笑道，你倒記得清楚，一點沒忘，我說他跟你熟，也是這意思，他常常記着你，掛念在心，這就是精神上的熟識，並非說常常見面啊，雪蓉烘的紅了臉道，這叫什麼話，你梁小姐叫我來就為說這個呀，意琴笑道，你別着急，我的話也許說得太不客氣了，請你原諒，不過我實在是一番好意，咱們雖然沒有長久交誼，可是我從初次見你，就生了感情，按迷信說，好像前世有緣法似的，不單是我，連呂性揚也是一樣，而且他比我還加甚，說着見雪蓉又現不悅之色，忙抱住她的玉頸，很親切的說道，咱們倆年紀差不多，大概你比我大，就算我的姐姐吧，姐姐，我對你這算交淺言深，太不合理，可是我為盡自己的心，不得不這樣，姐姐，咱們都是女子，又沒有外人，在這裏，用不着不好意思，請你好生聽我說，實告訴你，我是替自己和呂性揚作說客，只是把我們的實情告訴你，求你幫助，話從頭說起，我跟呂性揚認識在一年以前，你是知道的，從認識以後，他很追求我，我起初是故意逗他，所以常常跟他約會，看電影，溜公圈，本想過一些時候，就拋開他，不理，那知他的意思非常誠懇，竟感動得我不意思那樣作了，可是我已經定了婚，他那妄想永遠不能實現的，再說我也不愛他，不過因為他誠懇，我才不忍教他難過，直因循到現在，我還沒對他說明已經定婚，他也沒對我有過分的表示，只是看他情形，好像已認為十拿九穩了，這是我自己作出的錯誤，如今過着難題了，因為我的未婚夫就要從西洋回國，回來就要結婚，結婚就要我同他放洋，事情已迫到眉睫，我對呂性揚再也不能不說明真情了，我就為這個覺得為難，雖然跟他只是朋友，隨意可以離開，只因我不該逗他生出糊塗想頭，他又誠懇得怪可憐，我這樣硬生生拋開他一走，覺得良心上下不去，可是我也沒別的辦法，正在發愁，不想一次偶然跟他走到月宮門外，提起了你，他的意思對你很好，我就想起一個奇想天開的主意，打算尋着你商量商量，請你替我彌補這件缺憾，你先不要跟我爭論，容我說完了，呂性揚那個人是很好的，家世學問都不錯，你守在家中，

終久得有個歸宿，不怕你過意的話，他的身分總比你高些，你若是一時老要尋這樣一個對像，還怕不易，再說他對你的印像又那樣好，開口閉口，總是可惜你落到女招待場裏，辜負了清高的人品，你明白憐惜就是愛的苗頭，所以我打算來個三全其美，先撮合你與他作了朋友，時常相處，發生了感情，我再對他正式發表我已經定婚的事，那時他雖受打擊，有你在旁邊，就可以設法安慰，教他不致過於頹喪，他既得不着我，也就會慢慢的把愛情移到你身上，這樣不是很好麼，雪蓉聽着，羞得面上通紅，心中亂跳，但覺非常憤怒，暗想梁意琴真豈有此理，你把呂性揚捉弄够了，眼着要同意中人結婚，去到外國享福，這才覺得對不住呂性揚，又怕他禁不住刺激，發生意外，居然挖空心思，想要捉我當替身，給你維持善後，難得還以為是成全我，大有居功之意，難為她怎麼想出來的，更難為她有臉跟我說，想着勃然變色，立起說道，梁小姐，你把我太看低了，世上可有這種情理，我不錯是作過女招待，可也不致這麼沒品，你請住口，別再說了，意琴攀住雪蓉肩頭，用力按她坐下攙住她的肩頭，才又說道，姐姐你別生氣，這件事雖是為我，也是為你，呂性揚那人實在不錯啊，你也許誤會我跟呂性揚會有過什麼不好的關係，如今脫不了，才想這主意，好像俗語說的吊死鬼托生為自己捉拿替身，我敢賭誓實是乾乾淨淨，咳，這種話我真不願意說，只為你是個沒受過很深教育，也不常在外面交際的舊式閩閩小姐，對於現在的情形，還不大明白，見着一男一女常在一處，就要猜到不好處去，像方才疑惑我的未婚夫是呂性揚，就可看出你的心理，所以我不得不這樣解釋，若是對於別人，就無異表示我自己思想卑污，簡直是極大羞辱，我跟呂性揚只是個朋友，不過知道他心裏有着希望，認為我終要屬於他，可是實在不能屬於他，因為以前玩弄他太甚，如今雖不忍再那樣了，無奈錯已鑄成，如今對他說明實情，仍舊是一場惡作劇，恐怕他受不住，我也良心有虧，本打算這善後辦法，其實本多餘，我就不理這舊兒，也沒什麼不對，朋友之間，並無這種責任，比如他現在跟別人結婚，難到還非得先給我介紹個未來丈夫麼，不過我承認自己在

他身上作過錯事，留下缺憾，不忍不彌補罷了，我所以不找別人，單單找你，就爲着呂性揚極愛慕你，我也看你是位很清高的姑娘，心裏敬重，希望把你們倆撮合到一處，作件好事，也補了我的良心缺憾，這是三全其美，你不要認定我只爲自己，把你當野豬捉來還顧，也可以沉下心想想，拋開我別管，只想你自己和呂性揚，是不是很般配的一對，若實現了我的主意，是不是一樁美滿姻緣，你終久也得嫁人，日後到那一天，能不能準得到像呂性揚這樣好的對像，再說句得罪你的話，你那樣家庭，將來怕不容易攀着大好的人家，而且你以前作過招待，無論多麼規矩，恐怕旁人也不肯信你，除非你有能爲瞞到底兒，若是瞞不了，請想誰能把你當作好姑娘看待，要想得個像呂性揚那樣尊敬你的，大約不容易吧，所以這件事，你實是於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我替自己打算，也替你打算，從想了這主意，就上各處找你，呂性揚一直陪着我同去，不過他並不知我的真心，還只當我犯了一衝的性兒，提起你可憐，就忙着要助你呢，只因你已離開月宮又搬了家，我自跑了兩天，並沒找着，心裏限是督拗，不料竟會在理髮館裏跟你遇着，不是天意該當麼，當時我並未瞧見你，幾乎當面錯過，還是呂性揚先瞧見才告訴我的，你也許會聽見他那時驚喜的情形，我由他的神情上，就知道對你憶念限深，更斷定你是獨一個能安慰他幫助我的人，意琴說着又一攀雪蓉肩頭，和她臉對臉說道，姐姐，你聽明白了，這件事自然主要是爲我自己，連帶着才給你打算，我絕不送空人情，何況還是我提起的呢，若不是我自己需要這樣，當然未必一陣心血來潮，定要撮合你跟呂性揚的婚姻這不實話麼，因爲這個原故，咱們拋開你的好處別提，只算我煩你替我這件事，自然不能白煩，盡義務就得享權利，我這兒有點小意思，說着開了物事櫃上的小抽屜，取出兩件東西，先將一隻青緘小匣打開，裏面是個晶光閃爍的鑽石戒指，又打開一扣存摺，指着上面一千元的存款數目道，姐姐，你瞧見了，這是我的一點意思，請你收下，雪蓉看着，不由心跳起來，暗想意琴真闊，只爲要我給他作替身，竟有這樣代價，出手就是一千，還有這戒指，我自嫁了個人，應名是財主

姨太太，雖有一匣首飾，却還沒有這樣值錢的，這戒指總比那存摺值的多，意琴真捨得呀，雖然他的辦法有些侮辱我，可是細想起來，呂性揚那小夥兒，起碼也是位少爺，人品又好，比唐棣華高貴多了，倘若真能照她的辦法作去，於我並非沒有好處，只於我已是有主的人，呂性揚又愛着意琴，我憑空押身進去接她的後場，只怕接不住，白討個沒趣，所以不能應她，可是論意琴的心，倒並不算壞，她送我一個好男人，還外饒這些財物，人家圖什麼呢，雪蓉這時心理的改變，好像由於鑽石和存摺的引誘，但若這樣說，未免太冤枉她，她倒不致像這般鄙劣，不過她在以前只嗔怪意琴的無理，並沒想到呂性揚的身上，這時才把念頭一轉，對呂性揚加以考慮，恰巧同時意琴也把賄賂現了出來，才使呂性揚卻續戒存摺，合併起來，成爲一塊沉重的法碼，壓在天裱裝好感的一端，使另一端的壞印象，比較着減輕了分量，至於她是先考慮着呂性揚，才見到賄賂，還是見賄賂，才考慮呂性揚，那就是他心中很難分析的問題，無法細考了，雪蓉這時望着鑽戒和存摺，知道多看一眼，便是把自己品格，降低一點，忙伸手推開，但目光仍隨着送到意琴手裏，才收回來，口中說道，你這不是罵我麼，若是我能帮忙的事，我自願替你作，弄這個幹什麼，梁小姐請你……意琴那裏早已看出雪蓉的心意活動，就不容她再說出推辭的話，緊跟着接口道，姐姐，咱們自己姐妹，誰送誰點兒東西，還用客氣，我因爲實在爲難，非求你幫忙不可，你總得搭把手兒，咱們這樣說吧，也許我錯了，不該胡亂替別人操持婚姻，咱們拋開這層別提，你只當受我特煩，給維持善後，因爲我就要結婚出門，呂性揚只當是我的弟弟，我這作姐姐拋下他不能安心，求你替我照顧着，沒有別的要求，只陪伴他些時候，直到他忘記我爲止，給他點兒安慰，混過這熱火勁兒，他想念我或是恨我的心，一冷下來，你就再不用管了，意琴說到這裏，稍一停頓，忽然又把兩件東西放到雪蓉懷裏道，我只求你替我這樣辦一下，稍爲盡我的心，若是沒有效果，也只好由他，這點東西，算我送你的，不跟這事相干，你就收下吧，好在這事並不費什麼氣力，沒有什麼困難，當作消遣就辦

了，你自己在家也是沒事，日日陪着你那位老太太，不太寂寞麼，出來換個新鮮空氣，和呂性揚跑跑玩玩，多麼有意思，雪蓉初意琴又改換了說法，好似因那樣不能成功，所以再這樣試試，不過痕跡太明顯了，心中方覺好笑，但聽到她末後幾句話，猛然覺得刺心，意琴說她在家鎮日陪伴老母，太已寂寞，這話進到雪蓉耳中，就把老太太變成老頭兒，同時聯想到母親所說的言語，再回到呂性揚身上，猛然覺得心中似有朵含苞的花，像觸着機簧似的猛然開放，再不想意琴的辦法，是不是正常，和自己的環境是否可能，只覺心中已然動了起來，意琴費了千言萬語，對她用力勸誘，不料反在幾句無意的閒話上奏了功效，雪蓉因她的話，想到母親一番勸導，再從意琴所謂新鮮空氣四字上思索，於是回想那深宅大院的張家，好像遙隔在遙遠而陰沈的霧中，好像監獄似的陰森可怕，柳塘那張和悅的臉面，在平日她想起便能發生好感的，此際也好像變成了防害人自由的獄卒，至多是個較和氣的獄卒而已，再一轉動腦中的銀幕，就又映出外面花紅柳綠的繁華世界，這世界全部充滿青春氣分，一對一對的帶着浪漫風味的少年男女，成羣結隊，各佔據着美麗的伴侶，享受着人生百年極短時間的幸福，在這一羣中，現出個風流瀟灑的面目，那就是呂性揚，在呂性揚身旁又現出一個女子的俊臉，那就是自己，兩個人挽着手並着肩向前走，前面不知是怎麼地方，好像同時有幾個太陽懸在空中，又好似有千萬盞電燈照在頭上，光亮得不能想像，人人都向着月亮走去，惟有自己還趨趨不前，但一回頭就又看見那陰沈的張宅，同時也透視到自己居住的臥房，那竟變得那麼黑暗幽寂，教人喘不出氣來，再轉回頭，明朗的光又照在身上，呂性揚可愛的笑臉，又在旁邊出現了，雪蓉腦中這一陣活動，使她更把梁意琴的一切言語全都忘了，只將母親的話當作出發點，將那問題中呂性揚，當作終點，思想往復於兩點之間，你有那張宅梗在中間，好像途中一道高崗，思想一到那裏，便要受一下頓挫，不過這時她的心情，已如一個假釋出獄的犯人，接觸了久別的新鮮世界，再想不久仍要回去的監獄，不由生了厭倦之心，再不願重去受苦，只想逃走了，若要逃避

，也並不難，母親也給開了路兒，再由母親那句不要悞了青春，總得尋個正經歸宿的話，想到那呂性揚實是不辜負女性青春的男子，他那人品家世，自然更是良好歸宿，這並非自己無端作些妄想，是意琴先提了起來，他既提起，大約不是沒有可能，若是她所說呂性揚愛重我的話，並非虛假，那就許有幾成希望，自己初聽意琴提議此事，認爲是故意侮辱，不過細想起來，他跟我無冤無仇，何必故意，至於要我作她替身，却是真的，這當然有些侮辱，好比一個講究的人，看中了一件金首飾，想要購買，但那金首飾已然有了主兒，不能歸他，就請一件銀的代替，這樣人家買主兒就許說聲不買次貨，轉身就走，銀的落個白巴結一回，多麼難堪，但是倘若那買主兒居然點了頭，銀的竟代替金的位置，得着好主人，豈不是走運麼，再說那買主兒也曾有喜歡銀的表示，看來這是值得冒險試試的，試得失敗了，不過一時難堪，試得成功，就有終身幸福，而且這事又只是三個人的交涉，並沒第四個人知道，我就失敗了，也只落在兩個人眼裏，這兩人中還有一個將去外國，只剩一個，我只不再見他好了，何況意琴又給我台階兒，說明只算替她辦理善後，與我無干，我就答應她試試也罷，雪蓉這樣想着，心已動了，再也壓抑不下，只盤算由這件事上，可以極大收獲，即使失敗，也還有意琴的酬資可得，不由便把主意打定了，只於一時還想不出怎樣轉變口吻，低頭瞧見意琴放在自己懷中的東西，忽然得着端緒，就又伸手推開道，咱們姐妹，誰教誰辦點事兒，還用這個，你不是寒蠢人麼，快收回去，我方才因爲你無故硬把呂性揚推到我身上，那實在豈有此理，能恕我駁你麼，現在你既說開了，算只替你照應他一個時候，你好安心跟別人結婚，免得出事；這樣我到可以答應，不過辦得好辦不好，我可沒有把握，意琴聽雪蓉答應，大喜說道，謝謝姐姐，你這一點頭，我算舒了心了，雪蓉道，可是怎樣辦，我還不知道，意琴道，這個再容易沒有，你先常常出去，跟我在在一處盤桓，呂性揚自然也和你接近了，大家聚上幾天，我再漸漸抽身出去，教他跟你作伴，等混得熟了，你們有了交誼，成爲不錯的朋友了，我就把自己的事和他聲明，跟着就躲

開他不再見面，那時你就得設法守住了他，最好每天都有長時間的約會，同食同遊，安慰他的痛苦，挽回他的感情，教他只注意你，沒工夫再理會我，這樣有些日就算成功了，雪蓉接口道，可是倘若我不能辦到，你說的這地步，或是他不肯交我的安慰，那該怎樣呢，意琴道，只要你盡了心，我就知情了，誰又能保準辦到什麼地步，他若是不肯接受你的好意，那也沒法，反正你盡了心，我就知情了，蓉雪聽她的條件如此寬大，不由更動了心，就把一切該顧慮的該尋思的問題，完全置諸腦後，逕自點頭應道，我算教你磨得沒法了，只可試一下看，但盼能替你辦好，也不枉受托一場，可是這兩件東西，你快拿回去，若定要給我，我就不管了，意琴道，我不是說過，這是我作妹妹的一點意思，跟這件事無干，你怎這樣小氣呢，說着就拿起雪蓉的手皮夾，給放了進去，雪蓉方要跟她爭執，意琴已按住她說道，噯，過了時候了，咱們走吧，他等得工夫已經不小，我約定三點半，現在已四點一刻了，雪蓉愕然問上那兒去，誰在等着，意琴道，還有誰，就是呂性揚啊，我約他今日在花園見面，再一同去看電影，現在只願咱們說話，把他墩得够苦了，雪蓉聽着，才明白意琴這是預定的步驟，早已和呂性揚約好，只等把我說服，就立刻實行，帶我去和他見面，這未免太急促了，我還沒點預備，見着呂性揚該怎樣呢，想着不由心中發怯，但意琴已不容她躊躇，把皮夾遞過，又替拿了大衣，便挽手向外走去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無風起絮歷亂舞春烟 止水流花徘徊疑月影

話說意琴要向外走，雪蓉只得隨她出了房門，一同下樓，這次意琴並沒開汽車，只徒步同行，雪蓉知道她和呂性揚約會的花園，就在不遠，須臾就要開始實行那怪羞人的儉約了，不由心中亂跳脚下發軟，臉上也紅白不定，意琴在旁邊看着，已明白她的心境，暗自好笑，我起初對你開誠布公，你偏推三阻四，必得我把撮合婚姻的原提案撤回，只求你替我幫忙，作爲和呂性揚不生關係，像這像給你撇清，你纔肯答應，好像滿沒把呂性揚看在眼裏，只爲却不過我的情面，才勉強充諾，倒也裝得不錯，可是你得裝勻着點兒啊，怎立刻就在我面前露出你的心事來了，你這樣神情，直是初次赴情人約會的樣兒，不啻告訴我已經對呂性揚動了心了，看來我的計劃必能成功，呂性揚那面雖不可知，雪蓉這面已是心有肯肯，只要我給擺出道兒，她自會趕上前去，攔也攔不住了，想着已到花園門口，便挽着雪蓉，一同走入，在石子路上走了不遠，便見呂性揚由見旁龍爪槐下一隻椅上，跳迎了上來，叫道，你才來啊，哦，韓小姐也……意琴見他因雪蓉和自己同來，覺得詫異，就笑道，我是特邀韓小姐一同出來玩的，你來了一會了吧，說着偷眼觀察雪蓉，見她粉面緋紅，神情忸怩，心中更有了把握，雪蓉看見呂性揚，也想要大大方方向他招呼，幸而意琴對呂性揚說了兩句閒話，又指着一株高樹頂上說道，咦，原來這上面還有隻鳥巢，我來這花園總有幾百次，今天才頭回看見，這是什麼鳥的巢，這麼大個兒，別是仙鶴吧，呂性揚笑道，你真是都市裏的小姐，不懂大自然的事，仙鶴會跑到人羣裏築巢，你可見過樹上落着鶴，意琴笑道，我只在張督辦宅裏，看見養着兩隻馴鶴，却沒見過在樹上落着，呂性揚道，着啊，仙鶴是永不到人烟稠密處來的，人們都說北京太廟裏有一羣灰鶴，其實那不是鶴而是鸛，鸛向來只住在山頭海涯，人跡不到的地方，你沒見過對聯上有海屋添籌的話麼，海屋就是海邊的山洞，你明白了，意琴笑道，謝謝你給

我講了半天，韓小姐你要知道，呂先生學問高着呢，跟他常在一處，能長好些見識，雪琴這時已把羞意稍減，笑着點點頭，呂性揚笑道，你別聽她的話，這是挖苦我，意琴道，我又挖苦你了，你說這個巢，倒是什麼鳥兒的，呂性揚道，虧你還學畫畫兒，前者你拿一本新買的畫譜給我看，上面不是有一幅題着古木寒鴉，那畫裏的老樹頂上，有幾個鳥巢不跟這樹上的一樣，意琴哦了一聲道，我明白了，是老鴉兒，說着又道，哦，我又想起來了，韓小姐很愛畫畫兒，我勸她加入我們的畫社，可是她因為沒有學過。又不願跟那陌生的教畫老師現學開蒙，所以還在猶疑，現在你一提，我才想起來，請你教給韓小姐畫畫吧，你們既是熟人，他單獨跟你學，也可以不致在人羣裏感覺受痛，跟你學一個時候，有了根底，再正式加入我們的畫會，這樣你看好麼，意琴末一句話，是對着雪琴說的，好像她對呂性揚向來發言為意，不惹他不服從，所以只徵求雪琴意見，雪琴却明白意琴這是借題給自己和呂性揚撮合，不由微一紅臉，但心裏却是願意的，就含笑說道，這不太麻煩呂先生麼，意琴道，麻煩什麼，又不是整天上班，每星期有三五小時就成，我主張就這樣辦了，呂性揚對這突如其來的提議，初覺得異，及見雪琴並不謙讓，意琴又選直派定了，料着她們必已早有商量，才由意琴向自己提出，看來是無法推辭了，他對這事並沒有什麼反對的意思，但也非怎樣樂於從事，只覺既是意琴加此分派，自己就每星期盡幾點鐘義務也罷，不過這位女招待小姐，忽然越出市井範圍，有志探討藝術，這是和她的環境很矛盾的，不知出於怎樣的動機，大約未必是她自己的意思，多半是意琴仍要實踐拯拔她的舊約言，一陣心血來潮，發了熱氣，想要教她學一種專門技能，以備日後拋棄當爐事業，攻操繪畫生涯，把職業提高上去，但是你也不想這學畫需要具有天才，並且出於天性愛好，並不是盡人能學的事，何況還要從學畫上尋覓日後出路，這是多麼希望渺茫，想着就道，韓小姐學那種畫呢，我的能力原本有限，又向來只在漫畫用工，對於正式的畫，簡直沒有什麼研究，意琴笑道，沒人跟你學漫畫，韓小姐要學的是中國畫，我也知道你在這上面有限，不

過開蒙纔還可以，呂性揚道，我也只能像寫字先教描紅一樣，再深就不敢應了，不過韓小姐打算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學呢，雪蓉聽了，心中忽然一跳，才想到自己不但沒有地方，而且也沒有時候，現在還是張家的人，自然不能把呂性揚請進張宅去教畫，若上別的地方，自己家也不合宜，此外更沒有了，再說自己也不好常常往外跑啊，現着方在猶疑，意琴已代答道，我想一星期有三天够了，或是一三五，或是二四六，鐘點你們兩位斟酌，地方自然該在韓小姐府上，雪蓉沖口說道，我家裏那破爛房子，怎能請呂先生去呢，意琴笑道，你何必客氣，我看你府上滿好，說着不由雪蓉分辯，就又代為主張，每星期二四六下午四點鐘，呂性揚到雪蓉家去，呂性揚唯唯答應，問了雪蓉的住址，記在小日記本上，雪蓉也不好再說什麼，只在心中打轉，覺得眼前已擺下一個難題，就是每星期三次出門，定要惹柳塘和家人猜疑，並且也不好托詞，當時也顧不得仔細思索，她既把呂性揚選作終身伴侶，看作幸福的泉源，放在心坎溫存，自然還要眼皮供養，就把全神注意看他，要觀察意中人怎樣舉止神情，何等風流英俊，論理說男女之間，本該先觀察明白對方的一切，才會傾心求偶，雪蓉竟是反了過來，以前對呂性揚並沒有深切認識，只由意琴幾句言語，引動她的芳心，竟而突然鍾情，不但認他作意中人，簡直當作未婚夫了，這真是前所未有的矛盾，比舊式盲目婚姻，還加倍不合情理，舊式婚姻，是雙方都知道木已成舟，抱着無可奈何的心情，勉強尋求對方的美點，以求發生愛情，因為若不如是，只有徒惹痛苦，才不得不盡力成全，作到好處，雪蓉却是一相情願，自己對呂性揚動了心，認爲可供終身，他就硬被派作心目中的未婚夫了，然而這心目中未婚夫的神神切切，尙還茫然無知，需要現來觀察，這還要多麼矛盾，但雪蓉並不自覺，只顧偷眼瞧着，因為她對呂性揚情根已茁，這時呂性揚的一言一笑，一舉一動，都成爲澆灌情苗甘露，培養情苗的沃土，使其很快的發榮滋長起來，換句話說，就是雪蓉看呂性揚的容貌，越着越美秀，氣度越看越雍容，舉止越着越風流，言語越聽越甜甘，俗語說丈母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，但丈母終還隔

着一層，怎能及得女子本身着女婿，來得親切有味呢？雪蓉簡直有些愛得迷了，想到眼前這個可愛的人，不日就將成爲自己永久的伴侶，不由一陣陣心裏發熱，但是空望着他和意琴說說笑笑，自己反而不能親近，又覺一陣陣心頭發癢，雖然她知意琴已是有主之身，絕對無意於性揚，而且現正要和他疏遠，但仍止不住發生嫉妬，以爲意琴既已把他交代給我，明知我們倆將要成爲夫婦，你怎還跟他這樣親熱，一點不避嫌疑呢？幸而雪蓉還能轉念，悟到意琴萬無異心，這不過是她們摩登人物的交際，向來如此，今日意琴自不便突然改變態度惹他疑心，想着才心平氣和，不過呂性揚和意琴東拉西扯的隨意談話，並沒有什麼高深的議論，雪蓉已有許多聽不大懂，想插嘴也插不進去了，又怕自己的淺陋無知，被呂性揚看出，只可注意他們的臉兒，他們笑時也陪着笑笑，裝作感覺興趣，這就和聾子聽人說話似的，完全以目代耳，陪哭隨笑，而實際莫明其妙，呂性揚和意琴因爲她不大加入談話，恐怕冷淡了她，常常說到一個節目，就問韓小姐你說是不是，或者說韓小姐你也這樣想吧，雪蓉也只含笑點頭，或者簡單答句可不是麼，但她面上雖一直在笑，心裏却十分悶氣，幸而在花園轉了一會，天色漸晚，紅日西沉，意琴就說天快黑了，咱們出去吧，三人便走出園門，立在便道，都覺着應該告別各自回家了，呂性忽然向雪蓉問道，韓小姐你回家麼，雪蓉聽了，心中猛然一跳，才想到天已太晚，自己只願在外流連，竟忘記回家，還有柳塘托傳的話，沒對瑛玉去說呢，她只顧心驚，才沒尋味呂性。那句話的微意，否則難免傷心生氣。呂性問那句話，是因爲將要分散了，希望她自行坐車歸去，自己好單獨送意琴一程，因爲他的心情專注意他，今日有雪蓉在旁，感覺這一聚很不暢快，雖然他對意琴並沒有背人的話，然而一樣的話，在情人就必得獨對密談，方能可意，若有旁人，便覺受到阻碍，說了等於沒說，總要設法補償，這就是情人的小氣處，所以講到情字界說，是獨居則鬱伊，雙棲則美滿，攬三雙等端起，天然只許兩人，不能多容一個的，雪蓉在這場合中，自居主位，却不料在呂性一眼中，却把她當作第三人，想要早些開發她走

，但當時呂性才問出這話，意琴已接口道，韓小姐忙什麼，今天我作東，咱們吃那新開的天鵝飯店去，雪蓉心裏實在儲着回家，就辭謝道，不成，我還有事，得回去了，意琴道，你有什么事，別客氣，快跟我走，雪蓉道，我實在不能叨擾，咱們改天吧，意琴仍懇切相邀，雪蓉並非不願同去，再和呂性多作幾時廝守，無奈怕回家太晚，不好托詞，只得堅辭道，今兒真不成，謝謝，你二位去好了，雪蓉說着，猛覺心中一陣泛酸，想到自己不去，就剩他二人同去了，自己走開，而讓呂性和琴意同去密室談心，這怎麼忍得住，固然意琴會表示她不愛呂性揚，可是人心隔肚皮，那保得住不變卦呢，萬一兩人有一個喝醉了酒，將要怎麼，而且別看意琴對我推得那樣乾淨，但誰能準說他倆以前沒有好過，以前的事我不管了，現在呂性揚既歸了我，我可不能再看着他們……雪蓉這樣一想，心裏被妬念充滿，再也顧慮不到家中，只瞋着眼兒暗自怙懣，恰巧意琴又讓了一句，她立刻改口道，你這不是……咳，真纏上了你好，就跟你去吧，可是我得作東，意琴笑道，那有這些廢話，到那裏再說，說着拉了她便走，呂性見雪蓉又肯去了，不覺有些失望，這又是雪蓉所想不到，當時三人，同在便道上走着，轉了兩個灣兒，便到了天鵝食堂，上樓尋個雅座，各自點了幾樣菜，又叫了啤酒汽水，雪蓉因是門裏出身，對吃西餐很不外行，但她向來沒喝過啤酒，此際因見他二人都喝，恐怕自己露怯，只得陪飲，那啤酒雖沒辛辣味，但那些微的一點苦味，也使向不喝酒的難於下咽，雪蓉喝着暗自攢眉，大有蘇東坡飲桃花醋的情味，然而當日使她攢眉的事，並不止於喝酒一端，吃過了湯，接着上第二道菜，捧盤而入的女招待，竟望着雪蓉叫聲蓉姐，雪蓉抬頭一看，不由大窘，她並不知道這飯店兼用男女侍役，進門時並未看見有女子出入，這時竟發現了女招待而且這女招待竟是故友小雛雞，進門便對她招呼，雪蓉大驚之下，跟着又大窘起來，論理雪蓉和小雛雞感情不錯，睽違已久，此際意外相逢，應該欣慰，但雪蓉這時心境全變，已自視爲高貴的小姐，有如得地貴人，最怕遇到微時舊伴，雖然座上的意琴和呂性揚，都知道她的出身，但

她因爲已把希望寄托到呂性揚身上，正要得到他的愛情，恨不得呂性揚將她看得如意琴一樣身分，把微賤的出身，完全忘却才好，如今竟憑空出來個可厭的身分證明人，對她班荆道故，直是當面點醒呂性揚，使其記起她也是和眼前捧盤上菜的是一流人物，怎會不驚不窘，而且還有害怕的，就是小雛鷄知道她已嫁給張柳塘，不但會親見她嫁時光景，還會在嫁後爲着璞玉的事，去到張宅訪她，雪蓉本以女兒身出現在梁呂二人面前，對於嫁人作妾的事，完全隱瞞，這時和小雛鷄見着，難免不叙談舊事，萬一走口說將出來，被呂性揚知道她已是富家姬妾，就萬事皆空了，雪蓉一念及此，不由面紅心跳，但不好不答理她，勉強定住心神，囁囁說道，噯，你啊，你你在這裏，小雛鷄也笑道，我在這裏才一個多月，離開月宮，先在壽陽春山西館混了些日，就被邀到這裏，雪蓉聽她提起月宮，面上似被火灼了一下，想要攔她不再說下去，急忙說道，你可好啊，很忙吧，雪蓉這末句話，直是暗示她快去忙自己的活兒，莫再絮聒，那知小雛鷄並不能領略她的微意，反而認爲是友誼的慰問，十分承情的道，咳，好並不好，忙可够忙，你還不知道這裏面的事麼，你近來怎樣，我看你養得雪白粉嫩，簡直有點發福，本來麼，現在是罷！雪蓉在她說你不知道那句話，語意中仍把自己引爲同類，已被刺疼了一下，及至聽他談到自己身上，眼看要給洩底，心中窘急，正不知如何設詞攔阻，不料小雛鷄的頌語，已沖口而出，但到雪蓉耳中，直無的下定罪的判詞，知道她所說闊字底下，必是太太，這兩字一出口，就算把自己終身斷送了，當時急中生智，很快的一拍桌子，大聲笑道，闊，我闊啊，你真罵苦了我，說着又向小雛鷄使個眼色，小雛鷄被她拍桌一驚，居然把太太兩字給震回去了，方在一怔，就見雪蓉遞過眼色，便知自己方才的話，說得犯忌，所以她給打岔攔回，就咽住不向下說，但尋思雪蓉所以如此，必是願慮同座的人，她這才向梁二人端詳，這二人雖然曾在月宮吃過飯，但只因雪蓉璞玉招待，她未會上前，故而不能認識，只是小雛鷄眼光也很銳利，見這二人一是西裝革履的青年，一是極度摩登的少女，坐在一處，氣派很相調和

，但雪蓉和他們便似有些不類，雪蓉雖然衣飾華麗，姿容美秀，但却是個姨太太的樣兒，即使姨太太的本色，並不過分顯露，但也近於溫柔穩重的舊式閨中少婦一派，這種光景，常可以在各地方看見，例如一位正在學校讀書的小姐，和她的一位青年美貌的庶母，同在一處，也許那庶母的年紀比小姐還年青些，然而教人看着，既不像是姐妹，也不像是同學，更不像是同一階層的人，小雛鷄看着雪琴，覺得雪琴不會有這樣朋友，只疑是她夫家的晚輩，對呂性揚却不大猜得出來，以爲必不是雪蓉家中人，倒像是意琴的朋友，當時略一瞧看，方要改口問雪琴搭訕，那知雪琴已不容她說了，先迎着開發她道，你請忙吧，不要照顧了，小雛鷄看着雪琴的臉色，才醒悟她是不願自己在房中麻煩，心想原來雪琴現在闊了，不願意答理老朋友，我的招呼，丟了她的臉了，就很不快的退下去，再也不進來，雪琴見她走開，心裏如釋重負，但還有些不安，好在呂梁二人並未向她說什麼，好像並未瞧見小雛鷄一樣，大家吃着，談些閒話，雪琴仍是很少插得進嘴，不過她既被小雛鷄掃了興，不由便常常想起家中，心神不能安靜，惦記着時候太晚，好容易等飯吃完，意琴會賬，雪琴還讓了一陣，到底意琴付了，就一同出門，小雛鷄仍未見面，雪琴也沒理會，三人出到門外，雪琴再也顧不得他們二人的行止，自己先說要回家了，又對意琴謝了一聲，就叫住了一輛洋車，坐了上去，意琴叫道，你不再陪我們玩一會兒了，那麼改天見吧，可別忘了後天是星期二，我陪呂先生到你府上去，雪琴應了一聲，已被車夫拉着走出老遠，他回頭看看，已不能瞧見他們，才尋味意琴的話，她說我不陪他們再玩一會，想必他們還不分手，仍得同玩些時，這未免有些令人胃中起化學作用，發生醋酸。再想到後二日的約會，雖然正所希望，却又不免發愁，一則約呂性揚到家中去，必須先對母親說明，這種話實在不好出口，而且自己家中一切簡陋，呂性揚去了，是否會看輕了我，而影響愛情的發生呢，二則自己今日出門遲歸，回去已不好交代，以後每星期還有三天約會，今天擾了意琴，星期三我必得還東，到星期四呂性揚也沒個不請客，如此輪流，便等於每次都

聚餐，就候時間很大，在張家簡直是辦不到的事，何況我素日輕易不出大門，如今忽然常向外跑，不但旁人看着不像，我自己也沒法說啊，雪蓉苦心展轉。不特對以後的事未得計較，就連現時回家如何說說遮飾，也沒想出詞兒，偏那車夫過於年青力壯，好像要練習長跑，預備赴世界運動會奪馬拉松錦標似的，沒費十分鐘，已到了地方，雪蓉心慌意亂，看着車將到了張宅門口，忽然想起不能一直回去，還有要緊的事沒辦，忙教向後退回，到街南院門口放下，給了車錢，下車進門，直入璞玉房中，見璞玉正在床上躺着，眼望屋頂，似有所思，聞得脚步声，突然坐起，看見雪蓉，就失聲叫道，嘞，妳上那兒去了。怎麼出門也不告訴個話兒，把你們張二爺給急壞了，你倒是上了那兒，雪蓉一聽，立刻明白自己的臨時失蹤，早已被家中發現，並且已鬧得天翻地覆了，不由心跳面赤，但仍竭力矜持着道，怎麼了，你說什麼，我出去一會兒，就值得……璞玉接道，怎麼只一會兒，從四點多鐘，你們那就來了老媽，說二爺要取件衣料送人，請你回去開箱子，我說你沒來，老媽說姨太太出門時，分明說是上街南院，沒來可上那裏了呢，我聽着也納悶，老媽回去，不大工夫又來了，說二爺教問一聲，姨太太是根本沒來，還是來過又走了，我告訴是根本沒來，老媽走後，過了一會，我不放心，又教這邊的王媽，過去瞧瞧，她回來說你還沒回去，二爺急得別提，正派人上各處去找呢，我聽着也着急，只因不好冒然上那院去，只可教王媽來回探聽，從太陽老高，直到這時，王媽總跑了十個來回了，她說各處遍找，不見蹤跡，二爺急想坐立不安，一家中像反了一樣，現在你可回來了倒是上了那兒，可剛過家沒有，若還沒回去，就趕快……要不然先教王媽去告訴一聲，教他們放心，哦，王媽上那邊去還沒回來呢，說着就推雪蓉道，你快回去，教你們二爺放心吧，咱們這話歸明兒說，要不你回頭再來也成，雪蓉心慌意亂，因聽璞玉所言，既感柳塘對自己的關切，又担心回家對他不好遮說，正在迷茫失措，恰巧那女僕王媽由外面進來，一見雪蓉，他大叫姨太太可回來了，忽上那兒去，二爺都急壞了，雪蓉被她一吵，更是頭昏心亂，又被璞玉推着，叫

王媽快送姨太太回去，雪蓉只可茫然地走出，王媽挽着一直出門，璞玉送到門外，還叫着今天你若沒工夫，明天可一定來，雪蓉含糊應着，隨王媽向前走，由街南院到本宅，又只有數丈之遙，舉步便到，雪蓉一上台階，心裏忽然想起柳塘教自己告訴璞玉的話，還未給傳過去，但這已不是切要問題，眼前最要的是如何說謊，既然柳塘知道我到街南院，我就得說一出門便遇上了什麼事故，當然說遇見朋友或是出去遊散，是不成的，柳塘知道我沒有女友，遊散更不像話，必得尋個鄭重的題目，這題目只有一條，就是以探母爲由，最是妥當，只才聽璞玉說柳塘曾派人各處尋覓，不知到母親那裏去過沒有倘然去過，豈不弄得驢唇不對馬嘴，眼前又沒法探聽，想要回街南院去詢問璞玉，無奈已進了家門，那老僕張福迎着說了一套和王媽相同的話，雪蓉只得沉住氣，強作笑容問道，出去一會，就鬧得這樣兒，二爺教你們各處找我，是麼，你們都上那兒去找了，張福方才說話，猛然又由裏面走出一人，看見雪蓉，跑過拉住，叫着你上那裏去了，可把我們急死，我到這時候還沒吃飯，一直裏出外進，這才想上門口看看，不料正遇着你回來，快進去吧，雪蓉見來者正是玉枝，不禁暗恨她打斷張福的話頭，但玉枝已不由分說，拉了她向裏就跑，雪蓉心裏更慌了起來，知道立刻便要見着柳塘，說什麼是好，於是又想向玉枝詢問，不料才進到院裏，柳塘正立在房門口，見她回來，現出滿面笑容，玉枝叫了聲姐姐回來了，就跑到柳塘面前，柳塘笑着道，你上那兒去了，好教我不放心，雪蓉知道這時已無可猶惑，只得說話了，但還裝着被玉枝曳得發喘，不能開口，就向柳柳笑了笑，自進入房中，柳塘隨了進來，玉枝却不知是另外有事，還是留了心眼兒，竟自走開了，雪蓉進房坐在床上，心裏跳得好像擂鼓，見柳塘隨入坐在對面，覺得不好等他再問，只可先迎頭兒說了，就裝作疲乏的樣兒道，差點兒把我急死，真是想不到，白天我一出門，正遇見一個人給我送信兒來，敢情我娘病了，柳塘聽着，好似一怔，聽着說道，你娘病了，給送信兒來，雪蓉道，可不是，她一個人兒住着，害了病沒人照顧，就託……說着想不起託誰，忽然心中一轉

，想到了小雛鷄，就道，那個小雛鷄，以前在月宮跟我同事的，你也認得，她是我娘的乾女兒，常去着望，我娘託她前來，沒進大門，就遇見了我，說得風雷火暴，就一時着急，也沒得回家告訴句話兒，就跟着去了，趕到那裏，見我娘病得還是不輕，可不知是什麼病，我只得託人去請個醫生照看，偏那醫生又耽誤了很大工夫才到，我知道家裏不放心，想給送個信兒，無奈小雛鷄已經上班去了，我又想見着醫生問個明白，只可等着，所以耗到這當兒，等醫生來到開了方子，說只是感冒發燒，並非大病，我才安了心，醫生走後，小雛鷄也從飯館回來了，我就煩她去打了藥，替給照應，才趕回家來，說着這裝出十分愁煩之態，柳塘聽着聲色不動，說了幾句安慰的話，又問請的那位大夫，雪蓉隨口說了個人名，以為把柳塘蒙過去了，心中方稍安穩，却不料她的破綻已完全顯露了，因為當她失蹤之時，柳塘派人尋找，第一處就是她母家，去時正當雪蓉才離開不久，她母親一見張宅的人來尋，就料到她出門時未給家中留話，並且將帶想到雪蓉和那梁小姐的約會，並未對家中公開，只得答說雪蓉來過一趟，沒坐很大工夫就去了，她說還要到外面買點東西，大約也就快回去了，她母親這樣說法，把梁小姐一字不提，而且給雪蓉留了地步，但僕人回去回答柳塘，柳塘料着她必然很快回來，不想許久仍無消息，又着急起來，這種情形，雪蓉並非沒有料到，只為一時想不出更好的謊話，又加時間迫促，不容思量，不及詢問，臨璞玉也因忙於催她回家，未及相告，以致雪蓉不得不冒險說出這沒把握的謊話，柳塘從她一開口，已知內中大有蹊蹺，雪蓉不是在外面作什不可告人的事了，但他終是涵養極深的人，當時並沒露出聲色，只隨口應答了幾句，就倒在床上吸煙，並且說着閒話，神情態度，都和平日一樣，雪蓉看着暗自放心，以為柳塘必沒派人到自己母家去，現在算把他瞞過去了，其實她是當局者迷，竟沒有體察柳塘的性情，以柳塘素日待人的誠厚，若是知道她母親害病，一定要代請名醫調治，不但會教雪蓉回去看護，還得派兩個女僕隨去伺候，如今只淡淡的慰問幾語，當然是他已深知情偽，但又不願揭破，才這樣態度呢，雪蓉懵然不察

，尙自以爲得計，覺得眼前這一道關口，算已過去，又愁着後日如何去赴呂性揚習畫之約了，就一面替柳塘燒煙，一面心中打算，柳塘自然也暗自思量，吸了兩口，忽然坐起，說要到書房去取一本朋友送的詩集，就走了出去，先溜到玉枝房中，悄悄叮囑她不要對雪蓉說會派人到她母家去我的話，玉枝很詫異的問什麼原故，柳塘說你生不必問，等有工夫再說，又叮囑她去吩咐男女僕人，對雪蓉隱瞞這件事，玉枝答應了，柳塘走出，到書房拿了本詩集，方才回去，陪着雪蓉，照平常一樣度過了這一夜，次日午間起床，梳洗用飯之後，柳塘提起璞玉的事，就向雪蓉說，你昨天出門，就被小雛鷄拉了回家，想必沒到南院去，璞玉的事，已經就要實行了，必得趕快去告訴一聲，若再就慢，到了臨近，她見日期太緊，就許犯了疑心，本來她託我尋廟出家，我給就慢了許多日，一直沒信兒，如今忽然風雷火暴，才告訴尋廟，立時就教她走，那不是太離奇了麼，我只爲想先安置了她，好跟着給玉枝辦事，才把日期定得很近，不好推延，只可去說吧，雪蓉聽了，正要回答我這就去，柳塘已又接着道：你換件衣服，咱倆一塊兒去，我跟她說，還穩當些，你一個人去，萬一說不利落，露出馬脚，又惹麻煩，雪蓉本想去和璞玉談談，希望能從她身上或者想出明天赴約的法兒，聽柳塘要同着去，暗自失望，但也只得應着，換了件旗袍，柳塘戴上帽子，二人就一同出門，雪蓉只惦記明日的事，心有所蔽，竟一點也看不出柳塘的可疑之處，第一柳塘既知她母親患病未愈，竟不教回家探望，和他平日忠厚性情體貼意致，大相違背，第二是昨天他教雪蓉去傳話，並未顧慮她現露馬脚，今日怎又忽然不放心，竟要同着去呢，這當然是柳塘別有用意，柳塘自昨天發現雪蓉說謊，已猜疑到她在外面有什麼秘密行爲，但還不敢斷定，想要訪察明白，再作道理，柳塘對於雪蓉，雖是夫妻關係，但因她是唯一慰情之人，娛老之伴，所以十分憐愛，不過由於年歲懸隔，憐惜之情，倒多於燕婉之愛，說實了也有幾成把她當兒女看待，故而這時一疑到雪蓉有了秘密行動，柳塘並沒想她欺騙自己，辜負自己，或竟至於背叛自己，感覺憤怒，只担心雪蓉年紀太青，在

外或者受到歹人引誘，以致遭遇危險，當時沉住了氣，一點聲色不露，只預備設法調查，看他究竟是何情形，以定挽救之計，不過柳塘已感動日後結果的難於圓滿，雪蓉倘若有了越軌的行動，自己便能挽回颯的危機，補救她的錯誤，然而女人的心一經搖動，再要平息是很難的，雖然自己能遷就原諒，她是否能回心安度，恐怕難預料了，柳塘想到這裏，老懷頗為淒楚，但在真相未明之際，也不多作思量，即使事到其間，也只可委心任運了，當時柳塘只爲不教雪蓉知道，曾派人到雪蓉母家去過，以免她覺悟事情洩露，有所防備，就要不易調查，所以在囑咐玉枝和僕人以後，今日又同她到街南院，攔阻璞玉對她告訴，雪蓉還一點不知覺，兩人進了街南院，在窗外叫了一聲，璞玉迎了出來，讓他們進去，落坐說了幾句閒話，柳塘就把尋着廟的事說了出來，先道歉就候過久又解釋現在出家人大半不守清規，城中的廟，尤其雜亂，對你這樣虔心清修的人，很不合宜，我想尋個極清靜極規矩的地方，好不負你的志願，不料竟太難了，本地尼庵雖不致像南方那樣的開筵陪酒，可是真修行的也很少，最好的不過倚仗廟產相應佛事過活，出廟如商人作生意，在廟裏像俗家過日子，沒一點出家人的意思，你去了不是生氣麼，幸而尋到如今，居然尋着一處，叫作白石庵，本來是一家財主的家廟，現在住持的老尼，是那財主家一位寡婦，從十七歲守節，就進廟修行，現如今已八十多歲，只收了一個徒弟，師徒都是真心修行，永遠不出廟門，也不應佛事，好在那財主家供給一切，她們才可以諸事不問，一心奉佛，這個地方才對你十分合宜，我託人已經跟那老尼說好，答應收你作徒弟，並且我跟他定好日子，只等到期送你進廟了，所以先來通知你一聲，好在出家的事很是簡單，並沒有什麼預備的，人家老尼也沒一點要求，不過我們總得盡心，多少佈施點兒，至於你進廟以前，我們應該給錢回行，留個紀念，其實以後大家照常可以來往，不過這是個節目，總得……璞玉在初聽柳塘說尋着了廟，已覺心中轟然一震，她本來已經和警予定下一同南行，他鄉借老之約，滿腹都是凡心，只希望着闔房靜好，又那願意去受梵宇淒涼，不由抱怨事情怎來

得這樣巧，柳塘又辦得這樣快，居然就尋着廟了，再聽說已訂下進廟日期，心中更覺忐忑，自思再有幾天，我就跟警予走了，偏在這時候發生意外的事又來得如此急促，我怎能對柳塘說，現在又不想出家了，教他免費驛神，但不說難道就任他們給送進廟去，只盼着他所定的日子，在自已和警予約期之後，那就不管他怎樣操持，我已先期走開了，以後的事，自有警予代為辦理，他可以來信解釋，我便沒於可怕的了，想着心中急欲知道日期，不等柳塘說完，就插口問道，您已經定下日子了，在那天呀，柳塘見她這樣忙著相問，還以為出家心切，不由暗担心事，恐怕實行時將有周折，就把日期說了，璞玉一聽，正在自已和警予約會的前一天，不由急得心跳，自思真是怕什麼有什麼，柳塘竟把日期定得如此湊巧，直好似故意跟我作對，這可怎麼好，他已經定妥，自然不會更改，我以前屢次催促，如今有了地方，定了日期，怎能改口又要求往後推延呢，璞玉心中焦急，並沒有答話，只茫然點頭，柳塘還只當她表示同意，又說了幾句閑話，告訴她進廟的儀式，又約定在後日在家中設宴請她，璞玉只有點頭，連客氣話也不會說了，柳塘把話交代完畢，就向她告辭，和雪蓉一同回家，從這時起鬧心的便有兩個人了，而且雪蓉

同樣的病，雪蓉因怕記明日之約，費了千思萬慮，仍想不出新鮮辦法，只

母親害病，柳塘也深信不疑，就打算在母親身上想詞兒，其實這
對柳塘說要回去看看母親的病，就可以順理成章的走了，無奈
起疑，想尋一個合宜的人，幫助作偽，假充是母親的鄰居，前
去，那才穩妥，不過這想難得其人，故而非常焦急，璞玉却
所定進廟的日期，恰在和警予所定行期的前一日，自已既

束手坐待，由他送進廟去，固然進了廟也未必不能出來
失了警予的約，怎麼對得住他，固然他日後沒個不知

會，萬一他竟錯想了，以爲我又臨時變卦，把出妹改

故轍，竟自離津他去，我以後可怎麼是好，豈不要老死

付，只有一條道兒，就是和警署商量，教他替打主意，但

約期以前，沒有見他的可能，他當然不會無端到此處相訪，

人打聽，雖然他天天必到督署辦公，我一個女子怎能到衙門中

和他見面，就又想託人送信，教他知道自己所遇的事，代爲

計策，使柳塘打消原議，即使全辦不到，也可教他明白我是

最簡捷的辦法，想出來就得急速實行，但是託誰去呢，這個人却難得

但若托了他們，那就無異直告柳塘，伺候自己的王媽，也是一樣，而且她也不認識警署

用錢僱人，仍得先知道住址，一向宅內人詢問，照樣也要現露形跡，左思右想，終是一籌莫展，所以在

這一天裏，璞玉和雪蓉同樣因無人可托而焦灼愁苦，不過結果雪蓉終比璞玉多着一條路，她居然想出一

個人來，就是小雞雞，但仍不能出去尋她，就打算使用電話，但她雖知小雞雞作事的地方，却不知電話

號碼，只得尋機會先查號碼簿，當日晚間，柳塘到玉枝房中吸烟，這本是他的習慣；爲瞞太太耳目，

常在雪玉二人房中流出入，有時還住在玉枝房裏，不過必要教雪蓉同去作伴，俱若在雪蓉房內，玉枝

就不陪了，今夜柳塘在玉枝房中吸烟，玉枝因昨日的事，懷着滿腹疑團，趁雪蓉不在，就向柳塘詢問，

柳塘對她說雪蓉也許在外面作了什麼不好的事，但還不能決定，玉枝聽了甚爲憤怒，就說她若胡鬧，就

太沒良心了，柳塘苦笑說你不可這樣說，即便她作了壞事，也不怨她沒良心，只有怨我作錯了事，玉枝

問是什麼原故，柳塘道，現在且不能說，等看出水落石出再告訴你，你現在先幫我考察她的舉動，看有

什麼特別情形，就趕快告訴我，我也好早些明白她的心意，作個正經打算，最要緊的，她正在我保護之

下，我這樣年紀，不能看着一個年青女孩子從我手裏墮落下去，不管她對我怎樣，就是要拋了我，我也得看着她走到穩當的地位，才算不虧心，萬不能任她自己胡行亂走，受人的欺騙，玉枝聽柳塘說出這盛德的話，雖是笑着說的，但終掩不住臉上的悽慘，知道心中必很難過，不由感動得眼中發濕，就說雪蓉倘若真變了心，要作壞事，她可太沒有良心，您待她還要多麼好，我想得便勸勸她，柳塘搖頭道，傻孩子，你別這麼辦，沒有用的，這跟我待她好壞沒有關係，我總着四五十年的閱歷，已看她的心早離開我了，你知道一個人的心若是走了，要回來是不易的，就勉強留住她的身體，有什麼意思，何況也留不住，不過現在我還不敢決定，所以要留心考察，你千萬不要露出形跡，只暗地幫我吧，玉枝怔了半晌，又問倘然查明她真個……像您說的，那該怎樣，柳塘苦笑道，只要她不致受害，我自然成全她，沒有第二條道兒，不過她若走錯了路，可就難了，我警告前途危險，勸她回頭，她也要疑惑是存着私心，也許當局者迷，硬把苦海當作天堂，那我怎麼好呢，玉枝淒然叫道，爹爹，您得了，她倘若真壞了腸子，狠心拋了您，您又何必管她這些，柳塘搖頭道，孩子，你不靈，我不問她怎樣，只要對得住自己，我是快六十歲的人了，知道幾時死呢，人人都盼望無疾含笑而終，可是到那時回想平生所作的事，也得笑的出來，玉枝怔了一下又道，我真不敢想，爹爹，倘若她真鬧到那地步，您呢，柳塘笑道，又說傻話，我還是我，又會怎樣，玉枝頓聲說道，您別忘了，現在您……就只這麼一個能可心會伺候的人，她若走了，您可不太若了麼，柳塘聽着，不由心中發酸，但仍強忍着說道，你別慮得那麼遠，事情還不定怎樣呢，好孩子，且少說這個，你只幫我留神好了，玉枝點點頭，隨即默然無語，似有所思，過一會雪蓉來了，柳塘玉枝又強打精神，和她說笑，三人談到半夜，柳塘就在煙燈左面睡了，雪蓉玉枝睡在右面，一夜過去，次日早晨，雪蓉因心中有事，在九點多便醒了，也沒驚醒玉枝悄悄溜出房去，就溜到前面向倒座客廳裏間，去打電話，因為不知號碼，先查簿子，費了很大功夫，才把號碼查着，打到那間食堂，……

，對方有男人回答，說女招待們還未上班，她們最早也得十一點才到，雪蓉方悟自己糊塗，忘了時間，但心中却是焦急，惟有這早晨是偷打電話的適宜時候，等一會人們全起來，就怕難得機會了，就快快回到房中，玉枝方才睡醒，還未下床，見雪蓉由外走入，就問她上那裏去了，雪蓉答以如廁，玉枝也沒理會，二人就一同梳洗，又同到外間飲茶，僕婦端上點心，雪蓉心亂如麻，怎能下咽，就推說不餓，玉枝只得自己吃了，以後又共坐閑談，雪蓉神思不屬，眼睛不住望着牆上的掛鐘，玉枝看着她神情有異，想起柳塘的囑托之言，不由犯了疑心，暗加注意，等到掛鐘打了十一點，雪蓉更是坐立不安，勉強耗一會，就說忽然覺得頭疼，要回房去驗一會，玉枝也沒攔她，雪蓉回到自己房中，並不落坐，只在地下亂踱，又不住由窗戶向外瞧着，沒待兩分鐘，見院中無人，就又偷從房中走出，一溜烟跑入客廳，心中跳着進了裏間。拿起耳機，撥了號碼，叫通之後，一問對方是那食堂，就說出小雛鷄的名子，找她說話，不料對方竟答說我就是，你那位，雪蓉想不到如此湊巧，大喜叫道，姐姐，我是雪蓉，小雛鷄似乎怔住半晌才答道，原來是張太太呀，難得您還想起理我，有什麼吩咐呀，雪蓉一聽腔兒不亮，心中一轉，立刻明白自己昨天端了架子，得罪她了，所以迎頭說了這些閒話，因為有求於她，急欲解釋，竟忘了電話不能傳影，陪笑說道，喲，姐姐，你怎麼了，這不是罵我麼，姐姐，我知道昨兒得罪您了，所以今天趕着電話給您賠罪，昨天我那樣兒，實在有着原故，不過現在不能細說，好姐姐，憑咱們的交情，你還能惱我麼，小雛鷄似毛怒氣稍息，接着說道，我不惱你，可是你倒是爲什麼，端那麼大的架子，簡直發財不認識老鄉親了，雪蓉道，姐姐別這樣說，我給您賠禮，現在電話裏不得談，等見面再細說，我還有件事求你，你得給幫回忙，小雛鷄道，什麼事用我幫忙，雪蓉道，你到三點多鐘，能脫工夫出來一趟麼，小雛鷄道，三四點，那時候倒是清閒，可以出去，你要我幹什麼，雪蓉這才把自己的要求說出來，請她到張宅去一趟，假裝是由我母親處來送信兒，報告我母親的病，沉重了，教我務必立刻回去應酬，小

雞鷄聽了，就問這是什麼意思，你母親可真病了，雪蓉道，她並沒病，我只教你這樣說，好借詞兒從家裏出去，小雞鷄哦了聲道，難道張家不許你隨便出門，還得費這些事，雪蓉道，不是不許，是我……現在電話不好說，等見面再告訴你，你可以替我辦麼，小雞鷄答這，可以，我給去一趟就走了，雪蓉連聲道謝又叮囑了許多話，才把耳機掛了，她覺得辦妥一件大事，才安了心，走出回到她房中，却不料她溜進客廳時，被玉枝看見，竟跟了出去，把她的秘語完全聽見，趁她還未走出，先溜回房中，心中思索，敢情雪蓉在外面真有了說處，上次出門假托着母親的病，已證明全是虛謊，今天她還要再來一下，預先託下人給送信兒，費的心機真是不小，可惜我爹早已知道了，不過她究竟在外面幹了什麼背人事呢，這我也猜不出，只好且把聽得的話告訴爹爹，想着又等了一會，未到柳塘起床時候，就把他喚醒，先伺候吸了烟，待他神智清醒，就悄悄把事情告訴了，柳塘聽了玉枝報告，並沒說話。只點了點頭，又把手放在口邊，作了個手式，教他保守秘密，不要對別人談起，玉枝領悟，就不再提，但雪蓉跟着也過來了，她是指着柳塘該起床的時候過來伺候，進門見柳塘已然起身，正在洗臉，就笑說今天怎麼起得早，也沒用我們費工夫叫喊，柳塘道，今兒破天荒，我居然自己醒了，這真是向來沒有的事，雪蓉道，也許夜裏烟抽少了，早晨犯了癮，就睡不着，柳塘道，不然，早晨犯癮，只有昏睡，萬不會自己醒的，所以今天奇怪，我想許是因為心中有事惦记着的原故，雪雪笑道，你惦记什麼，柳塘道，這還用問，你想是什麼事，雪蓉想不到秘密已然洩露，柳塘這是用話暗地相諷，還以為他實有惦记的事，就是璞玉和警予，以及玉枝和小唐兩件婚姻，全在進行之中，他的熱心腸在發動之際，也許會惦记得提早醒來，就毫不介意，微笑無言，當時二人伺候柳塘吃過早飯，吸過了烟，又閒談一會，雪蓉以為柳塘既然有事惦记着，當然就要出門去辦，那樣自己就更為方便，因為少時小雞鷄來了，自己同她出去，到柳塘歸時，自有別人告

訴他，說我母親病情反覆，托人來接的事，省得當面對他說謊，心裏不安，那知柳塘並沒出行的表示，只對燈高臥，抽烟喝茶，很舒服的享他的清福，等到天過三點，雪蓉心內漸漸打起鼓來，不住偷眼瞧看壁鐘，側耳聽着外面，忽聽有人從前院走來，雪蓉心想來了，不由得便立起身，想要迎出去，但又很快的轉了念頭重復坐下，心想我怎能迎出去，倘若真是小雛鷄來了，她必依着我的吩咐，先把來意告訴門房，教他們進來送信，我正要由僕人向柳塘稟報，好教柳塘自動勸我回家瞧看，我可以立在被動地位，不露一點可疑痕跡，如今若迎出去，僕人必先將小雛鷄的話對我說知，我還得再進來對柳塘報告，那樣就要弄得好像我對他請求，意思全錯了，想着就見門帘一啓，進來的竟是個女僕，提壺送茶，雪蓉見不是門房，就着急埋怨小雛鷄，怎還不來，只求上天保佑，教她別悞我的事，呂性在四點以後，到我娘那裏，我若不能先去等待，娘還不知就裏，萬不會替留住他，而且他見我不在，也萬不肯停留，這樣頭次約會便失了信，他該怎樣想，恐怕以後再不肯跟我接近，那豈不傾死人麼，想着就覺胸中似有許多隻手，抓撓臟腑，又有許多隻脚，把一顆心當作足球踢上踢下，想着心中忐忑難安，只可暗地禱告過往神靈幫忙，趕緊派個像三世修戲中的執錘小鬼，把小雛鷄給用錘頂着屁股，押送前來，不料她的禱告真靈，小雛鷄雖不知是否被小鬼所頂，但已居然來到，這回並沒先聽到脚步聲音，只猛孤丁的聽門外有人說話，叫姨奶奶在屋裏麼，雪蓉聽出是張福聲音，立刻心中一跳，就問道，誰呀，外面答道，我是張福，外面有人我慫，雪蓉暗叫可真來了，心中才覺一塊石頭落地，就道，有人找我，誰呀，張福你進來，張福聞聽，就掀簾走入，說道，姨奶奶，外面來了位姑娘找您，……才說出這句，柳塘忽掉口問道，是誰，你認識麼，張福道，我瞧着面熟，好像去年會同姨奶奶的老太太一同來過，柳塘道，哦，沒別人，一定是小雛鷄，她去年不是爲理玉的事會跟你娘一同來過麼，前天你還說她正在你家給老太太作伴，一定是她，沒錯兒，張福你快請她進來坐，雪蓉一聽柳塘沒容張福訴出小雛鷄來意就請她進內，不由

把心中才落下的石頭又給提起來，心想這一下把章法全弄亂了。自己並沒想到她會和柳塘見面，所以並未把細情告訴，如今她一進來，恐怕說話露出破綻，萬一弄得觸唇不對馬嘴，豈不把事情給鬧壞了，想着心中着急，就攔阻道，何必教她進來，不如教張福問問他有什麼事吧，張福擰着，方要開口說話，柳塘已擺手道，人家既來了，怎能不讓進來，張福快去，張福就走出去，雪蓉無可奈何，只剩了心跳，過了須臾，便聽外面一陣脚步聲響，張福在門外叫了一聲姨太太，跟着掀起門帘，小雛鷄跳跳蹦蹦的走進來，看見柳塘，很為躊躇，點點頭說聲您好啊，就跳到雪蓉跟前，雪蓉方迎着她，想要遞個眼色，不料小雛鷄這時眼睛已受了房中傢俱陳設的吸引，目光四下流盼，單只不看雪蓉，但也不能怪她，她本是蓬門幕戶的貧女，有生一來，這還是初次進到富家巨宅，看見古雅闕麗的種種物件，怎能不自眩神迷呢，尤其她和雪蓉曾任同事，自從雪蓉出嫁，她存着羨慕的心，猜擬着不知道怎麼的生活，今日居然得被延請進來，她未入室前，已在尋思我得看看雪蓉怎樣闊法，及至入室之後，目光所觸，都使她發生驚訝，這麼高的櫃，這麼大的鏡，這麼好看的陳設，這麼華美的衾枕，簡直應接不暇，心神為之恍惚，更還未忘了雪蓉的囑託，上前拉着她，一面目光流走，一面口吻開闔，心不在焉的說道，我接你來了。娘又病重了，她教你快回去看看，你快跟我走吧，要不看她等急了，雪蓉見小雛鷄從進門就兩眼亂瞟似的，知道犯了不開眼的毛病，又罵她說話恍惚，漸變支離，就担上心，恐怕給說漏了，當時急忙裝作驚惶，開口叫道，喲，怎麼又重了。前天不是見好麼，小雛鷄眼光正注在一盆用珊瑚翡翠和各色玉石作成的盆景上面，心想這東西真好看，可值大錢，昨天我在市場看人家買了隻翡翠戒指，竟用了三百多塊，這盆裏許多翡翠，還不得值幾千麼，想着聽雪蓉相問，就隨口漫應道，那誰知道，你看去呀，雪蓉一聽，簡直不像話，自己本會對柳塘說小雛鷄一直在家中看誰我娘，如今她這樣說話，豈不要惹柳塘疑心，就急忙掩飾道，也許治得不地道，本來那大夫不成，現在我……說着就向柳塘照看，希望他開口教自

已隨小雛鷄同去，那知柳塘並沒看她，只向小雛鷄說道，你請坐啊，她母親倒是什麼病，怎樣情形，雪蓉只怕小雛鷄說錯，跟自己前日所言不相符合，就搶着道，她只是感冒……不料雪蓉這裏說話，小雛鷄也同時開口，倘然她稍爲注意雪蓉，便可以把要說的話咽住了，但因她止在東張西望，神不守舍，竟沒理會雪蓉，隨口答應柳塘道，是痢疾，一天拉四十多遍，一恍兒好幾天了，雪蓉見她開口，已沒法阻攔，自己的話也收不回去，竟由兩張口中，同時說出互相抵觸的話，不由急得通身出了冷汗，心中亂跳，偷眼看看柳塘，見他神色如常，並無驚疑之色，心中才稍安定，急忙用話挽救，裝作失驚道，呦，怎麼又轉成痢疾了，這可麻煩，前天還只是感冒，怎麼又……咳嗽……她說着正有些情虛詞窮，接不下去，幸而柳塘忽然咳嗽起來，離座向盂中吐痰，才把她的窘給解了，其實柳塘平常很少咳嗽，時忽然咳嗽，並非犯病，而是故意裝的，因爲他聽雪蓉和小雛鷄同時說出相異的病症，雪蓉又跟着……掩飾，不由想起惡虎村那齣戲中，當黃天霸替李五解圍以後，進入惡虎村，要見二位嫂嫂，武灑二人說嫂嫂害病，不能出見，天霸問是何病，他二人一個答是傷寒，一個答是瘧子，跟着又遮飾說是由傷寒轉了瘧子，現在雪蓉和小雛鷄的聲口，宛然就是漢武二位，想着忍不住要笑，但因不願被雪蓉看出自己已窺破秘密，以致影響以後的查究工作，就急忙裝作咳嗽，籍以掩飾笑容，吐了兩口唾沫，便抬頭向雪蓉道，那麼你就去吧，倘然你母親要你陪伴，今天就不回來也可，雪蓉想不到柳塘如此寬容，心想這倒不錯，只可惜我和呂性揚初交，並無澈夜長談的可能，空得機會，也只可辜負了，就道，我才不在那兒過夜呢，她也用不着我陪伴，去一會兒就回來，柳塘道，那麼就隨你吧，可是我也該去瞧瞧，要不就一塊兒去一趟，雪蓉聽柳塘要去，好似一顆心直由腹中提起來，撞喉嚨口，又彈回去，再躍上來，跳動不已，面色也變得煞白，勉強說道，你何必……她闖點小病，怎能驚動你呢，柳塘點頭道，那麼我就不去了，你替我問候吧，說着又取一疊鈔票，遞給她道，這一百塊錢，你帶去給你母親買點保養東西吃，雪蓉聽

着不由怔了，她正要作欺騙柳塘的事，柳塘竟恰在這時表示了相等的厚意，雪蓉怎能不受感動，不覺慚愧。於是臉上立刻掛出樣兒，眼圈也紅了，心中覺得實不忍接受柳塘的錢，就推辭道，不叫給錢，她那兒有得用，你平常給得還少麼，柳塘擺擺手道，你就拿去吧，不用不用，只教病人高興就好，說着把錢塞在她手裏，雪蓉不能再辭，只得放入手皮夾裏，再不敢把臉朝着柳塘，轉過身拉着小雛鷄道，咱們走吧，小雛鷄向柳塘說聲改天見，就向外走，但目光還向房內陳設作着臨別紀念，柳塘也客氣了一句，又向外送了兩步，玉枝送出門外，叫着姐姐回家見老太太，給我問候，雪蓉答應謝道，你快回去吧，我至晚在飯後回來，玉枝送她們前院二門，方才停住，看她走出去，才恍恍惚惚回來，到了房中，見柳塘正在床上仰臥，似有所思，就坐在旁邊道，她走了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您打算怎樣考察呢，柳塘搖頭道，咳，不用考察了，我已經全看明白，方才連試探了兩回，一回假說要跟她去，一回給她娘捎錢，她的神色就全露出來了，她到底是年青女孩子，並不是老奸巨滑，還懂得害怕，懂得虧心，我已看出她確是背着我了不好的事，玉枝道，不好的事是什麼，柳塘道，孩子，你也是快出閣的人了，我也不必瞞你，你也能够知道，這樣說吧，女人作壞事自然分幾等幾樣，也許好賭，背着我去要錢，也許好玩，背着我去賭戲，也許有口癮，背着我去抽煙，可是你看她會是這樣麼，若是爲這幾樣，在家裏全辦得到，用不着鬼鬼祟祟費這些心思，也不致於這樣失神落魄的啊，玉枝點頭道，是啊，柳塘道，那麼除此以外，還有什麼事，這不很容易明白麼，她必是在外面又結識上可意的人了，玉枝道，可是我又納悶，她在什麼時候結識的呢，向來不大出門，只近來常到南院，前天也只……柳塘搖頭道，你不用研究，這種冤怨緣的事，用不着很多時候，也許一轉眼就出了毛病，何況她以前幹過女招待，自然不少舊時相識呢，咳，這全怨我，並不怨他，我在前三年已經自覺年老體衰，把家裏幾個姨太太，都打發出去，當時聞提多麼頭清眼亮，預備永遠清靜下去了，誰想因爲死了你以前那位乾娘，家務沒人主持，就娶了現在這位太

太，她爲她自己打算，竟逼我再娶姨太太，咳，那也不用提了，反正我是一時沒想開，顧了這面，忘了那面，竟作錯事，一答應娶姨太太，還弄出個雙包案，幸而我還明白，把你這樣安置了，可是也只明白一半，在雪蓉身上還是錯了，我已頹老不堪，何苦就快她的青春，只看她當時是誠心情願，沒想到過後還有個後悔思量，何況又有你在旁比着，你就要出閣，嫁給年當貌當的男人，她還得仍舊守着我這半截入土的老頭兒，怎怨她變心自打主意呢，說着又嘆息道，這是我自己當初種下惡因，今日才結成惡果，我還考查什麼呢，隨他去好了，玉枝道，您昨兒不是說怕她結交歹人，上了當麼，柳塘點頭道，哦哦，不錯，我還不能不探明底細，若是任她自己幹去，萬一失身匪人，毀了一生，倒好像我故意囑氣，任憑她墮落似的，那也虧心啊，咳這倒難了，說着又搖頭道，若想考察，除非跟在她後面，看她去作什麼，玉枝道，她不是說回娘家麼，我們派個人到她娘家去看看，就明白了，柳塘笑道，傻孩子，你以爲她真回家麼，我想不會的，定是她先串通了小雛鷄，借着她娘害病爲由，接她出去，離開這個門兒，就不定那裏去了，你不信咱們就派個人到她娘家去看看，一定見她娘好生生的坐在屋裏，對她的事還一點不知道，和前天情形一樣，我看今天已經晚了，她現在已不定到了那裏，等以後再說吧，她既有了外遇，絕不能只出去今天一次，就歇了心，以後必然時時出事，我們很容易查明白，也許她自己忍不住，先把情形露出來，好在我的心是很安靜的，已打算隨着她的意思作去，幾時要走，我就饒行送禮好了，不過我還得想想，怎樣才是最好辦法，只是現在先顧不到，要把你和璞玉兩件喜事辦完，再說她的，好在至多也不過十天半月，我一切放任，大約她還不至鬧出什麼意外的事來，玉枝聽了，低頭無言，半晌才道，爸爸，我有件事跟您商量，可不是我臉大，你得把我和璞玉的事掉個過兒，先把她的事弄個水落石出，看看到底怎樣，再提我的事，柳塘愕然道，你這是什麼意見，爲什麼要掉過兒，雪蓉的事，根本不算件事，只由着她作去，幾時她透出要走的意思，我問問情形，只要沒什失閃，就打發她走好了，我處在被

勳地位，並沒什麼可辦，至於你的事，現時也只於說定下聘，並不是立時就娶，也沒什麼麻煩，你爲什麼……是什麼意思，玉枝沉吟一下，才吞吞吐吐的說道，我只因爲無故出了雪蓉這件事，恁心裏不肅靜，就把我這……攔一攔兒吧，何必跟着添煩呢，柳塘啞然笑道，傻孩子，我明白你這是體貼我的意思，不過太不知道我了，我的心胸還不致於這麼狹小，爲一個姨太太要走，就煩惱得不得了，固然我也很愛惜雪蓉的，他在這裏，我自然關心她，可是她既變了心，我也就想得開了，至於你的喜事，却是我十年來頭一件高興得意的事，我正要在你身上找痛快，爲什麼要緩辦呢，你別說傻話，現在我就要去接着辦理你和璞玉的事，借着奔走勞碌，倒可以把雪蓉忘了，若是閒着總尋思她，不是更煩惱麼，玉枝聽他末兩句話，心中明白柳塘對於雪蓉突然變態，並非全不關心，老悛也很傷感，不過只由自己年紀上着想，所以對雪蓉盡情原諒，就一面把定放任主義，一面竭力矜持，不露傷感之態，想把這事湮然應付過去，想着不由十分心疼，爹爹向來熱心待人，忠厚無比，怎到了這樣年紀，還遇上這樣逆事，可恨老天太不睜眼，只許他成全別人，幫助別人，到他身上老天竟不成全幫助了，他本來空担着個富翁的名兒，實際比誰都可憐，乾娘是那樣行爲，換個想不開的人，早氣死了，如今他只仗着我和雪蓉，還能有些快樂，那知我將要出嫁，雪蓉竟變了心，看情形必要脫離，這樣拋下老頭兒，一個孤孤單單，可怎麼能活下去，只怕該活十年的，連二年也難熬了，想着不由痛恨，雪蓉沒有良心，不想他既然這樣，我怎忍再行出嫁，無奈方才對爹爹所說請求延期的話，又被給錯想了，當作笑話，全不理會，本來他怎會能想到我的意思呢，想着見柳塘立起着衣，就問恁上那兒，柳塘道，我還得跟老紳董打個對頭，是前天約會下的，他有話回覆我，玉枝道，還得請她吃飯麼，柳塘笑道，今天不用了，大約前兩次她吃得油膩太多，壞了肚子，所以前天對我說不要在飯莊見了，今兒是約在張福家裏見面，玉枝道，爲什麼在張福家裏呢，柳塘道，她體貼我，不肯上咱家裏來，又不教我，她那裏去，所以只可另借地方了，我到那裏見她，費

不了很大工夫，就可以回來，你在家沒事，把璞玉上次受的禮物給整理整理，等她過門，好給送到趙宅去，玉枝應着，柳塘便出去了，直到晚飯時方才回來，進到內宅，便直入玉枝屋中吸烟，問雪蓉這時還洩回來，知道她是在外面流連忘返了，玉枝燒着烟，問柳塘見着老紳董有何消息，柳塘欣然說一切都預備停妥，大後天我就把璞玉送到趙宅，老紳董去當暗地不露面的陪房，保險教他們進洞房平安成親，辦完這檔，再過兩天，我就在飯莊請客，按着摩登辦法，由老紳董帶着唐棣華，我帶着你，兩頭兒見面，對相對看，當面換戒指定婚，哈哈……，我這老丈人可以受姑爺的大禮了，一定教他按舊禮磕頭，不能按新禮鞠躬，我把這麼好的女兒給他，他還不該多磕幾個麼，玉枝聽着，面上羞得通紅，正在心裏想要說話，又不好意思說，忽聽門外有人叫老爺，柳塘聽是寶山聲音，就問什麼事，寶山道，趙秘書長過來，正在客廳坐着，柳塘哦了一聲，連忙立起，就向外走，到前院進了客廳，驚予迎着叫聲大哥，柳塘也不客氣，只和他一同落坐，因為自從警予在張宅借住以後，二人交誼，無形增厚許多，直由朋友進為昆弟之交，但他倆都非俗氣的人，並不肯鬧那種換帖通譜的無謂俗套，只於在精神上更加契合，形跡上益形脫略而已，當時坐定之後，柳塘就問兩三天不見了，今兒怎這樣閑在，警予道，我是辭行來了，柳塘聽了這句，不由大愕，但還未發言詢問，警予已接着道，順便問問你，在北京有沒有事，要帶東西不帶，柳塘這才一塊石頭落地，吁着氣道，你說辭行，吓了我一跳，原來是上北京，有什麼事，警予道，你不知道最近北京政府有變動麼，現在這位內閣老總，和長江幾省的督軍發生意見，已經不安於位，大概後任是梁矮子上台，王督軍在北京佔點勢力，就要求在內閣裏安插一個本系的人，作擁戴梁矮子的交換條件，老梁也答應了，王督軍因為我跟老梁有着舊交，打算教我去管交通部，順便給他撈點錢，可是我不願幹，就改請以前也進過內閣，現在這裏當客卿的石桂山去，無奈石桂山和老梁並無關係，雖看着王督軍的面子，答應給他一席，却在位置上要有變動，打算改作內務，另把交通留給山東的胡杏載，王督軍

爲這個不高興，我跟老梁本是老朋友，怕他跟這邊鬧出意見，以後諸多掣肘，所以就跟王督軍告舊勇，表面說上北京去面見老梁，替石桂山斡旋，力爭交通一席，實際還是爲着關照老梁，和他當面商量個兩全善法，免得鬧決裂了，影響他的前途，你知道王督軍近來氣餒漸高，野心漸大，已不是當初只謀自保，能安穩守住地盤就能滿足了，所以老梁若得罪他，他一定要不客氣的報復一下，你想號令不出都門的內閣，可是督軍老爺的對手麼，其實王督軍本不是多事的人，這都是石桂山這班政客疊惑包圍，弄得他忘其所以，所以這邊的事，一天比一天不好辦了，我跟王督軍總算有着知遇之感，又加身當重任，看着他受人慫恿，倒行逆施，若不說話，我居心有愧，若是說話，他吃慣了人家給的蜜糖，我竟給吃苦藥，豈不是自討沒趣麼，咳，君子和機，不俟終日，我辦完這件事，也就到了日子，正好可以走了，柳塘聽着一怔道，你走……上那裏去，警予方悟自己把話說漏，就搖頭笑道，我不過這麼一說，只是表明我浩然有歸志罷了，至於能走不能走，還說不定，王督軍對我終是很倚重的，我要告退，大概萬萬不能，除非再逃跑一次，無奈我跑得次數已經不少了，再來一回，未免無聊，所以連我自己也不知怎樣是好，只怕還得對付下去，走是談何容易啊，柳塘此際作夢也想不到他和璞玉曾有密約，不日成行，所以聽他解釋，也就深信不疑，隨問你此去得耽擱幾天，警予道，我這裏還有要事得辦，大概明天早車去，至遲後天晚車回來，柳塘聽了，才一塊石頭落地，因爲他已安排停妥，到大後天便把璞玉送過去了，倘在北京久留，豈不悞了佳期，却不料警予也一樣的掐算着日子，他本約定和璞玉過三日同行南下，日期雖比柳塘所定送璞玉進廟的日子晚一天，但他還要留些閒暇佈置，所以北京之行，只耽擱兩日，留一天作行前準備，兩人各有打算，却是互不相知，警予又談了一會，方才告辭，柳塘送到門口，看他上車，警予又問有什麼要帶的東西，柳塘回答沒有，不過你若方便，就替我帶點北京出名的食物來，警予答應道，那容易，我帶兩個馬弁一個副官同去，交他們去辦，帶多少都成，柳塘道，不要太多，你若後天準回來，下

車先到我這裏吃飯，警予道，好，我一定來，柳塘道，你可別失信，我等着你，警予心想，我還有我的大事要辦，怎能悞期不歸，還勞叮囑麼，就應着走了，心中頗以柳塘還疑自己要在北京流連，却不知我這回萬不會犯因循毛病，再需幾天，我就要把一個住在你這裏的人給拐走了，那時你發現真情，必罵我老奸巨滑，居然不露形跡呢，想着心中好笑，一直回家去了，柳塘這裏也是暗覺有趣，心想我叮囑你後天務必回來，你以為我要請你吃飯麼，那知我倒是要喝你的喜酒，大後天我便把你的愛人送過去了，料想那時你必罵我善於作偽，把你一直裝在鼓裏呢，這樣想着，還立了一會，直到警予車子轉彎不見，方才進去，他只顧自己好笑，却夢想不到在不到兩丈遠的地方，有人正在着急欲死，而且警予在車上好笑之際，更不料咫尺之外，正有人要哭呢，原來那可憐的璞玉，自得柳塘定妥人朝日期，已廢寢忘餐的着急兩天了，她急待給警予通信，無奈自己既不便到督署去找，又不知他公館住址，柳塘家人豈不能打聽，不敢托付，真是為難死了，眼巴巴的想了兩天，並沒一點辦法，白天着急，黑夜哭泣，把人給瘦了許多，這天晚上，到了飯時，璞玉只推說有些頭疼，並未用飯，全給伺候她的王媽享受了，這街南院並沒廚房，每餐都是由本宅作好，王媽到時去取，吃完再把傢俱送回，今天飯後又照例去送傢俱，回來時到房中問璞玉可好些了，璞玉沒應了一聲，王媽沒話找話，告訴說那院裏二姨太太出門還沒回家，趙秘書長來了，老爺正陪着在書房說話，又議論趙秘書長那樣身分，一點不擺架子，以前只坐輛洋車，死鬼丁二羊拉他，丁二羊一死，他有一陣換了汽車，聽說還是督軍送的，今兒不知怎麼又坐上洋車了，這個新車夫小夥兒挺棒，不像老丁那螻蟻似的樣兒，可是我一看就想起老丁，怪難過的，璞玉從聽見她說趙秘書長正在張宅，就怔了神兒，底下的話全沒聽見，怔了半晌，忽然說你歇着去吧，我要睡了，不用再過來，王媽見她好像不高興，就搭訕着走出，自己去睡覺了，璞玉等他走後，就立起來，在房中亂踱，好像熱鍋螞蟻似的，撓腮抓耳，焦灼欲絕，心想警予正在張宅，和我相離不過數丈，可恨我竟沒法接近他，

這不眼巴巴的急死人，他蹣了半晌，已是滿身冷汗，嬌喘吁吁一陣頭暈，又坐到床上，忽然心中一轉，重跳起來，就悄悄走出房門，蹣足奔了大門，見門兒關着，伸手摸着插管拉開，把門開了一道微隙，探頭向外張望，先還胆小，怕人看見，不敢走出門限，但在門內看不到遠處，遲疑一下，忽想我若不趁這機會給他傳個信兒，以後就更沒辦法了，柳塘所定日限，轉瞬即到，我將如何是好，今兒無論怎樣，定要想法見他，這才下了決心，將門開了一扇，一脚邁出門限，探身外望，瞧見張宅門外，雖然停着一輛新包月車，車上的水電石燈，仍在亮着，似乎暗示坐車的主兒，不久就走，又見那車夫穿着雪白的小掛，在黑影中分外顯眼，張宅門外壁上，立着個人，正和車夫說話，料想不是張福，便是寶山，璉玉心中祝禱，張宅門口的人趕快進去，少時警予出來，門口不要有人，我才可以等他的車走過來，叫着說話，便被車夫看見，我也顧不得了，但又想這街是兩端都通的，怎見得警予竟從這邊走呢，倘然向相對方向行去，可不窘死我了，璉玉眼巴巴的望着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薄情揮痛淚 怨轉成恩 至性幻癡心 星思替月

話說璞玉遙望張宅門首，恐怕警予向對方走去，只可禱告上天保佑，務必教他從這邊走，接着又瞧那洋車向這邊放着，心想車既向着這邊，當然不會錯了；但轉想又怕他是山對面那邊來的，包車停下，就未移動，到警予走時，車夫還得掉把，她這樣忽喜忽懼的忐忑半晌，最後只得咬牙聽天由命，現在且不必亂想，等警予出來，再看上天保佑不保佑吧，就望眼欲穿的瞧着，盼警予快出來，但又怕他出來，便到了緊急關頭，希望稍等一會，容她苟安須臾，過了不大工夫，張宅門外那個僕人居然走進去，璞玉方念阿彌陀佛，那知他進去沒兩分鐘，又跑出來，高喊秘書長下來了，璞玉在這邊遙遙聽見，只覺一顆心從腔裏躍起，猛撞喉嚨，跟着便見警予走出，柳塘在後相送，警予坐到車上，柳塘還跟他說話，車夫端起車把等待，璞玉心跳得好似開了機關槍，見柳塘身後還有兩個僕人伺候，不由焦急，暗叫你們積德，快進去吧，我好跟他說話呀，那知正在這時，忽聽身後不遠之處，發生聲響，璞玉只聽住警予，不暇回顧，只見那車夫屢次舉步欲行，聽他們說話又停住了，最後可把話說完，車子眼向着這邊移動過來，璞玉全身都緊張到十萬分，斜身伸頸瞪目張口，只等警予走近，便發聲呼喚，不料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忽然身後走過一人，猛然把璞玉手臂拉住，璞玉嚇得幾乎喊出聲來，通身抖戰着，轉臉一瞧，因為這一面背着街燈光線，黑影中只看出是個身量和自己差不多的人，由蓬起的頭髮上，看出是個女子，正要問誰，那女子已開口低聲叫道：「姐姐，你怎麼在這兒站着，璞玉這才聽出是雪蓉聲音，心中雖然驚異，却暗恨她來得不是時候，心裏亂跳着，問了聲你怎麼這時候……話未說完，只聽耳旁一陣車輪脚步聲響，璞玉暗地急紅了眼，忙轉身搶步，探頭向外一看，只見警予的車已從門口過去，到了文許之外，知道機會已經失去，急得流淚，恨得咬牙，幾乎要暈過去，那知雪蓉見她向外探頭，竟很着急的用

方向裏拉她，口中叫道，姐姐你進來，別叫他們看見，柳塘在門口呢，璞玉頭腦昏然，並沒聽清她的話，只踉蹌的隨她向裏奔去，也忘了關門，進到院中，才怔怔的問道，你怎麼這時候……猛孤丁的吓了我一跳，說着神智稍清，心想我真是走死運了，好容易等着機會，怎就趕巧被她攪了，可算害苦了我，你這丫頭，上那裏闖喪，偏在這時跑回來毀我，想要埋怨他一頓，但轉想這是人家張家的房子，她是張家的人，任何時都可以前來，我能說她什麼，而且我的心事是背人的，倘然她問我黑夜裏在門口作什麼，我又將何言答對，想着就不開口，但心中仍惱恨非常，只得隨她向裏走，猛聞着一陣酒氣，撲入鼻孔，隨覺雪蓉的臉兒，湊到自己頰邊，低聲說道，姐姐，幸虧你在門口兒站着，大門沒闔，要不然就急死我了，璞玉聽着茫然不解，就道，你急什麼，大門關着，你不會叫開，再說你也可以回家去呀，雪蓉顫聲道，你沒見柳塘在門口站着麼，我怎……說着又改口道，姐姐，老媽子都睡了麼，璞玉道，誰知道睡沒睡，你要叫她們麼，雪蓉連說別叫別叫，……說着已進到房中，璞玉忍不住將含恨的眼光，向雪蓉瞧瞧，見她雙頰緋紅，皮膚也變得油潤，把脂粉全蝕分了，星眼微瞇，頗有醉意，不由想起方才所聞的酒氣，同時憶到曾聽女僕說雪蓉出門未歸，心中忽有所悟，就問道，你是上那裏去了，這時候還怎不回家，倒上這兒來，雪蓉現出不好意思，而又無可奈何的神情，忸怩說道，你瞧我這醉醺醺的樣兒，怎麼回家，從外面回來，就發了一道兒的愁，那知走到將近你這門口兒，就瞧見我家門外柳塘站着送客，幸虧我眼快，趕緊攔車打住，自己下車，貼着牆溜過來，若容他拉到這門口，準得叫柳塘看見，璞玉道，你怕什麼呢，在外面喝杯酒，他不致於說你，雪蓉拉着璞玉道，不是呀，姐姐，不知道我是打着回家看我娘病的旗號出門的麼，看病怎麼會喝酒呢，教柳塘看見不得疑心，璞玉望着他道，那麼你又為什麼喝酒，哦，莫非你不是回家，上別處去了麼，雪蓉紅着臉，只打岔道，姐姐，你這兒有冷開水沒有，沒賣的涼水也成，給我解解酒，璞玉道，冷開水可沒有，涼水怎能喝，萬一鬧肚子呢，哦，我這有你前天送

來的水果，在外則條案上放着，雪蓉聽了，連忙到外間把果盤端進來，拿起隻橘子便吃，璞玉問她到底怎麼回事，雪蓉猶猶疑疑，不肯實說，就編了一套謊話，幸而吃着東西，每逢說不下去的時候，就裝作嘴嚼，緩開工夫想想，她說有一位舊時姐妹，在三年前便已出嫁，隨丈夫到外省作事，如今忽然回來，想要跟我盤桓，我也很想見她，無奈恐怕柳塘不依，因為在當初嫁他的時候，曾說定不許娘家登門，不跟親友來往，而且永不出門，乍不生的出去，怕他疑心，只一編瞎話說我娘病了，他總不得不教我去看娘的病呀，那知出去到那姐妹家裏，她就不放我走，定要留我吃飯，又拚命灌酒，我太沒酒量，吃兩杯就上了臉，心裏知道糟了，回家怎麼見柳塘，可是又不能儘在外面呆着，只可趕回來，路上愁得沒法，尋思半天，才想到上你這兒，先喝點涼水解解酒氣，再回家去，那知才轉過街角，就看見柳塘送客出來，我吓得跳下車，暗溜進你們的大門，璞玉聽着，心中暗想，雪蓉這孩子恐怕在外面有了說處了，不但形跡可疑，就是這套話，也滿不挨邊兒，我記得她跟我說過當初嫁柳塘的情形，本是愛好作親，兩相情願，又不是從媒人手裏買的妾小丫頭，怎會有娘家不登門，親友不來往的條款，柳塘也並非那種狠心無情的人，由素日待人寬厚上面，就可以看出來，至於雪蓉素日不常出門，她娘也不常上門，那只是她自己檢點，並非柳塘刻薄，如今她來了要好姐妹，想去探望，我不信她不能對柳塘說，更不信柳塘會不教她去，何致就逼得拿母親的身體撒謊，而且就是撒了謊，她在外面喝杯酒，也不致這樣懼怕柳塘，看來她是在外面作了虧心的事，自己情虛，才這樣亂犯啾啾，不過她會作什麼事呢，想着忽地憶起前日的事，她會不告而出，柳塘不放心，派人到他母家尋找，她並沒在那裏，但到她回來時，却說她母親害病，托人接她，她恰在由家中到街南院中間路上遇見，也沒得留話，就自去了，當然那也是謊話，而且驢唇不對馬嘴，當然柳塘也看的出來，不過必沒點破她，否則她今日必不敢照樣再來一回，璞玉想着，就明白雪蓉已經慌了心了，大約未必是看戲賭錢等外務，必是有了結識男子的外遇，若是外務，還不致於這

樣不管不顧，必然是結識了男子，這樣可太不好了，放着好日子不過，却要胡作非爲，不止對不住柳塘，也怕要毀她自己，我跟她交好一場，她又待我有恩，我可不能看着不管，總得勸勸她，就開口問道，妹妹，大娘的病好了麼？雪蓉抬頭看看她道，你怎糊塗了，我不是說跟柳塘撒謊，假說我娘害病，好去探望姐妹麼，你怎麼沒聽明白，還說我娘有病，璞玉道，我說的不是今天，是前天，前天不是大娘也害病，你也不會回去看麼，雪蓉怔了一怔才道，前天麼，前天她倒是真有病，璞玉笑道，她真有病麼，也許，可是你并没回去看她，雪蓉瞪着眼道，什麼……你說……你怎麼知道，璞玉向前湊了湊，握住他的玉臂道，我怎麼知道，我自然知道，而且不但我，知道的多着呢，我的好妹妹，你是怎麼了，別有礙不會享，自己找罪受呀，雪蓉聽着，猛然變了顏色，把手中橘子放下，拉住璞玉，且不詢她所言出於何意，只釘着前天的事問道，你說的是怎麼句話，前日我沒回家看病，是誰告訴你的，我明明去過，璞玉道，你還嘴強，跟我遮掩有什麼用，不管你去過沒去過，反正有人去找你，見你沒在那裏，你娘也好生生的沒一點病，雪蓉喘着氣問道，誰去找我，璞玉道，前天你出門，很晚還沒回來，柳塘派人去我的啊，雪蓉失聲叫道，他派人到我娘家去找過，我怎……他怎沒對我說，璞玉見雪蓉驚得面色慘白，酒氣全消，更明白她心中有愧，就又說道，我也不知細情，只是聽老媽說的，你自己估量着吧，柳塘也許不願當面詢問，給你難堪，要明白他是有身分有容忍的人啊，雪蓉怔了半天，才搖頭道，這撞兒不對，怎麼大家全知道了，會沒一個跟我漏話，還有我娘，今兒怎麼不對我說呢，說着一轉眼珠道，哦，也許是小雞鬧的，她進門就儘自窮嚼，把人都給吵昏，跟着他們倆就去了，我娘有話也不得說，必是這樣，說完低頭想了一下，忽又抬頭向璞玉道，姐姐，咱倆可是老姐妹，跟親的一樣，這事……你不會騙我吧，璞玉道，我爲什麼騙你，實實在在，前天柳塘派人去找過你，不信改天回去問大娘，雪蓉道，我不是不信，我是……咳，你告訴我，前天他什麼時候派人去找我的，璞玉道我聽老媽說的時候，正在吃飯

，那時派去的人早回來了，算起來派人找你必在天沒黑以前，不過五六點，雪蓉道，糟了，那時我早從那裏出來，正跟他們在花園呢，璞玉插口問他們是誰，雪蓉不答，璞玉道，我怎知道影兒呀，回來還跟柳塘說才從娘家出來，又給我娘造了些假病，簡直弄了個滿不對，璞玉道，妹妹，你不用尋思，也不用納悶，咱們姐妹一場，你對我還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看着你作錯事，妹妹，看你情形，這些日實在有點兒慌了心了，弄得唇唇不對馬嘴，兩頭兒不見日頭，我比你大兩歲，目的事總多些，敢斷定你是在外面有了不能說的事了，要不然任有天大事情，不會這樣情形，我不外行，這種事我經過，你想想吧，當初我跟那死鬼丈夫過日子時候，雖然仗我養家，奔波勞碌，可是夫妻兒女，一處相守，平平安安，歡歡樂樂，過得多麼舒服啊，只爲一時冤孽牽纏，我受警子情義感動，竟管不住自己，那也許不能怪我，論他不言不語的跟了我三四年，只當我是鐵心，一天被他烘獻一粒土珠大地方，這些時候也給烘化了，只爲我一動心，就跟你現在一樣立刻不顧了，自己不覺怎樣，其實處處都是破綻，後來連沒眼的都看出情形，氣得離家走了，以後……我的事你都知道了，不用細說，只想我遭的什麼報應，受的什麼罪過，自己上刀山下油鍋，經過了人世間的地獄，岌岌乎就喪了小命兒，其實我就死了，也是自作自受，一點不冤，到如今雖然被你們救出來，從地獄升上天堂，可是回頭想想，我那個錯步，是受了多大的害，虧了多大的心，兩個孩子都死在我身上，男人更不用說，就是丁二羊也算是我害的，你想想，我爲這件錯事，付了多麼大的價錢，如今就是警子把我娶過去，從此富貴榮華，作一百年官太太也抵不上我下的本兒……，璞玉說到這裏，忽然醒悟把話說走了，自己將要出家，怎竟提起嫁人，不由把臉緋紅，幸而雪蓉因心緒糜亂，雖聽見她的話，並未尋思，仍自保持原來發怔的樣兒，璞玉看着才稍爲安心，咳嗽一聲又道，妹妹，你看我就是榜樣，多麼怕人呀，你別有福不知享，到我出罪來，後悔那就晚了，璞玉說了半天，自覺話把說盡，總可覺醒她，那知雪蓉聽完

，仍自愕着不語，璵玉忍不住，又問妹妹你尋思我的話，對不對，雪蓉仍不答言，只把手托着下頰兒，眼光直視地下一角，許久不移，過了半晌，臉色越見滯白，忽然連連點頭，璵玉以為她尋思自己的話，回過味兒，決意改過了，却不料她點着頭，又自語道，完了完了，既然被他知道，我還有什麼臉兒過下去，以後好煞也落了玷兒，他也不把我當人了，這可不成了，我得打正經主意了，璵玉沒聽清她說的什麼，就問了一聲，雪蓉只是搖頭不答，璵玉真夢想不到，自己一番好意，竟得了相反的結果，雪蓉不但沒聽她的勸，反而因她說破秘密已露，引起了決心，雪蓉起初對呂性揚發生愛念，本只出於心中自造由希望結成的妄想，不過空中機關既建築起來，自己就越看越像真的，又加梁意琴從中煽動，使她更忘其所以，呂性揚那面連半分意思也沒有，她竟認爲大局已定，由於自己的美貌，和意琴的熱心，呂性揚已在把握之中，結合只是時間問題了，因為她把幻想看作實事，所以對柳塘也切實抱愧，好像已經作出虧心事似的，這就和竊賊畏懼事主一樣，事主也許是無縛雞之力，不能傷害賊人，而賊人因爲作事犯法，終歸對他害怕，何況雪蓉對柳塘還有恩惠可念呢，故而她竭力遮隱，只恐柳塘看出形跡，雖知早晚總有個露風，但她尙在天人交戰之間，並不敢向後想，只瞞一時是一時，今日出門赴約，回到母家，小雞因初見張宅舊家勢派，感到驚奇，在路上因坐車未得說話，到家才開了話匣，進了門就談論不休，雪蓉的母親把前夜柳塘派人來找的事，詢問雪蓉，無奈被小雞攪得插不進嘴，雪蓉也不願和母親說話，心裏只急於開發小雞，也知才借重她的力量，才由張家出來，立刻又攆她走，這自然未免過河拆橋，無奈雪蓉却是另有心思，嫌小雞粗野，總帶着下等人氣派，恐怕呂性揚來了，因她而看輕了自己，何況小雞說話不知輕重，也許給自己壞事，因此恨不得立刻請她走，只是覺得逐客的話不好出口，而且想到前日因相待冷淡，已經得罪了她，今天費了許多話才央得她肯來幫忙，如今若再來個念完經打和尚，她一定把我惱死了，以後再難見面，我若再有用人之處，還求誰去呢，雪蓉只顧焦急，也沒理會她

娘，過了一會，雪蓉估量呂性揚快要到來，可再不能因循，只得拉住小雛鷄叫道，姐姐，天不早了，你還不該上班兒去麼，小雛鷄聽了，立刻停止嚼說，轉臉望着雪蓉，現出詫異之色，隨即由詫異轉爲氣憤，漲紅了小臉兒，雪蓉見她不悅，也心中抱愧，把臉紅了，搭訕着道，我是怕你爲我悞了正事，不如快上班兒，改日咱們再……雪蓉這幾句話，才是越描越黑，小雛鷄忽然冷笑一聲，點頭說道，可不是，我該走了，辦完事還不走，人家只用我一會兒，別不知意味，說着直向外走，雪蓉聽她搗破自己攥她的本意，大怒而行，心中深惱猛浪，又抱愧自己不該這樣無禮，急忙趕着叫道，姐姐，你別錯想，我不是攥你，小雛鷄已走到院中，應聲說道，我明白，你不是攥我，你是嫌我碍事，不，不，是怕我悞事，小雛鷄真是嘴不饒人，把雪蓉說得滿面通紅，更下不了台，仍追着叫姐姐，你回來，那知小雛鷄才到門口，忽然回頭哈哈一笑，叫道，別跑，穩重點兒，有貴客來了，別教人家笑話，雪蓉聽着心中一怔，但已跑到門口方要向小雛鷄行處看去，不料眼光被人擋住，眼中只看見一個人的西服花領帶，原來有人正走到門口，離得太近，雪蓉猛一探頭，幾乎撞得滿懷，她大吃一驚，抬頭看時，才看見是呂性揚，在他旁邊還有梁意琴，由他二人中間，現出小雛鷄的臉兒，已走出丈許以外，還回頭對她擠眼吐舌，雪蓉這時可再顧不得理她了，只把全神注重新來的兩人，向後退了一步，叫道，你二位來了，請裏面坐，說時還不住吁吁氣喘，心中暗恨小雛鷄，都是追你追的，教我把輕狂樣兒落到人家眼裏，再轉想只因小雛鷄儘自打攪，既沒顧得把房中收拾整潔，也未能先對母親說句私話，教給她招待客人的禮節，簡直全給悞了，不由更自發恨，把對她轉圜的心完全消失，但雪蓉却未想到小雛鷄鼠肚雞腸，得罪了她，並非只於絕交便可了事的，很快就要有報復到來了，當時雪蓉因全神注在二位來客身上，就把小雛鷄拋開，很大方而又盡禮的，延請入室，雪蓉母親聽得意琴，見她竟陪了一位少年男子同來，甚爲驚異，忙從炕上跳下來，雪蓉見母親張皇樣兒，覺得是給自己丟臉，又想到呂性揚日後將要和母親發生的關係，偷

若被他看輕，難免影響大局，後悔事先得囑咐一聲，但也只得先給介紹，呂性揚對她母親鞠了一躬，她母親還禮時點頭還個萬福，雪蓉看着更覺堵心，就對她使個眼色，她母親倒也解事，讓坐之後，就溜出去了，雪蓉說了些房屋窄小，太嫌簡慢的話，意琴接口說你幹麼客氣，今天先生頭次上班，我怕他找不到門兒，我親自陪來，你這學畫的，可預備下應用東西，雪蓉臉上一紅，囁嚅着說我真糊塗，本在舖子定妥了，教給送來，他們忘了送，我方才想起，要自己去取，又怕你二位來了沒人招待，意琴不待她說完，已接口道，你沒買正好，我自己有一套預備送你，現在已帶來了，呂先生也自帶着幾本書譜，借給你用，說着把呂性揚手中拿的包兒，接過來放在桌上道，先生已經來了，我就開課吧，我也旁聽，雪蓉口中道謝，心中却自輾轉尋思，她本來不要學什麼畫，而且有生以來，和書畫等文雅事兒，並未發生接觸，簡直可說先天無緣，這突然學起來，豈不等於教鴨子上架，他本來只想藉此爲由，和呂性揚親近，這時聽意琴一說，心中暗自反對，抱怨她多事，既知道我並非真要學畫，何必這樣着忙，有工夫談談不好麼，就笑着道，幹麼這麼忙，也得教呂先生歇歇兒，喝口茶，再說我還沒請先生，就能勞動人家開講了，呂性揚連說何必客氣，雪蓉方要答話，忽見門帘不住擺動，有隻手由外面伸進來，就走了出去，原來她母親自受了女兒白眼，再也不敢人前獻醜，這時沏了茶來，也只在門外搖動門帘，暗通消息，不敢踏入房間，雪蓉出去，接過茶壺，重入房中，把茶斟上，各敬一杯，隨又說了幾句閑話，想要把學畫的事岔開，閒談一會，耗够時候，就邀請他二人出去吃飯，藉以聯歡，無奈呂性揚實心眼兒，本爲教畫而來，就必得履行他的職務，談了幾句，便又歸到正文，問韓小姐以前可曾學過畫，雪蓉只得答以尚未學過，意琴接口說道，我看今天初次上課，呂先生只講講淺近的學畫常識，和初步的方法吧，好比學校裏新教師上班，向來都是只說幾句閑話就可以下課，下了課咱們還出去走走，雪蓉聽了，正和心意，就含笑點頭，呂性揚於是拿起一本畫法入門，發揮了些議論，雪蓉裝作靜心聽着，其實她心浮

意亂，根本不會入耳，而且也聽不大懂，只把眼瞧着呂性揚，鑑賞他的翩翩姿貌朗朗音聲，暗覺心神搖蕩，愛情勃發，尤其望着他那不住開闔的嘴唇，自思不知何日能和自己的朱唇相接，望着他那連連搖擺作勢的手兒，又想不知何時才能抱持自己的腰肢，這樣的別有思存，在表面倒像得十分入神，居然忘記時候，但旁邊的意琴，自己枯坐，却不耐煩了，屢次看表，到過了半點鐘，她就開口道，你們師生都歇歇吧，我看今兒這樣就算了，下次我不來打擾，再正式上班，呂性揚聽了一笑放下書本，雪蓉也含笑謝了一聲，說呂先生受累，大家閒談數語，意琴又提議出去走走，雪蓉就道，我家裏太窄小，也不留二位久坐了，咱們出去吃頓便飯吧，意琴笑道，你何必這樣客氣，雪蓉道，還有什麼客氣，我本該留二位吃飯，無奈舍下這樣兒，你怎能待客麼，只可到外面吃，這就很不恭了，意琴道，你一定要請客，我先問你，你是爲什麼，若爲還席，我可不接。若是請先生，我可以作陪，雪蓉笑道，怎麼我跟你還過還席，實在是請先生，這是個禮兒，意琴才說句這到可以，呂性揚已謙遜道，我我不敢當，韓小姐千萬別客氣，咱們改天，意琴道，你又何必客氣，學生請先生，本來應該，你就接受吧，呂性揚道，那不成，若一定出去吃飯，得歸我作東，雪蓉方要爭辯，意琴已先說道，得了，你還看不出來麼，我好說實話，誰也脫不開作東，這是我們中國交際界的不成文法，朋友遇到一處，就是吃飯，吃飯就得輪流作東，你忙什麼，今天你當作主人，下次韓小姐也得再請，今天你不爭，下次也跑不了你，何必費許多口舌，趕快走吧，呂性揚才不再說，大家都笑着走出，雪蓉聽了意琴直爽的話，覺得她無形中給定了下次歡聚的約會，心中甚爲欣快，到了院中，意琴見雪蓉母親在階前立着，還周旋了一聲，雪蓉母親却因雪蓉把少年男子約到家中，已感覺內中大有蹊蹺，雖然她會勸女兒善自爲謀，並未希望她從一而終，但因這件事來得奇突，甚爲不安，在院中已焦慮許久，這時見雪蓉陪着出門，又聽說同去吃飯，就想起前日張宅派人來找的事，心想雖不知雪蓉跟這少年有何關係，和將有如何結果，但她作得未免太荒唐了，這少年在前日

她還未曾提起，想必是新近認識的，怎就這樣不顧起來，你就是有心改嫁，也該慎重行事，慢慢選定了人，定好了約，事情到了八成，再露出樣兒也不遲，如今才認識上一個，還不定成不成，你就把張家放在腦後，滿不顧忌，萬一落個鷄飛蛋打，要吃多大的虧啊，想着非常焦急，忙要和女兒說句私話，把前日張宅有人來找的事告訴，教她檢點，所以在雪蓉走出之際，連連使着眼色，因為全神灌注，意琴對她周旋，也未聽見，但雪蓉也是把全神注在呂性揚身上，便沒閒暇看她母親，說笑着直走出去，她母親見雪蓉已到了大門口，忍不住叫了一聲，雪蓉聽了，連頭也不回，只說了句我們走了，後天還來，說完就走了出去，急得她母親搓手頓腳，無可奈何，好在由她的言語中，聽出他過兩天還要來，示意自己給收拾屋子，只可退一步想，籌備下次來時再跟她說了，按下這裏不提，且說雪蓉出門，大家又先到公園坐了一會，等到天色將晚，她以主人資格，徵求客人意見，要到何處去吃，呂性揚不肯主張，只說那裏都好，雪蓉又問意琴，但心中却恐怕她說仍到前日那家飯館，因為自己已得罪了小雛鷄，若再到那裏，她必許有所報復，說不定就說出自己的醜，幸而意琴雖然肯作主張，却並未提到她所顧忌的地方，只說要不然我們今天換換口味，來頓廣東館，這些日山東館和西餐，把我吃膩了，雪蓉道，好極了，廣東館上那家，意琴道，廣東館可吃的並沒第二家，只有北安利，雪蓉聽着，覺得自己露了怯，不由紅臉，當時向前走不甚遠，轉個彎兒，便到了北安利，進去要個雅座，雪蓉極盡主人之禮，在點菜時恨不得把所有的菜，照單來個全份，不是意琴勸着，在推讓之下，點了幾樣，雪蓉仍嫌太少，又點了幾樣，意琴強給取銷，堂倌又問要什麼酒，客人都說不喝，雪蓉却覺非酒不足盡禮，不足聯歡，要了二斤花雕，及至酒菜端上來，雪蓉斟酒勸飲，其實座中只意琴能飲幾杯，呂性揚酒量很淺，雪蓉簡直沒有喝過，但爲處在主人地位，要客人盡量，自己若不領頭兒，就沒法勸客了，於是只得拚着吃醉，作出滿不含糊之態，學着以前所見的酒徒模樣，要求性揚意琴對飲乾杯，幸而呂性揚並不善飲，否則雪蓉這樣捨命陪

君子，真有醉死的危險，但意琴性揚被她殷勤相勸，也都喝了幾杯，雪蓉如數相陪，也就很可觀了，好在是約妥各人慢慢呷着，並不須一口一杯，雪蓉才不致當場飲醉，不過沒量的人，兩口喝下肚，就把原來態度給改變了，雪蓉本來深愛性揚，已將他當作未來伴侶，日來每一思及，便覺心神飄蕩，恨不得爲倚相親，傾心訴愛，但當面却又羞怯矜持，這是被酒蓋住臉兒，心情浮動，雖不敢過於親密，但言辭漸以放肆，形跡漸以脫略，不知怎的，把先生二字省掉，簡稱爲呂，叫了沒兩聲，又隨着意琴叫起性揚來，同時身體接近，手指接觸，每逢給性揚斟酒時，他一立起，雪蓉便伸手按他肩頭，叱命坐下，性揚一推杯告饒，雪蓉就把他的手拉開，有一次性揚持壺給她斟酒，她也立起，呂性揚說你怎不須我站起，自己倒客氣，隨也用手按她肩頭，雪蓉向後一閃，呂性揚的手按空了，向下一溜，正掃了她的乳部，雪蓉面紅心跳了半晌，但感到無限甜蜜滋味，更添了滿意，把身體都軟了，呂性揚雖然一心只在意琴身上，對雪蓉並無情意，但這時也是被酒迷了本性，不能像平時那樣恭謹，不由得也脫略起來，而且他正當學生時代，素日和同學朋友，過着沒拘檢的豪放生活，本不懂得拘束，試想現代學生，又豈能像昔日書生，那樣文質彬彬，平常跳盪叫鬧，推推打打，即便對女同學，也是如此，和意琴相處，也不脫活潑少年本色，只在雪蓉加入她們團體以後，她才矜持起來，因爲和雪蓉較爲生疏，當着她不好過於隨便，於是聯帶對意琴也客氣多了，又因忠於意琴，對雪蓉更是竭力保持相當距離，不願親近，所以在這幾次聚會，他直好像個生人一樣，多禮寡言，真覺惱得不耐煩了，這時他吃了酒，酒力把他的拘忌心給解除了，一陣中懷暢滿就又犯了豪放本色，自覺可以盡興狂歡，尤其看着意琴，心中高興，竟樂得不能自制了，這時候他的舉動，得用心理學分析，因爲他素日愛重意琴，雖在醉中，仍然保存原有觀念，一點不敢對她失禮，因爲他在以前對雪蓉並無甚深刻印象，所以醉後看着她便覺模糊，直忘了她是男是女，是生人是熟人，只覺對意琴所不敢放肆的，對她却可以無忌，於是就漸漸不客氣起來，但呂性揚這一酒後忘形

，竟使雪琴感覺得意萬分，性的無心動作，都看作愛情的表示，一陣陣喜心翻倒，不時以眉目傳情，意琴在旁看着，不由暗笑，知道性揚的脫略，只是酒後流露本色，並非對雪琴突生愛情，但雪琴這一悞會，却惹得春意橫生，不能自制，雖當着意琴，不致有什麼越軌的舉動，而且也仍顧慮着被性揚看輕，總沒忘了矜持，雖然有了酒，一切放縱，但也只於心坎歡狂，目光閃爍，和言語的加多，神情的加密，尤其對主人的禮節，更是竭情盡意，因此酒也飲得不少，這頓飯就這樣吃完，在意琴心中，只添了些笑料，在呂性揚却只對雪琴增加了一點情感，但這情感也只如俗語所謂喝湯喝厚了的那種情感，對雪琴的心意，却並無所覺，只雪琴好似得了絕大收穫，以為呂性揚已傾心於她，這一席歡聚，不啻定婚的先聲，酒醉情昏，真如入了綺麗的夢境，幸而她不能勉強支持，把賬付了，意琴見她身體搖搖，知道醉得可以，就故意作弄，教呂性扶她下樓，呂性揚只知遵守意琴的命令，却又使雪琴多加了一番迷惑，到了飯館門外，三人各自作別回家，雪琴還切定後日之約，才僱車自己回來，將到家門，看見柳塘送客，心中忽覺惶愧，似感無顏相見，又怕被柳塘看見醇態，加以詰問，就急忙下車避入街南院門內，却不料璞玉正在那裏等待警予，這一來竟悞了璞玉的大事，及至同入室中，璞玉詢問她由何處歸來，雪琴說出一篇謊話，璞玉看破她在外必有私弊，念着姐妹情誼，想對她勸告，先把前日的事揭穿，教她明白隱事破露，謊話已為柳塘查明，那知道這一下反得了相反的結果，璞玉本想借此開端，使她知所警惕，再徐徐相勸，不料雪琴聽了她的話，知道隱私已被柳塘看破，驚惶之下，竟更堅了脫離的決心，偷然她心中沒有愛情的目標，或是沒有晚間的宴聚，未曾勾起心頭狂熱，璞玉的話，或者能使她用冷靜的腦筋，悚然反省，即使勸告不生效力，也不致如此反激，只為雪琴心中正充滿火熱的情欲，美滿的希望，她的思想，就完全差殊了，雪琴只想柳塘既已查破自己的謊話，却並不向我說明，今日仍作顛預的放我出門，可見她對我已暗存異心，便不設法對付我，也須把我不當人看了，這樣我還有什麼臉兒再跟他過下去，

再聽瓊玉的話，宅中上下的人，都已知道前天的事，却沒一個跟我訴說，可見必受了柳塘叮囑，不管柳塘怎樣打算，反正家裏人全不會看得起我了，我還有什麼臉再進張家門，再說我便忍辱回去，這局面又能維持多久，後天又是約會日子，我處在這情形之下，是不告而出，還是再老羞臉來一套人家早已看穿的謊話，再說現在我跟呂性揚，已然到這程度了，就是離定婚尚遠，可是在這緊要時候，正要日見日親，厮守不離，若疏遠了怕冷了他的心，我也耐不住呀，但若仍在張家，想常見可就不易，難道天天說謊告假，而且莫看柳塘現在放任不管，他的忍耐也有限度，我若鬧得太不像了，終必惹他干涉，到那時也仍是決裂，不過多熬日子，多出笑話，多受氣惱，簡直不如趁早決撒的好，何況我在張家，也呆不下去，這一家上下，也不容我呆下去了，雪蓉想到這裏，似乎心裏被趁早二字充滿，再不顧得細想，認定這是唯一的辦法，喃喃自語了幾句，瓊玉在旁看着詫異，還沒問出口來，雪蓉已然立起，把外衣挾在手下，向外就走，瓊玉道：你幹什麼，雪蓉道：我回去，瓊玉道：妹妹，我勸你的話，你要自己仔細想想，以後千萬檢點，別再胡鬧了，雪蓉鼻中哼了一下，也未答言，直向外走，瓊玉以為她心中不安，故而要趕忙回去，沒心緒回答，就跟着送出，直到門口，雪蓉也未作聲，一溜歪斜而去，瓊玉直望着她進了張宅的門，才轉面回顧，想到方才警予的車由門前過去，向那邊去了，白等了半天，被雪蓉害得也未得跟他說話，眼看只剩兩天工夫了，我可怎麼好呢，按下瓊玉這裏傷心抱憾，且說雪蓉本是個很柔懦的人，向來便作無關緊要的小事，也常多羞怯過疑之時，但此際因為愛情鼓動，酒氣支持，竟平添無限勇氣，生出極大決心，由街南院出來，竟好像臨陣的猛勇將軍，執爨前驅，毫無瞻顧，要去和柳塘接戰，預備誓死拚命，不勝無歸以求打敗敵人，爭回本身的自由，簡直有些紅了眼，橫了心，既忘却害羞，也不知雙怯了，一直跑到門口，舉手敲門，裏面有人問誰，雪蓉聽出是寶山聲音，盛氣答了聲我，立刻大門開放，寶山迎着說您才回來，這本是句平常敷衍話，雪蓉却聽着這才字刺耳，也不理會，一直走進去，

進到中院，她已走得嬌喘吁吁，不知怎麼，把氣洩了許多，心中發怯起來，她立住略一沈氣，才又咬咬牙，便向自己房中走去，見窗內燈光明亮，不由心中發慌，自思最好房中沒人，容我歇息一下，就走入堂屋，黑越越的並未燈亮，及至掀起裏間門帘，燈光外射，只見床上烟焰蕭然燃着，柳塘正躺在迎面那邊，玉枝在外邊對面斜臥，以肘支床，給他燒烟，兩人似乎正在談着，柳塘面向着門，瞧見雪蓉，微微一怔，隨即很快的坐起來，叫道你回來了，雪蓉心中一跳，不知柳塘何以如此多禮，但隨即明白，他二人必然正談着自己的事，其實柳塘是因為正和玉枝談論雪蓉，突見她進來已覺不安，而且玉枝正低頭燒烟，口中還說着雪蓉，柳塘只怕她的話被雪蓉聽見，引起惡感，想使眼色相示。無奈她又低着頭，倉卒中未及思索，就說出這句話，一面招呼雪蓉，一面告訴玉枝，不過說出以後，也覺才字有着語病，正要設法遮飾，玉枝已從床上跳下來，迎着雪蓉道，姐姐回來了，外面冷不冷，吃了飯麼，說着又接過她的外衣，替放入衣櫥，雪蓉這時心中跳得好似擂鼓，暗自發恨，我怎這樣沒出息，現在並沒什麼可怕，心跳怎的，只可勉強抑制着，坐在床上，裝作疲乏之狀，只點着頭兒，且不說話，暗地裏竭力鎮定心神，柳塘因雪蓉去探母病方歸，雖明知說謊，但在理不能不問，就道，你娘可見好麼，雪蓉見問，覺得無可答覆，而且也不願多說沒人信的廢話了，就簡單的答出三個字道，好些了，柳塘這時已見她神色有異，頰上帶着醉紅，但面上大部顏色發青，而且眼光呆得奇怪，好似方跟誰嘔過氣，又好像預備和誰嘔氣似的，心中便料到必有蹊蹺，也就不再多問，只淡淡的道，媽了大家可以放心，玉枝接着又問雪蓉可吃過飯，雪蓉又點點頭，並不開口，玉枝也看出她神情可怪，不由愕然，就轉臉去看柳塘，這時房中突變得十分靜寂，大家都不說話，雪蓉心中只預備作正式交涉，神經緊張，已沒心緒敷衍，而且知道自己的事，早被看穿，這時不論說些什麼，也枉落他們嗤笑，不如且守靜默，好在事情已竟這樣了，就再冷淡些也不見得添什罪名，這是雪蓉的心理，至於柳塘既早知道雪蓉轉變作偽，出去不幹好事，料着難

回來時，必因心怯情虛，而竭力掩飾，沒話找話，花說柳說，却不料竟然出於意外，雪蓉回來，居然現出向所未有的冷淡態度，既不訴說她母親的病狀，也未會嬌為歡笑，只坐在那裏自己發怔，臉上神氣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模樣，就明白她心中必已有了打算，預備有所舉動，所以才不再掩飾她的行為，敷衍他人情感，因為她已把那些事看作不必需了，譬如兩國中間，起了交涉，論理應該周旋壇坫，恪守禮節，一切都遵循條規，運用詞令的，但內中一國已決意訴諸武力，自然就不屑再弄這些虛偽套頭了，柳塘想到這裏，也就不犯和她多說，只靜待發動，看是什麼情形，而且也不願玉枝再吃她的沒趣，就又躺在枕上，向玉枝道，你快燒啊，我還沒抽足呢，玉枝怔怔的應了一聲，又伏身燒烟，但不住瞋着柳塘，似向他問雪蓉情形可怪，是為什麼，柳塘只對她暗使眼色，教她不要說話，玉枝就不敢開口，只自燒烟，柳塘吸了幾口，見雪蓉仍坐在原處，不言不動，知道自己所料絕對不錯了，眼看事情將要發生，躲避因循，都沒有用，不如硬着頭皮挺身趕上，看個究竟，也好早些明白，勝你長此僵持納悶，當時吸完了烟，就坐起向玉枝道，我抽够了天已不早，你快去睡吧，玉枝知道柳塘打發自己回房，必有用意，但又恐自己走開，萬一柳塘和雪蓉嘔氣，不能放心，雖應了一聲，却挨延不動，柳塘又道，好孩子，快去吧，你方才不是說頭疼嗎，快回房歇着，別教我着急，玉枝聽他直替自己開路，知道不能再留，只可立起走出，玉枝走後，柳塘仍躺着吸紙烟，以為雪蓉可以發表意見了，不料她仍不言語，只照舊坐着，瞧着自己鞋尖，又等了一會，柳塘忍不住，就向她開口，作個引題道，今天你是怎麼了，看樣兒好像心裏不痛快似的，到底有什麼事，可以對我說，雪蓉這半晌，也在心中躊躇，屢次想要張口，只是遲疑，好不容易下了決心，想要發言，不料恰巧柳塘說話，她嚇了一跳，反而把話咽回去了，當時怔了一怔，才轉過臉來，向柳塘面上偷瞧，見他向來慈和而有風趣的臉兒，此際雖然欲容正色，鄭重發問，但仍沒半點嗔怒之意，嘴角還掛着焉然的笑，尤其那一雙觸處生趣，過物生愛，飽含慈祥意致的眼睛，使雪蓉一

行接觸，不知怎的忽然心中一陣顫動，立刻覺得禁受不住，似乎柳塘的和藹面容，慈愛眼光，本是世上最柔軟的東西，此際却好像變成最緊銳的物質，比箭簇槍彈，還要鋒利，還要迅速，直如挾着風馳電掣之勢，刺入雪蓉心坎，使她想起柳塘一往的恩惠情義，經年相處，雖是夫婦，而實際猶如父女，而且若向夫婦上面想，可憶的事尙少，若向父女上面想，感激動心的事可就太多了，再回想嫁後光陰，好像柳塘身旁，有一種似乎曉日和風的氛圍，自己生活其中，跟小時睡在慈母懷中一樣，可是並不自覺，還只嫌他年老，把一切好處都給忘了，如今已作出對不住他的事，被他面對面的問着，可怎麼說呢，真也奇怪，雪蓉本來對呂性揚的心熱得厲害，所以對柳塘的心也就冷到非常，由冷生硬，由硬生狠，中間又經瑤玉無意中的刺激，她回家時，實是抱着極冷硬的恨心，預備和柳塘作一回正面衝突，什麼恩義，什麼情禮臉面，全可置之不顧，必求爭得自由，達到目的，即使打到公堂，也在所不惜，却不料只和柳塘一對眼光，竟發生了這樣魔術似的結果，大約是柳塘慈祥眼光，恰能降伏她的沉迷心路，一相接觸，就把她深藏不露的天良，給發掘出來了，當時雪蓉只覺慚愧悚惶，好似罪犯到了公堂，惡魔屈於神座，赧顏垂首，不敢仰視上面的正大仙容，柳塘見她不語，就又和聲問道，你可說啊，沒關係，我怎樣都能依你，不必爲難，雪蓉聽了這幾句話，更覺中心如刺，一陣說不出的感動，似聞心中自語，我可不是人了，同時又似有一種力量，把她從椅上推落地下，撲地跪倒，熱淚直湧，嗚咽的哭起來，柳塘見她這樣，倒覺出於意外，但轉念便覺事在意中，也把自己的所懷疑的一切全證實了，明白雪蓉確是已有對象，決意下堂求去，但因自己相待不薄，難於啓齒，所以逼成這等模樣，當時暗自聳肩一嘆，又點頭一笑，就拉着她的玉臂叫道，這是怎麼了，你起來，我有話說，雪蓉仍堅跪不起，柳塘拉不動她，就逕直說道，雪蓉你不必難過，你的意思我很明白，這並非你不好，只是怨我，我要你作妾，實在是最大的一件錯事，因爲我作錯，才把你害苦了，現在我很明白你的心意和你的景況，不但完全諒解，而且自覺慚愧，本

來我老糊塗作了錯事，就誤你的青春，還儘自痴迷不悟，若長此下去，把你誤到何時是了，才逼你不得不自己打算，這怎能怪你，雪蓉，你不用爲難，我既負虧你在先，現在怎能不補償於後，放心吧，一切都可隨你的意，並且要我怎樣幫助，只要力量能辦，絕沒個不成，……雪蓉聽了柳塘這篇慷慨大量的話，更哭得不能抬頭，柳塘又道，你不要哭，我說句沒理的話，以前你我是那等關係，現在已然勾銷，我把你直當……當作玉枝一樣看待了，你的情形，我雖然未曾親見，但能斷定你在外面已有了可心的人，預備嫁她，要不然絕不會有這樣表示，我已說過完全許你自由，從現在起，你就是自由身體，和張姓毫無關係，儘可隨意行事，任意嫁誰，都不要顧慮我會干涉，不過雪蓉你還年輕，閱歷也淺，所以我還要警告你一句，現在外面年青人大都浮薄，可靠的很少，你可要長住了眼，別上人家的當，其實我並沒有見過你所認識的人，什麼模樣，只是這樣泛論，你可別疑惑我藉題攔你，我的意思以爲，你找到了這種地步，已經不可復合，絕不希望你再留一時半刻，你要明白，離開我是一件事，嫁人是一件事，你儘可立刻跟我分手，回到娘家，重新作你的韓家姑娘，慢慢物色可意的人，可不要只爲急於脫離開我，竟弄得慌不擇路，胡亂嫁個靠不住的人，自悞終身，你現在已經尋着的男子，是個怎樣的人呢，說着見雪蓉不語，就又說道，你當然不願說，我問也白問，不過我的話已然說到了，你雖然年青，可也不是小孩子，自己總有個打算，好吧，現在已到了這地步，你當然不便在這裏停留，我也不能留你，不如趁清夜裏，你快回家去吧，省得被人們看見，你也難堪，我也難說，至於你這一走，我還有點小意思，三千塊錢，算我賠你的嫁奩，還有這屋裏的東西，一切首飾，衣服箱籠，也全歸你，不過現在你不能帶走，得等明天我向銀行取出錢來，連東西教張福一併給你送去，你總可以放心我，就快去吧，說着就拉雪蓉起來，那知雪蓉不肯起立，反而俯首向地，連叩了四個頭，原來雪蓉聽着柳塘的話，心中感激慚愧，都達極點，直將一掃邪心，請求柳塘諒解，重與收留，甘心終身伺候，即到柳塘老死，也情願作個燕子樓中

的關盼盼，但再一轉念，又想到呂性揚，覺得幸福已在眼前，實難割捨，因此兩念交戰，持久不決，好像一隻天平，兩邊分量相等，但最後又轉了個念頭，便如在呂性揚一端投下個砝碼，立刻把對柳塘的一端顯得輕了，這念頭就是自己已然手險，在張宅無顏見人，勢不能另闢外宅，白去居住，此間既不可留，還是痛快走了也罷，至於柳塘恩德，只可來生再報了，她這樣想着，又聽柳塘說出寬厚盛德的話，勸她快走，她雖感愧萬分，但是意志已決，就趁着柳塘來拉，倒向下叩頭，以表感激之忱，叩完了頭，才慢慢的立起來，柳塘真是善於體貼，口中說着你這是幹什麼，但心中却很明她的苦衷，知道她此際神經震動太甚，中心茫亂，簡直不能自己有所動作，就挽住她的手說道，走吧，我送你出去，雪蓉真個處在他腋下，好似小鳥依人，跟着走出，到了門外，柳塘見窗根似有黑影一閃，倏而不見，似乎蹲下去了，知道必是玉枝，心想這淘氣孩子，你都要聽個明白，也不怕勞心，就仍領着雪蓉向外走，雪蓉這件交涉，辦得真個簡捷爽利，而又便宜，並沒費一句話，就把大事解決了，但她也實在無話可說，在外面自覺滿盤是理，一見柳塘，就覺所想的全說不出口，只剩下慚愧了，不過相喻無言，反而得圓滿的結果，但一走出來，她知道離別在即，從此和賈恩深義重的老人，不易再見了，心中萬分依戀，無限悽惶，她已漫漫了對柳塘的關係，直忘記他是自己的慈父，或是愛夫，成是好友，只覺是天地間唯一的好人，自己唯一的恩主，原諒自己無可原諒的過失，成全自己不值成全的前途，滿腔感激，恨不得以死相報，然而無可報答，一心依戀，恨不能作個奴婢伺候，然而在勢又不能相從，並且只剩了須臾對面，頃刻就要離別了，她胸中似有萬語千言，想要張口全吐出來，無奈悲緒壅塞，一個字也說不出，當時只把脚步放慢，似要多逗留一會，一面內心翻騰，急想吐露心緒，直掙扎到了院門，柳塘感覺雪蓉步履遲慢，似乎無力移動，一步步向前挪，最後竟停步不前，身體也漸向下沉，好似無力支持，將要跌倒，知道她這時必在慚恨交迸，天良人慾，把方寸心頭作了戰場，經過劇烈戰爭，已經大遭蹂躪，恐怕再有感觸，便承受

不住，將要像西洋影片中女子那樣暈倒，就急忙擁住她，低聲撫慰着，那知雪蓉忽一頭撞入他懷內，一手抱住脖頸，叫了聲我的可憐的老爸爸，隨即嚶嚶哭泣着道，我可對不過你了，柳塘聽着，只覺脊骨發涼，知道她是天良發現，感激涕零，才說出這話，不過這稱呼却來得刺心，她在這愛恩深重，無可報答，無可言說之時，竟然以父相呼，可見把一切好處，只歸作恩義，而不認作愛情，否則她也許作着最末的恩愛稱呼，由此可見我只配作人的老父，却不配作人的丈夫，換句話說，我作父親，能使人感恩懷德，若作人丈夫，那就恩德也變成仇怨事，想着心中喟然自傷，爽然自失，就不拾她的碴兒，只柔聲答道，你何必說這個，若提對不住的話，還是我對不住你在先，我忘記自己太老了，幾乎悞了你的青春，真是自私自利，不給別人着想，幸而現在你能自己覺悟，倒替我減輕許多罪惡，可是已把你悞得不少事，希望你也原諒我，雪蓉聽着，更是刺心，失聲哭道，你怎麼還這樣說，我簡直不是人了，天啊，我今世算負了你，將來不知幾世變牛變馬，才補得過你的恩情，柳塘道，別說廢話，只盼你得着個好丈夫，以好安心度日，作個賢妻良母終身幸福，我就不能跟你見面，聽着也是喜歡，雪蓉聽着，拉緊他的手，悲聲道，我還求您一件事，不知可以答應我麼，柳塘道，你說吧，我只要能辦，雪蓉道，我先問您，您可是我對您寒透了心，永遠不要見我，柳塘道，你還是把我當作鼠腹雞腸的人，雪蓉忙道，不，不，我不是說您還記恨我，是我自己覺得已不配再求您了，柳塘道，你只是自己胡思亂想，到底什麼事快說吧，雪蓉道，您既……我就說了，我沒別的，只是心裏捨不了您，她才說出這話，立覺走口失言，急忙咽住，本來既已下堂求去，怎還說捨不得，誰聽了也必認爲是虛偽的米湯，肉麻可笑，雖自己已際確實有此感想，但絕不該說出來，惹柳塘嗤鄙，不由十分愧悔，改口叫道，呸，呸，我說這個幹什麼，打嘴打嘴，你只當沒聽見好了，別管怎樣，我只求您以後還得跟我見面，容我稍爲盡一點孝敬的心，柳塘怔了一怔道，那……那個……在我倒沒什麼不可，可是在你……你方便麼，雪蓉道，那您就不用管了，

這是我的一點心願，我從此以後，過的都是您的日子，咳，怎能不思念您，若是不能見面，就要傷心死了，我也明白這裏不能再來，我的家您也萬不肯去，要常常見面，是沒法的，我也不忍總麻煩您，現在只求每年見兩三回，您看可以麼，柳塘聽着，很明白她是出乎真實的依戀，心中頗受感動，就道，可以是，不過你要仔細想想，不要爲這個悞了你的……雪蓉似已了解柳塘意思，接口答道，不，不，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糊塗人，您想感激您的只我自己嗎，將來和您見面，大概也不止我一個人，柳塘哦了一聲道，那又何必，你若爲着見面談談，自然可以，若是對我有什麼意思，那可多餘，我既不敢領受，你也得自己檢查，雪蓉道，別管怎樣，就算我自己也好，您已答應見面了，咱們定一個日子，每年兩回吧，一回在您的壽日，那天您家中自然得待客，頭一日也得喫壽，自然分不開身，那麼就定在您壽日的第二天，壽日在三月二十五，咱們每年三月二十六日，這是春天，另一天就在秋天吧，八月……中秋節……最好前幾日，就算初十好了，您記住，每年三月二十六，八月初十，在那兒呢，飯館不大合式，也許我們今年定好，到明年他關了門，還是我個永過不改變的地方，您想想，柳塘道，你非要這樣不可麼，好吧，那就……哦，每年三四月裏，我準要上西沽去看桃花，你定的正是時候，咱們就在那天西沽桃花下見吧，至於秋天，就在新月路的公園兒，你看好麼，雪蓉道，好，什麼時候呢，柳塘道，下午四點鐘上下，趕雨往後錯一天，雪蓉忽悲聲說道，您可許下我了，我的……老爹爹，我真沒臉說，別看我今天狠心捨了您，可是從此以後更忘不了您了，無論什麼情形，也必把跟您見面當作一件大事，常時總盼望那一天到來，您可別辜負了我這點兒心，柳塘點頭道，我明白的，咱們一言爲定，只要我在世上，準不會悞了這個約會，若是到期沒去，那就必是我病在床上，或者……雪蓉聽到這裏，知道他到底要說什麼急，忙舉手掩住他的嘴，柳塘住了口，握着她的手，徐徐放下，笑道，我這樣年紀，這樣身體還忌諱什麼，雪蓉凄然道，憑您這心眼兒，老天爺也得教您多福多壽，到我白了頭髮，就厚着臉皮，也

得前來叩賀的百年大慶，柳塘道，好，多謝你善頌善禱，但願如此吧，你……你快……該走了，雪蓉顫聲道，是，該走了，說着已穿過外院，轉入門洞，門房中的張福，聞聽脚步聲，在裏面問聲是誰，就要走出，柳塘應了聲是我，張福說老爹出門麼，我去叫車，柳塘用手抵住房門道，歇着你的，不用出來，也別開門燈，張福應了一聲，又退回去，柳塘才自己落了門鎖，開了街門，雪蓉深知他是體諒自己心理，此際必然不願見人，故而攔住張福，不由越發感激，及至到了門外，就握住柳塘的手道，你多保重，我走了，柳塘道，等我給你叫輛車，雪蓉道，我可以走着傭，你請回吧，見了太太和玉枝，都替問好，就說我雪蓉已經不是人，沒臉見她們了，柳塘道，咳，你說這個作什麼，說着見有一輛洋車走過，就叫到跟前，教雪蓉坐上去，柳塘摸身上沒零錢，就給了車夫一張鈔票，告訴拉到地方，雪蓉這時已顧不得和他說什麼客氣話，只覺滿懷悲戀，心亂魂銷，哀聲叫道，你可別忘了我，我……我再叫您一聲，爹爹，我走了，柳塘也覺一陣淒慘，衝口應道，好孩子，你去吧，咱們後會有期，不用難過，說着把手一擺，那車夫真個蠢如鹿家，不管他人離別，只因自己多得了錢，急待賣些力氣，以博花錢人的喜悅，立刻飛跑起來，雪蓉還在車上回頭招手，但倏然已拐了彎兒，兩下都不能看見了，柳塘望着車影消失，心中恫帳萬分，立在階下發怔，半晌才轉身踱入門內，自己搖頭嘆息，覺得滿懷悽楚，雖然對這事並非不能解脫，儘作纏綿，只是悽惻心情，無可排解，想到古時韓文公晚年曾失愛姬織柳，太白傳暮歲曾遺歌妾楊枝，都作詩寄慨，流傳至今，使後世讀了哀艷章單，發生惋惜，這是文人特有的一種衛生方術，遇有什麼傷心受氣的事，就作一篇文章，或是吟幾首詩，自抒哀怨，自寫胸懷，作完吟哦幾遍，便可塊磊全消，不致稍鬱傷身，所以自古詩人，向沒有得瘰癧鼠瘡，噎膈氣脹的，就因有這排遣方法，柳塘在這無可如何之際，雖然不免老淚縱橫，但一想到古人曾與自己有過同樣遭遇，立刻把滿腹悲思，變作一腔騷怨，想要作幾首感懷詩，以自排解，負手徐徐行走，心中哼着道，百劫推排餘白

髮，一生慚愧向紅顏，別枝蟬去聲猶咽，舊苑春來雪已殘……哼着又搖頭道，我真是腦昏心亂，不成東西，還是先回去歇會兒吧，她走得倒是簡捷，不過還嫌多事，若是拂袖絕裾而去，或是一聲不哼，我多麼神清氣爽，那才叫飛鳥各投林，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，不料她臨走還作如許纏綿，在她自然良心未泯，猶戀舊恩，却教我多添一番惆悵，咳，春來楊柳街頭齒，擺亂春風只亂飛，唯有小桃園裏住，留花不發待郎歸，咳，柳絮已經飛了，誰是我的小桃，難道以後還另娶一個，這一次還不够警戒我的，說着又哼了一聲道，古人就是這麼自待不薄，不知肉麻，韓述之到了什麼年紀，還自稱是郎，郎字乃男子的美稱，禿頭纒面，鬚髯如戟，還不知已老得教人討厭，居然以郎自稱，因為自居尚是美貌郎君，所以要個年青姐兒作伴，可是姐兒眼裏的他，却不是郎，覺得老少不類，美醜懸殊，委屈得不能忍耐，再遇到外界一點引誘，於是擺亂春風的飛走了，他失去美人，自然難過，可是無可怨尤，只能說是自造之孽，倘若早有自知之明，壓根兒就寡慾清心，任紅紫芳菲，只當過眼流光，不生留意，以後便是落盡桃花飛盡絮，也自與我無關，又那有許多傷感，想來真是冤枉，我並非不明白，不解脫，在前年太太去世之前，已經盡遣羣姬，以圖晚年靜養，到前室逝世，又娶繼妻，已嫌多事，那知她暗地姘上王廚，爲作移花接木之計，竟又替我多事，強令娶妾，才又弄了這些牽纏，如今害我受許多精神上的痛苦，臉面上的難堪，又向何人告訴，那位作俑的太太，當然不負責任，而且她明明發現雪蓉失蹤，還得向我詢問，我該怎樣回答她，想着搖頭嘆息，進入房中，將要挑裏間門帘，忽又心中一動，自思裏面已是一間空屋，真是室適人還，樓空鳳去了，想着頗有心怯空房不忍歸之概，但終於掀帘走入，見房中並不空虛，玉枝正在裏面倚枕而坐，因爲面向內方，瞧不見她在作什麼，再向裏走幾步，才見玉枝竟是淚痕滿面，正在傷心啜泣呢，柳塘一見，心想她必是在外面竊聽私語，知道雪蓉已然下堂，又見我送出門去，更覺雪蓉從此永別，再難相見，雖然鄙恨她的行爲，不願有什麼表示，但因相處經年，情感甚厚，一旦睽隔

，也難免中懷淒慘，所以就自己哭起來，想着就強笑說道，你這孩子哭什麼，真淘氣，方才你在窗外，不是全聽見了，雪蓉此去，是真正解決終身大事，從此都是幸福快樂的日子，你應該替她慶賀，何必哭呢，若為不忍離別，那更無須乎，我因為跟她有過這一層關係，必得自己檢點，不好和她常見，你却沒有關係，等出嫁以後，儘可尋她來往盤桓……才說到這裏，忽見玉枝切齒說道，沒有這事，永遠沒有這事，我憑什麼尋她，她可得配呀，柳塘聽了一怔道，你為什麼這樣恨她，玉枝哼了一聲道，這喪天良的東西，真作得出來，我還不恨她，她對得住誰啊，柳塘道，那你又何致這麼哭呢，玉枝搖首不語，柳塘以為她只是口硬，其實對雪蓉分毫無憾，但不知完全誤解了，玉枝最恨雪蓉的原因，起於她本身行為的尚小，起於由她的行為而影響柳塘者却大，玉枝只想柳塘是受了雪蓉的虐待和虧負，以為柳塘這些年紀，平日待雪蓉又恩深義重，雪蓉怎該負心把他拋閃，這事把老人暮年的僅有樂境完全給剝奪了，以後孤身隻影，寂寞淒涼，教他怎樣生活下去，玉枝這樣思想，越疼柳塘，越恨雪蓉，越恨雪蓉，越疼柳塘，所以她滿眶熱淚，與雪蓉無關，柳塘並沒悟到這層，反而怕她過於傷感，不住用言語勸哄，玉枝也不再哭，拭乾眼淚，凝眸痴思了一會，忽似若有所悟，點頭哼了一聲，臉上現出冷靜的笑容，眼光注在烟燈上，却收縮着瞳孔，似向燈內作從窺遠眺之狀，小嘴兒閉得緊緊的，下唇壓迫着上唇，手兒輕輕敲着烟盤的邊沿，柳塘看着她這付表情，好似平常人受了什麼委屈，因而發動了堅毅的心情，打定了主意，要作給別人看着似的，不由詫異問道，你想什麼，玉枝搖頭道，我什麼也沒想，只奇怪方才的事，雪蓉一句話也沒說，只朝您下了一跪，就把事辦完了，你也不用她張口，迎頭給開了路兒，總共沒費一刻鐘，就送她出去了，這是多麼大的事情，只這麼三言五語，就一刀兩斷，您真簡捷，她也真便宜，柳塘道，這談不到便宜，她本來有着自由，我也不能限制她的自由，她想走就可以走，難道我還老着脸撒軟攔她麼，至於簡捷，更是富然的，世上只有成就一件事，較比繁雜，若破壞一件事，就很簡捷，大小事

都一樣，大如建立一個國家，元動艱難締造，不知若干歲月，幾經敗挫，才得到最後成功，但到亡國時，也許只需一個昏君，一個婦人，或是一樁荒謬的舉措，一次錯誤的戰事，都可以把多年基業，立刻覆亡，小如一所房子，蓋起來得費若干心血，用多少工人，經幾年工夫，才得蓋起來，但到破壞，只一把火就够，尤其像這種男女關係，更是如此；在結合時，還得經過一個時期的交際，一個時間的考慮，到雙方情願，還得有一個時期的籌備，一個時間的實行，才算成就一樁婚姻，等到內中一個對另一個感覺厭煩了，或是有了外遇，生了外心，這樁婚姻就算了結，應該說明一聲，上家握握手，道聲再會，立刻分頭各散，這是最爽快的事，有什麼麻煩，玉技驕着，味的一笑，由鼻孔噴出兩行鼻涕，急忙用手帕拭去，才笑道，教您說的多麼省事，柳塘接口道，不省事的就頭等混人，我也看見過不甘心的，一個解散，一個強留，或是一個相散，却不肯明說，只是尋事嘔氣，一個明知却不捨臉兒，成天彎弓拗拗打打鬧鬧，枉受許多氣惱煩苦，到頭兒還是不能維持，還有人到了黃河還不肯脫鞋，必得打到公堂，丟人現眼，結果還是判離的多，就是官斷不要離散，兩個仇人再湊合下去，有什麼意味，玉枝道，你真想得開，柳塘道，我不是想得開，是見得多，有了經驗，知道胳膊撐不過大腿，再說男女相處，只仗愛情維持，也就是只仗兩顆心互相連繫，若有一顆飛走了，強留下身體，比守着木雕美人還沒趣兒，木雕美人雖不懂得愛人，可也不懂得恨人呢，就像我這樣對付雪蓉，她去時滿心感激，不知說什麼是好，可是倘若我行使夫權，強留不放，她也許無可奈何的忍耐下去，再說女人雖然柔和，可是心比男人硬得多，一變就不會再回來，我見的很多，有的男子被家庭強迫結婚，對妻子十分憎惡，也許立誓不進她的屋子，也許一氣出去荒唐，但是他妻子若能忍耐，只守着自己職分作去，那男人終必有個心軟，和她恢復夫婦關係，常見有討厭妻子的丈夫，忽然因為偶然機會，使那妻子有了孩子，以後看在孩子面上便把厭惡的心消滅了，也有的男子忽然作出對不住妻子的事，在外面另有所歡，妻子在這時跟他吵打，只有多

傷感情。若是會的，就仍舊保持常態，不去刺激他，只耐心等着，終必有一日，發現丈夫跪在跟前，悔過求恕，還是男子，女子可就不然，她若嫁個不可意的丈夫，憎恨的心，永遠不能改變，消極的能够立下最大決心，把自己折磨死，積極的可以爲着另嫁男人，把丈夫謀害死，即使不走這兩極端，她也必永遠對丈夫敵視，使他終身沒有幸福，以報復他給自己的痛苦，還有女人若背了丈夫，另結情人，便是只有一次的，便是這一次只有極短時間，他的心也算一去不可復回，我只見過荒唐丈夫回心再愛他的妻子，却未見過會失身的婦人又回心再愛她的丈夫，玉枝笑道，您真把我們女子琢磨透了，簡直沒有好人，柳塘道，不不，好人多着呢，這不可一概而論，玉枝哼了一聲道，您不用敷衍我，我知道不可一概而論，可是只看眼前有雪蓉這樣一個人，就把別人全給代壞了，其實是誰好誰不好，往後瞧吧，柳塘聽着，以爲自己評論的過於尖刻，過於攏統，使她覺得刺耳，就笑道，孩子，你還小呢，我這些話是指那些浮蕩婦女說的，玉枝味的笑道，您幹麼拉上我，這跟我有什麼相干，誰好誰帶着，我才不掛這份叔伯火兒呢，像雪蓉這樣的人，真是一馬杓壞一鍋，怎怪人對女子寒心，她太不知好歹了，柳塘笑道，怎說她不知好歹，她才是太知好歹，比如說吧，我這糟老頭兒，跟一個西裝小夥兒，擺在一處，誰好誰歹，這能怪她麼；傻孩子，你也是快出閣的人了，別總說優話，玉枝哼了一聲道，我才不傻，您別總當我是小孩子，我比雪蓉小不了幾歲，再說，這是您說的，我也是快出閣的人了，柳塘聽着，覺得她忽然臉大起來，和平日的羞澀態度有異，正怔怔的望着她，玉枝已含笑立起道，天已不早，到吃點心時候，今兒該我伺候您了，說着也就不喚僕婦，自己走出，須臾用托盤取來幾樣小菜，擺在桌上，柳塘看她帶來兩隻酒杯，和一瓶湛碧的絲薄荷酒，就問你這是幹什麼，我不喝酒啊，玉枝笑道，咱們家裏去了一個沒臉的，應該喝杯酒慶賀慶賀，柳塘聽着，覺得她不該說這樣的話，心想玉枝今兒怎麼了，莫非因爲雪蓉的事，受了刺激，有些心神錯亂，就道，這又何必，你拿開吧，玉枝搖頭道，不，不，我說的玩話，實在因爲

她這一走，我心裏怪不好過，想喝杯酒解悶，慫也陪我喝點兒，柳塘倒信了她的話，心想玉枝向來不愛喝酒，除非遇有喜慶大事，被別人強勸，才喝上一兩盅，今兒也許是因雪蓉離別，心中抑鬱，故而借酒澆愁，其實自己也是一樣，就陪她喝兩杯也罷，當時便立起就座，玉枝斟上酒，再不提雪蓉的事，只和柳塘說些閒話，載笑載言的，衷期高興，柳塘見她這樣，才明白她只是替自己解悶消愁，故而如此婉轉承歡，不由深感她的孝心，也就放懷飲了幾杯，玉枝却只顧說笑，跟前一杯酒，只於啜之，呷呷並未飲乾，柳塘知她量窄，也沒強勸，及至喝過稀飯，一同離座，玉枝又伺候柳塘吸烟，柳塘因為薄醉，把烟吸進肚裏，便發生了消解酒力的作用，於是不免昏昏欲睡，屢次閉眼，玉枝還是不住叫喚着，柳塘迷迷糊糊把烟吸足，心中昏昏忽忽，想着應該叫玉枝回房安歇，今天旁邊沒有雪蓉，百需嚴守禮防，不能教這麼大的女孩子作貼身伺候的事，但他沒說出來，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好在吸烟人的打盹兒，並不像正式睡覺那樣沉酣，稍一驚動，便能醒來，不過今日因有醉意，就不似平日那樣清爽了，柳塘睡了一會，忽覺身體搖幌醒了，睜眼看時，一恍惚中見床上烟具已然拿開，被褥都鋪好了，耳中聽玉枝低喚，忽起來，脫了衣服好睡，柳塘含含糊糊的說，你快回房去吧，不用管我，我就這麼睡好了，但強着已被揪得坐起，把衣服脫去，跟着又覺搖幌，不住移動，最後才踉蹌了沉沉睡去，過了不知多大時候，他因喝酒口中乾燥，忽然被渴醒了，兩眼只睜開一點縫兒，見房中暗暗沉沉，好似只開着一檯燈，因為久居此室，由燈光便能認出位置，下意識的伸手過去，想向床邊所放的小几上摸取茶壺，却不料手方一伸，竟摸着柔膩的身體，雖非赤裸，却只隔一層單衣，柳塘不由一怔，他平日跟雪蓉同室，習慣睡在牀的外邊，伸手便可摸到几上東西，這時竟發現自己睡在牀裏，他雖仍在昏沉，但由這一點差異，使他想到雪蓉，同時記起昨日已經走了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咳了一聲，立刻將肘支牀，想要爬起，那知這時旁邊睡的人已伸手按住了他，發聲問道，你幹什麼，柳塘一聽這聲音，立刻大吃一驚，猛地掙扎坐起

同時旁邊的人也跟坐起來，柳塘不由發出驚訝抱怨之聲，連連咳嗽的叫着，張望四顧，好像置身無地，要向外逃跑，原來旁邊的人，正是玉枝，她身上只穿着淺粉色的絲製兩截睡衣，頸臂全露，這種情態，還是初次看到，而且床上的被子，雖有兩幅，却是橫着一幅在上面，一幅搭腳，這是最簡單的和合被式，柳塘平日和雪蓉也未曾作過這樣睡法，然而現在旁邊的人並非姨太太雪蓉。而是自己的愛女玉枝，柳塘怎會不驚訝欲絕，直疑是作夢，但作夢也太不應該，恨不得立時醒覺，但他在失措之間，已知不是作夢，看着玉枝，比平日好似另成一人，臉上不知在何時施朱敷粉，朱唇點作一櫻桃，顏色光艷照人，再加上那件粉色睡衣，和裸露的玉臂粉頸，簡直成爲一個風情瀟灑的婦人，再不是方才嬌稚樸素的女孩兒了，世上女孩兒，固然人人都有此變化，有此風光，但得分別對人面前表現，若對她的丈夫，自然理所當然，外人也不會看見，但若表現於回頭老父之前，那就把老頭兒嚇壞了，何況柳塘已把玉枝當作親生女兒看待呢，在驚赫中間，還有許多不能形容的感覺，玉枝本來一直未曾入寐，神智清明，這時看出柳塘驚惶失措，就湊近他身旁，想挽住手說話，不料柳塘已經想出個中原委，忽然大驚如狂，叫了一聲，猛從床上爬起，滾落地下，頓足叫道，你這孩子，真是混到頭兒，什麼道理，這樣胡鬧，你是要把我急瘋了呀，玉枝坐在床上，滿面通紅，窘急無措，只把眼望着柳塘，隨又低下頭去，似乎沒料到柳塘有此一舉，不知如何應付是好，柳塘叫着，見衣架掛着她的旗袍，就取下來擲到她面前道，你快起來，回你屋裏去，說完坐在對面椅上，吁喘氣，玉枝接過旗袍，披在身上，忽地跳下牀來，走到柳塘跟前，柳塘揮手不教她近前，玉枝已撲地跪倒道，您別生氣，這個我……柳塘連聲咳着道，我不是生氣，你這……這算什麼，玉枝嚙舌欲言，却又格格難吐，淚流滿面，哭着說道，我也知道這樣不對，可是我……我……您得體諒我的心啊，雪蓉那樣狠心走了，我又正提着親事，不久也得離開，只剩下您一個人，誰伺候您，您疼了我們一場，到了這落魄伶仃孤苦，我想着多麼心疼呀，所以自己打算不再出

嫁，永遠伺候您，可是料着您必不肯答應，才想了這個法兒，只想這樣一來您就推不出去我了，現在您也別生氣，得想開些兒，我原來不是外面作姨太太，暗地當您女兒麼，今兒您收下我，還像當初一樣，只於頂着雪蓉的窩兒，好得貼身伺候您，說着又推着柳塘叫道，我明白您的好心，萬萬不肯這樣，可是您也替自己想想，往後我再走了，您不太可憐麼，這家裏有誰是您的親人，誰能真關心您，好……您別固執，就把我留下吧，這也不丟人，我就是姨太太，知道細情的只有雪蓉，她也已經走了，說着見柳塘矇目向着窗戶，似乎刺激過甚，神經已然麻木，就又說道，您別想不開，我還小得很呢，就再伺候您二十年，也不過三十多歲，到那時還可以……可以嫁人，一定嫁人，絕就悞不了終身，你不用介意那個，就留下我吧，要不然我也要把那姓唐的親事打退，永不……我本想那樣，只爲料着只給您作女兒，您絕不許我老在家裏，所以才走這條道兒，教您不能打發我，現在……說着回頭看看床上，又道，現在就算我作錯了，可是已然這樣，您也只好將錯就錯了，得，不用再尋思，快歇着吧，柳塘此際直如遭到驟然降臨的意外災患，心中沸亂得完全失却平日鎮定工夫，在玉枝跪訴時，他才得體會玉枝的深心，覺得她實是因爲雪蓉離去，自己老境堪憐，就決意犧牲終身幸福，拋捨少年郎君，安慰殘年槁叟，但明知難得允許，忍着羞恥，作出這操切舉動，真是用盡了苦心，然而反本追源，只出於惜老報恩的一念，因爲我竭力愛護成全她，她才不忍看我挨受淒涼痛苦，決意自己犧牲，看來她的舉動，雖然荒謬，然而在動機上是正大光明，方才的情形雖然猥褻，然而在她的心中却是純潔得不染纖塵，這孩子真是太可愛了，太可感了，世上有雪蓉那樣的人，居然也會有她這樣的人，雪蓉雖不爲負我過深，玉枝却報我逾分了，我對雪蓉的下堂求去。還可以從容應付，對玉枝的意外行動，却真感覺爲難，她雖出於好心，我可怎能容她胡鬧，想着又露玉枝軟語央懇，要自己默認，並且竭力解釋不會有悞終身，在自己百年之後，必要嫁人，這種純摯的意思，不知她怎樣想出來，柳塘忍不住痛哭直湧，閉了閉眼，重又睜開，

才嘆息道，孩子，我現在怎能跟你生氣，可是你太教我難堪了，咳，你不用多說話，你的心我全明白，只是爲着可憐我，才作出這糊塗事，我也不能抱怨你，只能當你是小孩兒胡鬧，痛快說一句，方才的事，只當作夢，算是過去了，你別把這個看重，比如我在二十歲生了兒子，你也不過是我的一個孫女，往大裏說，也只够個女兒，小女兒跟老爹，也沒什麼說的，你是我的女兒，就算我把你從小時抱到長大，天天在一床上睡，也並不稀奇，你多麼傻，還當這一來就正名定分了，真是可笑，所以我對你方才的事，只覺得是小孩玩耍，三五歲的小孩，常把一條手巾蒙在頭上，穿上母親的褂子，假裝新娘，跟她的哥哥弟弟，學作拜天地玩兒，大人看見連說也不說，還覺得好笑，那本不值得說啊，你也是一樣，不過來跟老爹胡鬧，未免該打罷了，說着就伸手把她拉起來，玉枝仍堅跪不起，想要說話，柳塘一沉臉兒道，你就老實聽我的話，不要再說，我也不願多說，你也替我想，我活了這樣年紀，向來是怎樣個人，難道就會一時糊塗，把廉恥良心全喪了，再說還有一樣，你得明白，我今年五十多歲，一向沒有兒女，好容易得着了，知道我心裏多麼高興，簡直看你比親的還親，有許多希望都落在你身上，也有許多體己，要傳到你頭上，你該知道你這女兒對我多麼重要，現在作出這事，我完全原諒，只覺得你是太疼我，更看出是對我不孝順，只是年少糊塗，把事作錯了，從此我父女的感情，更要增加百倍，我從這事上，知道你無論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，準忘不了我這老爹，我算是老來有靠，心裏高興得很，可是你若再發糊塗，就教我傷心了，玉枝聽着，知道柳塘意思堅決，自己的希望已成泡影，白白的留下一場無聊的痕跡，心中甚覺難過，含悲說道，您一定不許我孝順，我……我這算什麼，柳塘笑道，傻孩子，這樣怎能說是孝順，只把你爹看得不成人罷了，我很原諒你這孝順的心，可不能承認你作的是孝順的事，玉枝點頭道，我也明白，可是我要規規矩矩的孝順您，您可答應麼，柳塘道，我盼的是什麼，怎麼不答應，玉枝道，那麼我還求您把那姓唐的親事打退了，我留在家裏，伺候您到老，柳塘道，你這胡攪歪纏怎麼沒完

哪，終歸是不明白，我把心思都告訴你吧，我沒兒沒女，連近支同族都沒有幾個，後院的太太，你知道她跟我是掛名的夫妻，所以我在這世界上，簡直沒有親人，到現在才得了你這女兒，雖是外姓，可是你這樣有良心，我已把你當作親的，老年和身後的希望，都托在你身上了，所以我給你說這姓唐的，就因為他也是孤身一人，日後可以招贅進來，跟我一同居住，那時不但你不離開我，還從你身上給我引來半個兒子，你們兩個人一同孝順我，不比你一個人強，到你們有了孩子，過繼一個作我的後代，教我們張家不斷香烟，你對張氏祖先都有功勞，再說到你有幾個孩子時候，我可以抱孫爲樂，那就又給換個新世界，改了新生活，我孤寂半生，到老來居然兒孫繞膝，你想多麼幸福，這幸福全指着你，你難道不願意教我享受麼，玉枝聽柳塘說出對自己的真實希望，而且說得興會淋漓，仔細想想，果然他的道理正當，而且要把唐棟華招贅進來，自己便可以長久在他面前，和原來希望正相符合，這樣還比自己辦法更好，因爲即使依着自己辦法，也不過留在家中伺奉，只能使他的身體舒適，仍無解於晚年的寂寞，依他辦法，可以使家中增加新的人口，增長新的活氣，倘若唐棟華是個懂事的人，能和自己同心安慰老人，再能生幾個孩子，老人家真就許由此得到老福，快快活活的多活上幾年，那打算我報了他的厚恩，玉枝這樣一想，便完全屈服於柳塘的意見，把自己原來意思都打銷了，她從雪蓉走後，安了犧牲自己的心，就一直對柳塘沒有稱呼，只以愆字代表，因爲她已決定要拋棄父女稱呼，另改名詞了，如今既然失敗，回想自己作事莽撞，又不勝愧悔，這才叫多此一舉，無端的弄出這一回事，雖然已經打銷，但已落了痕跡，日後想起來，終難免不好意思，不由心中輾轉難安，就向柳塘叫出她半天沒叫的稱呼道，爹爹，您的道兒一定對的，我實在太糊塗太莽撞了，這麼一來，不但惹您發怒，我自己也……這不是往臉上抹屎麼，往後怎麼好意思見人呀，柳塘接道，咳，你又發暈了，這算什麼，頭樣只你我知道，二來我明白你完全出於純潔的孝心，好像一張白紙，上面連個黑點兒都沒有，三來開了半天，只是你自己心裏折騰，好像

有了什麼似的，其實有什麼呢，一切都和平常一樣，再說實了，就是方才，在你好像越了禮，可是以前不也常這樣麼，今天只不過短了個雪蓉，短了她碍我父女什麼事，再說我跟你有什麼避忌，你十五十六，我五六十，就是素不相識，也沒有嫌疑，你別疑惑我會把這事記在心裏，以後對你要疏遠了，那是錯想，我不但把這件事忘了，簡直沒當是事，還對你親上加親，更免去避諱，從今天起，你不是要在屋裏伺候我嗎，就在這屋裏同住好了，可得趕快回你房裏把裏面衣服換了，我不要再看那樣兒，玉枝聽了，不由臉上一紅，越發埋怨自己，作那糊塗事，還不够受，還另外加這佐料，如今又多一番沒趣，柳塘見她難堪，就又說道，外面也許很涼，你不願出去，就在這屋裏尋雪蓉一件換上吧，玉枝強笑道，我身上這套，還是雪蓉的呢，我那有這樣講究的東西，難道慫不認得，柳塘心想，我向來沒見雪蓉穿過，更不知她有這東西，大約雪蓉買了這套睡衣，又覺不屑穿了給我賞鑑，就收起不用，玉枝不定在什麼時候看見，她那初通人事的幼稚心靈，就起了神秘的觀念，以為雪蓉和我同宿時，必穿這衣服，所以她今天就借用了，想來真有些可笑可憐，但由此也可看出雪蓉對我如何涼薄，我一直受着精神上的虐待，尙不自覺呢，想着就道，既是她的，你換下來給收好了，還有煩你的事，明兒早晨，你把這屋裏東西收拾一下，除去原有的傢伙陳設以外，只要是雪蓉來後才置買的東西衣服，不論值錢不值錢，一概給裝進箱子，教下人網好，等我醒了，再派人送去，玉枝點頭道，好吧，我明天就收拾，可是您今兒夜裏不能在這屋睡了，要不然我早晨收拾東西，準給您吵醒，柳塘想了想，就道，我上你房裏去睡也好，咱們多穿點衣服出去，不要凍着，玉枝應了一聲，就扶着柳塘走出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白髮心孤殷勤寄憐女 紅鸞星動宛轉賦宜家

話說柳塘要到玉枝房中去睡，玉枝就伺候他穿上長衫，又披了一件斗篷，自己也加件衣服，才出屋穿過院子，進了玉枝房裏，玉枝重鋪好了床，教柳塘睡下，柳塘也教她在床尾睡下，二人中間隔了隻烟盤，各自安歇，但玉枝午經過若大刺激，如何便能入睡，但又不願被柳塘看見自己不安，就屏息合眸，不敢轉側，直過了一點多鐘，方才有些朦朧，忽覺旁邊微有繚絲之聲，接着床柱微搖，似乎柳塘已坐起來，玉枝想要問他要什麼，但又不願柳塘發現自己還沒睡着，就照舊裝睡，過了一會，只覺柳塘移到己身旁，玉枝不由心內亂跳，因是側身而睡，就偷開眼縫，只看見柳塘兩隻膝蓋在尺許以外，似乎正在對自己跪着，隨覺有雨點似的水滴，由上而落，知道柳塘正在流淚，心中更覺驚疑，把身體都僵木了，接着就聽柳塘發出低沉的聲音，好像禱告似的，叫着我的孩子，我的有良心的孩子，上天知道你純潔，我明白你的苦心，求上天幫助我，報答你的好處，教你一世幸福，你是我的親女兒，我將來把一草一木都傳給你，可惜我早先揮霍得太多了，能給你的太少，若是早知有你，我一定勤儉度日盡力給你留一份像樣的產業，現在我能給你的恐怕沒有許多，我又老了，不能再出去掙一份家業，真怪對不住你，不過我從此以後，只要有點力量，總得替你盡到，因為你是我獨一的親丁骨肉，以前我對你只於好行其德，並沒有很深的連繫，到今天才確實認定我們是親父女了，你雖不是親生，我已當你是親生，在二十年前，我會有過一兒一女，都在未週歲前死去，男的叫虎兒，女的叫小蘋，倘然他們活着，我現在何致成爲畸零的人，可是今天我心裏覺着小蘋並沒有死，只是離開我多年，到如今才回來，已變成你了，你就是小蘋長大，我的孩子，我的親女兒，爹爹從今可得着你了，往後的日子，都是爲着你活着，還可以活得高興，天啊，你大概自己也不知道，在我身上作了什麼好事，雪蓉拋棄了我，給我很大痛苦，也許從此變

頹唐下去，那知你跟着我作出這件糊塗事，使我發現這世界上還有個真疼愛我的人，消解了雪蓉給我的痛苦，我失去一個同床異夢的無情伴侶，却發現了一個真誠純潔的骨肉天親，這好像丟了塊瓦礫，得着顆明珠一樣，而且明珠被瓦礫埋着，瓦礫不去，還着不出明珠，雪蓉走得正好，謝謝她，教我得着個親女兒，簡直就是小蘋復活了，方才我還覺着上天對我過於殘酷，現在才明白是十分仁愛，連一天的痛苦也沒受到，立時就給我幸福，說着又嘆了一聲，似乎低下頭來，隨覺他那顫動的手，摸摸自己頭額，又將被角給塞了一下，便縮手回去，半晌沒有動靜，玉枝知道他必在怔怔的瞧着自己，眼光射出慈愛的光，像個母親呆望睡中親子一樣神態，不由心中感動得一陣灼熱，一陣悲酸，玉枝自幼失去父母，向未享過骨肉的愛情，根本不能知道是何滋味，雖然自入張宅，便視柳塘爲父，但也終覺隔膜，這時才感到一種向未領略的情味，同時也發生了向所未發的情感，因爲柳塘說把她當作亡女復生，她也意識到自己久未記憶模糊的父母隱覺自己的亡父也復活了，這時二人的精神，在暗中互相糾結，雖然毫無血統關係，強要認爲骨肉之親，似乎有些勉強，但是並不勉強，因爲由愛情的作用，使兩個靈魂互相融合，雖然肉體上仍無關係，精神上却已留下連繫了，這種心理，可以由朋友夫妻上得到印證，朋友夫妻，本是生人，忽然合到一處，因爲情感恩義的連結深厚，常會在精神方面發生奇蹟，而父子兄弟，反有時冷淡無情，這就可以證明後大的精神結合，也會勝於先天的血統關係，但這時的玉枝，對於柳塘，不但靈魂融化爲一，並且由靈魂的融合，好像都承認在血統上也有關連了，這是由情感所生的微妙作用，未經身歷的人，是沒法領會的，但玉枝此際雖然感動至極，但仍不敢張胆，只是眼淚却已忍不住直流下來，浸濕枕函，柳塘並未看見，過了一會，他就又退回床頭，自己吸了支紙烟，飲了口水，方才躺下又睡了，玉枝才明白，柳塘前半夜並未入睡，因爲滿心懷着感念，無可發洩，所以趁自己睡着，他就起來對自己下了一跪，以表他的感激，並且對天立誓，訴明他的事，這才安心理得的又睡了，看來老人性情，真是純厚，簡直是個不更事的執

氣青年人，受不得別人一點好處，我只因受恩深重，想要犧牲終身，安慰他的老境，這本是一還一報，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，他何致這樣的感激得要命，我又怎承受得住，以前的事且不管他，我以後可得對得住老人家，無論到什麼時候，老人家總是我心上第一個人，我便嫁了人，丈夫兒女都得靠後，我現在就算對天立誓，從此我也爲爹爹活着，必得他安樂舒服，我才有安樂舒服，倘若我所嫁的人，對他變心，我的兒女，對他不孝，我甯可拋夫棄子，也得對得住老人家，今天我對天立誓，以後若稍改變心腸，老天教我遭到最慘的報應，玉枝禱念着，眼淚還不住流，一陣莫名的傷感過去，忽又轉爲喜慰，想到自己自幼孤零，行將墮落，想不到得遇柳塘，境遇一變，由他成全，眼看就要出嫁，向人生大道走下去了，但自己纔覺身世淒涼，沒個親人，將來出嫁，連娘家也沒有，這張府上雖然也算娘家，但實際有如嫁婢，未必長久來往，依然是孤單一身，除了所嫁的丈夫，別無可以依靠的人，萬一他待我不好，有苦都沒處去訴，如今想不到我一時作出錯事，又倒誤打誤撞的生出這番情誼，老人家把我當了親女兒，我也得了親父，在世界上不復孤單了，而且老人家許着將唐棣華招贅進來，和他同居，還把家產相傳，家產我到不在乎，只能不離家中，就處在首位，唐棣華好似被國主招作駙馬，對公主自然會特別尊重，試看探母戲中楊四郎對鐵鏡公主的情形，就可以保證夫婦必能和美，不出事故，再說這樣一辦，我還可以永遠侍奉老人家，不再分離，更是最愜意的事，看來爹以替我安排得處處可心，我簡直成了最有福的人了，想着心中十分安恬，似覺以後盡是幸福日月，快樂光陰，不但得到骨肉之親，家室之好，而且還可以跟所愛的人長久廝守，永無離棄，再加老人以家產相遺，此生更不愁貧窘，閉眼一想，直如看見自己將來白髮盈頭，仍是個享福的老太太，玉枝越想越覺舒心，但忽轉念到內院中還有位太太在着，柳塘方才滿口許着自己，好似忘記還有這個人，當然老人對太太早已義斷恩絕，視如無物，但太太在名義上還是一家之主，老人家在表面也不能不敷衍她，她到如今還不知我的真實身份，仍當姨太太看待，日後老人家發表真相，把我當女兒出聘，太太便未必承認，何

况還要招贅唐棣華進來，她一反對，這事情便不易成了，更莫說老人家以家產相付，太太怎肯把家業送給毫無關係的外人，她才只三十多歲，還要自己享受呢，我本來沒把家產放在心上，只要能兩全其美，使我出嫁以後，仍得侍奉老人，到他百年之後，我情願空身走開，但只怕太太不肯答應，她怕我得了女兒名分，便要爭奪家產，更怕招贅女婿進門，便要長久盤居，無法驅除，所以必然從頭兒就得拚命反對，看來這事還有麻煩，只不知老人可會想，以後我得問問，但是關於家產的話，怎能從我口中說出，就連招贅的事，也不是女孩子可以說的，我只好話提醒，暗示家中還有位當權的太太，看老人家怎樣說法，玉枝前思後想，直到天色將明，方才入夢，醒時已午前十一點，急忙起床草草梳洗，便到雪蓉房中收拾東西，因為她人小力微就叫准兩個女僕，幫着搬搬弄弄，世上女僕，大半是秦檜老婆王氏的後代，舌頭沒有短的，再加眼光淺薄，少見多怪，這時因雪蓉失蹤已自疑惑，再見玉枝到她房中拾掇東西，並且全部打疊歸着，大有搬動之勢，她們更覺奇怪，互相擠眉弄眼，女人十有八九，心裏不能存事，好像知道什麼不說出去，便要眼破肚皮，所以西洋故事上說，某個婦人，丈夫發了暴財，恐怕招禍，堅囑她不要告人，她為本身利害，果然緘默不言，但只忍了一天，次日實耐不住，就到河邊上秘密告訴了水波，以後每天去訴說三次，到底被河邊草中睡覺的人聽見，給報了官，她丈夫仍受了女人長舌的害，這直是有生俱來的天性，上帝賦與的特長，據生理學家考察，女子的生命，比男子為長，平均總能多活二三年，這就因為女子要說的話太多，若不給幾年時光教她們在世上說個暢快，到離世上了天堂，也要補足她的喋七，上帝耳根也怕不得清靜的，所以當時這兩個女僕，看見房中情形奇怪，當着玉枝，不便互相議論，只仗眉目示意，怎能消得胸中積滯，於是一個實管不住了，借着上茅房出去，到了院中，看見幫厨的小李由外面提筐走入，就叫着李爺，把他攔住，走到院隅，低聲問道，你知道二姨太太那裏去了，小李愕然搖頭，那女僕說了句真是怪事，就把所見的情形都說出來，而且加油添醋，不說玉枝收拾東西

，却說給雪蓉抄了家，刺刺半晌，小李因急於把所買菜蔬送進廚房，不能久陪，就把她拋下，自進去了，到了廚房，見王厨正坐在大椅上，喝着太太特賞體己好茶，小李把菜放下，動手切着，就把從女僕所聽的話，告訴王厨，方說了幾句，忽見那伺候太太的心腹哈媽進來，笑嘻嘻的叫老王爺子，太太教早飯添個十錦茄夾，要你自己動手，王厨仰着臉兒道，教她晚上再吃吧，茄夾弄着多麻煩，現在都快到飯時了，他把太太的要請，滿不在乎的逕批駁，就又問小李道，你接着說，前院姨太太怎樣，小李道，西屋的沒了影兒，不知那裏去了，東屋的正抄她的東西，那哈媽聽着，插口便問是多早晚的事，小李回答就是現在，荀嫂兒告訴我的，他正幫着抄哪，那哈媽聽了，覺得這是頭等新聞一件，自己應該急速問明原委，好向太太跟前搶頭報，就向小李打聽明白，立刻就脫開厨房，王厨很明白她的意思，只恨在白天自己不能搶先去報，好在以自己地位，犯不着跟她爭功，就咳嗽一聲，笑道，哈奶兒，慢點走，沒人搶你的先兒，小李聽着也明白了，就笑說哈奶兒，你得了賞，可得請客，哈媽噴了口唾沫，說句那有這些賞犒，別！但並沒說出所以然，就笑着跑出去了，到了上房，見太太正坐在牀上，倚着矮几，摸骨牌過五關呢，哈媽走到牀前，未曾開口，先作出張皇的樣兒，若在戲臺上作個碎催，來個咳呀老爺大事不好，倒是很不錯的表情，也許落個好兒，太太抬頭看見，不由一怔，但並沒像戲台上主角問道何事驚慌，只把骨牌推，硬了一聲道，你幹什麼，哈媽忙湊到近前，附在耳邊，低聲囁舌告訴她，且說且翻眼兒，又不住把脖頸伸縮，太太却轉着眼珠，鼻中硬作聲，又把脖子歪着，似乎耳朵被響得發癢，却不肯退避，只聳着肩兒忍耐，哈媽把事情報告完畢，才直起了腰道，這不是怪麼，我聽見就告訴您來，太太繃着眉說道，是呀，這是鬧什麼鬼兒，前院東屋裏的，向來沒在早晨出去過，再說西屋的爲什麼抄她的東西，老爺呢，哈媽道，老爺這時候怎會起來，還在西屋睡覺，看情形是有了事，就是老爺醒着，有事也得打慫個知字兒，慫是一家之主，誰沒得過您去呀，太太到很深沉的，聽了哈媽這激挑的話，並

沒表示，若換個別人，也許就暴跳起來了，所以古人說，勿聽奴僕之言，這種女子小人，天性萬惡，又沒有教育，惟恐天下不多事，平日只想挑撥是非，看個熱鬧，好從中取利，譬如一家四個房頭，各用一個女僕，倘若兄弟妯娌，全都和美，對女僕便視為無足重輕，可以隨意取捨，依法賞罰，女僕還有什麼落兒，倘若挑撥得一家人勢成敵國，互相仇視，互相偵察，那就都要需用心腹人了，這就好比周朝初興，國家一統，宇內清平無事，那般殺人的英雄豪傑，都得陞伏隴畝，橋項黃誠，沒世無聞，與草木同腐，可是淹沒了英雄豪傑，却幸福了國家人民，及至時世叔末，列國並峙，各不相下，互相征伐，就用着殺人的人才，個個都脫穎而出了，所以世亂才多，是當然的趨勢，但反過來便是才多世亂，那班人才，爲着自身成就，萬不容世上太平的，在列國時，許多說士政客，反復挑撥，每個人才都有一番作爲，每番作爲都是一場浩劫，一部列國，幾乎是這種人才的合傳，時勢產生了他們，他們再造成時勢，所以亂變相尋，直到六王畢四海一，才告結束，這此期中，只見一個個人才成名得利而去，一個個國家相隨覆滅，無量數人民跟着遭劫，這樣奴僕雖不配和英傑相比，然而將國比家，國亂在傑，家亂却在奴僕，男僕還好一些，又因接近男主人，男子心胸闊大，便有人挑撥，也常付之不理，女僕接近女主人，而女人心胸狹窄，却專聽這一套，一挑撥便能成功，例如大奶丫房中的女僕，說二奶丫手頭富裕，大奶奶以爲必是二爺在家產上作了私弊，一面向大爺告枕頭狀，一面向女僕再去打探，女僕得了臉，以後便沒有事實，也得假造幾樁，以爲邀功地步，二奶丫房中女僕，說大奶奶和三奶奶要好，背地常講說二奶奶短處，二奶奶於是跟大三兩位奶奶結了仇恨，暗圖報復，於是大奶奶爲偵察二奶奶房中私弊，二奶奶爲探聽大三兩奶奶的秘密，都把女僕當作最近的人，禮貌既要加優，賞犒更得加厚，女僕因而得其所哉，更莫說再尋機挾制，大發財源了，倘不挑得一家成仇人，她們地位便不重要，除了工錢別無好處，又豈能甘於寂寞呢，這是哈媽見太太並無表示，心中甚爲失望，自思怎這一砲沒放響呢，其實太太只於

面上沉靜，心裏早已動了，却並沒因她的挑撥生氣，因為太太本來就把外院的人視同化外，更不理會何人在柳塘面前得寵，只要她們能維繫住柳塘，不來管後院的事，就算滿意了，所以這時聽哈媽的話，並不氣忿，只尋思前院出了什麼事情，雪蓉何以失蹤，玉枝到她房中收拾東西，又是什麼原故，當時就立起來道，我到前面看看，到底怎麼回事，哈媽不知太太只出於好奇，還以為自己說話有效，她雖然面上未帶相兒，心中已沉不住氣，就道，可不得看看去麼，我攙着您，太太搖頭道，不用，你還是別跟去，哈媽撞了釘子，才停步不前，太太自己出房，到了前院雪蓉房門外，咳嗽一聲，就扭擺而入，見玉枝和幾個女僕，正忙着呢，幾隻箱子搭在地下，就噙了一聲道，你們這是幹什麼哪，玉枝一見太太到來，立覺心中亂跳，知道必有耳報神把消息傳了過去，她才來查看，自己雖問心無愧，但有些事情，尙守着秘密，不知柳塘將要如何發表，現在太太若問起來，自己將如何回答，若說錯了可不是玩的，想着只得先迎接招待，扶太太坐在床邊，又給倒茶遞烟，太太很客氣的說句你歇着吧，怎這時就忙起來，二爺還沒醒麼，雪蓉呢，玉枝聽着，已覺頭上轟的一下，暗道糟糕，我只怕她題這句，她偏偏就問這句，就含糊應道，他還在那屋裏呢，玉枝這話本是雙關的蒙混，算是指柳塘也可，指雪蓉也可，却不料太太已有先入之言，仍根究道，二爺自然在那屋睡覺，可是雪蓉在那兒呢，玉枝聽了，知道不能再含糊搪塞，心中一急，就說謊道，她沒在家，大概很早就走了，太太道，她上那裏去了呢，玉枝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昨兒她母親有病，回家探望，到半夜才回來，我也因有點不舒服，睡得早些，沒跟她見面，也不知什麼時候又走的，只在天亮時候被二爺叫醒，看見二爺在我床上躺着，告訴我，雪蓉已經回來一趟，跟着又走了，我就問可是她娘病得厲害，二爺沒答言兒，我又昏沉沉的睡了，太太聽了，似乎不信，看了她一眼，又道，就算她娘病重，你給她收拾東西作什麼，玉枝道，我也不知爲什麼，也是二爺在天亮時吩咐我，到早晨起床，把雪蓉房裏東西，都給打點一下，裝在箱裏，我起來就照他話辦，已經納了這半天

的悶了，太太聽着，雖由玉枝話中找不出破綻，但覺他心中必有秘事隱藏，不對自己實說，太太本來因玉枝是自己一手提拔，把她當作心腹私人，常喚到上房，說些私話，要她探聽柳塘和雪蓉的情形，對她報告，不過玉枝認柳塘爲父，自然心有所歸，意有所偏，怎肯把老父的事，報告太太，何況除了她本身，是件秘密以外，也並無可以報告的事，起初還含糊敷衍，常到太太跟前說些柳塘每頓吃幾盤飯，雪蓉最近買了雙鞋的話，後來漸漸連後院都不大去了，太太也看出她是叛變了自己，和柳塘雪蓉成爲一黨，就也不太加以詞色，愈來愈疏遠，見面只道家常，更沒私話可說了，這時太太見玉枝詞意吞吐，覺到必然有所欺隱，心中甚不高興，又想起舊時的囑兒，更暗地恨了她，冷笑說道，原來如此，我問了半天，跟沒問一樣，你倒真機伶，一問三不知，神鬼怪不的，玉枝聽了，惶恐說道，太太，我實在不知道啊，太太笑道，我想你也不知道，二爺是不愛說話的人，向來只教人作事，不告訴爲什麼，是不是，玉枝聽着，知道太太說的反話，柳塘有事，向來是娓娓而談，他不像太太所說，這無異指明柳塘必已告訴自己，只是自己隱瞞不告，不由窘紅了臉，正待分辯，太太已立起向外走，隨走隨言道，二爺快起來了吧，玉枝忙回答也快了，說着見太太已出了房間，就趕着說慫怎麼走，再坐會兒，太太擺擺手兒沒作聲，就出房回後院去了，玉枝見太太走了，心中甚爲懊悵，自思這都是沒影兒的事，無故惹太太不快，但我可能說什麼呢，倘若我說出實情，太太也許對爹爹有什麼想不到的表示，那時爹爹必要怨我多嘴，可是一謹慎又得罪了太太，真是遭殃，又想這事必是女僕傳過去的，否則太太不會無故上前面來，何況又在早晨，想着看看那兩個女僕，心中生氣，但也不好說什麼，就趕着把東西收拾停妥，一共四隻大箱，兩隻小箱，都是滿滿的，看樣兒起碼也值三兩千元，現錢首飾還不在內，玉枝心想爹爹真是厚道，雪蓉來時和我一樣，都是空身一人，如今離開，竟能幫走這些東西，她還是這樣走的，等於逃跑一樣，看來真是遇見好人了，爹爹如此盛德，不知怎麼上天不睜眼，不給個後代，又娶了個那樣的太太，雪蓉這樣的

姨太太，實在教人傷心，但想起夜間柳塘暗中自語，忽的悚然動念，莫非爹爹的晚年善果，該贖在我的身上，他半世淒涼，老境該得一點享受，這享受得由我給他，看情形確是如此，而且爹也以為發現我的孝心，就是他的幸福，我可別把自己看輕了，把事情看易了，一定要竭力盡心，達到他的願望，從此以後，老人家的餘年，都歸我一人担負責任了，玉枝就把箱子鎖上打發開女僕，才回到自己房中，見柳塘正在轉側，聽得步履聲，就睜開了眼，玉枝上前伺候他起床，柳塘向來習慣，是每天必起床漱洗，吃些東西，然後吸烟，不像那種懶人，早晨若不吸足了烟，便張不開齊，下不了床，這倒無關於烟癮深淺，而只在習慣好壞，吸烟的人慣什麼有什麼，柳塘却還未染惡習，所以早起便很清醒，吃過點心，玉枝伺候吸烟，便告訴雪蓉房中東西，已竟收拾停妥，柳塘聽了，記起昨夜的事，便喚進張寶山，教他拿捐子到銀行取錢，寶山去後，玉枝又報告太太方才到前院來，詢問雪蓉的情形，柳塘笑道，她何必管這閒事，這並碍她相干啊，玉枝道，這是她總問得着的，我因為沒得您的話，不知怎樣說是好，只可推不知道，太太好像怨我瞞她，很不高興，我憑白的得罪她才冤枉呢，柳塘笑道，你又不是不知她的情形，和跟我的關係，得罪了算什麼，不理她好了，本來咱們跟她是兩個人，割疆而治，我不去干涉她後院的事，她倒來管前院的事，撞釘子不是活該，玉枝道，老爺子，您可以這麼說，我可不敢，她總是一家之主，現在大面兒是我的主婦，將來還要變成我的母親，我得罪她不是遭孽嗎，玉枝這一番話，無形中把她所顧慮的事，都向柳塘點破了，柳塘聽了點點頭道，孩子，你不用發愁，沒有關係，我自然也希望你跟她不和氣，絕不縱着你反對她，可是她若對你有什么不好，你也不必介意，我一切都有打算，孩子你要明白，咱爺兒倆是一個人，我絕不能教你吃她的虧，受她的制，日後總有辦法，現在你只馬虎敷衍着她吧，玉枝聽了才明白柳塘早已胸有成竹，並非未曾經意，立刻心中一塊石頭落地，但還把疑惑的眼光，望着柳塘，似要明白怎樣辦法，柳塘已知其意，搖頭笑道，咱們晚上得工夫再說，你快給我燒烟吧，

我今天還是特別忙，你知道明天警子從北京回來，後天璞玉就該進廟修成正果了，我還得跟老紳董再打個對頭，璞玉那面……雪蓉走了，還得我自己去跟她說話，玉枝道，我去不成麼，柳塘道，你去說也忒不不可，本來是已定之局，並不用多費口舌，只通知她一聲好了，也還不忙，明天再說，……說到這裏，忽聽門外有人叫老爺，柳塘聽是寶山，就叫他進來，寶山把取來的錢交上，雪塘想了想，就教他退下，叫張福來，須臾張福來了，柳塘才要對他吩咐，不料門帘一啓，太太走了進來，玉枝吃了一驚，心想不定又是那個耳報神把她搬來，現在床上擺着現款，張福又待聽吩咐，爹爹當着她將要如何辦法，想着心中正在着急，却見柳塘欠了欠身，讓太太坐下，就向張福說道，你認識雪蓉的家吧，這裏的錢，還有她房裏四隻皮箱，你都帶着給她送去，見着她不用說什麼，只提我教送去的，要她給個收條兒，就回來，張福聽着愕然，但也不敢問什麼原故，只應了一聲，拿起錢來，向柳塘問明數目，就走出去，太太在柳塘說話時，似乎比張福還覺詫異，但她很沉穩的，當時並未開口，等張福出去，才道，這是怎麼回事，雪蓉回家幹什麼去了，你給送這些東西，柳塘笑道，我把雪蓉打發走了，她從此不是咱們家人了，太太瞪着眼兒道，咦，那爲什麼，你就……柳塘接口笑道，哈哈太太，你不知道，她到咱家來，就是來玩票的，當初因爲我喜歡她，就邀她來咱們這裏住一年，現在日期滿了，人家可不得走麼，再說我這年紀，也不忍就誤她的青春，所以在進家以前，我已告訴她母親，暗地替她找合式的主兒，現在我着了，出嫁有日，我自然得教她回去，又送給這點錢和東西，人家伺候我一場，我總得幫些妝奩，這也是早先說定的呀，太太聽着，似乎非常詫異道，那有這麼辦的，這可新鮮，柳塘笑道，這沒有什麼，我得替她們年青人想想，我太老了，倘若我現在這年當力強，也許不這樣辦，也許根本沒有這件事呢，太太沒聽出柳塘話裏的微意，就又問道，現在你已把東西都給送去，一定早已商量停妥，不會改變了，你短了一個人伺候成麼，柳塘道，沒關係，我有人伺候就成，就是前邊男下人也是一樣，昨天雪蓉母親來

，對我說已經找着主兒，我就教雪蓉跟她娘走了，她臨走要給你磕頭，又怕說起來不好意思，我就說不見太太也罷，我替你說一聲好了，本打算今兒上後邊告訴你的，你來了倒省得我去，太太笑道，告訴我幹什麼，雪蓉本不是我請來的，她很可以自來自去，沒有什麼，柳塘一聽太太腔兒不亮，就趁勢說道，你說她不是你請來的，哦，這兒還有一個你經手的呢，我得先告訴你一聲，說着手指玉枝道，她也快離開咱們家了，太太愕然道，怎麼，你這是怎麼了柳塘道，我今兒痛快告訴你吧，玉枝從進門那天，就變成我的女兒了，太太聽了大睜兩眼，說不出話，柳塘向玉枝道，今兒開明了也好，你就快給你母親行禮吧，玉枝聞言，立刻跪在地下給太太叩頭，太太這時似已驚訝失措，直到玉枝叩了兩個頭，才拉着她，向柳塘道，倒是爲什麼，你可把我鬧糊塗了，柳塘道，太太你別生氣，我並不是誠心騙你，當初你留下玉枝，恰巧我得着雪蓉，依你意思當然不許我不收玉枝的，而且她又那樣苦情，若把她退回去，依然得落進火坑，所以我只可答應了，可是她年紀太小，我也是跟她有緣，一見面就想到她應該給我作女兒，暗地商量，教她認我爹爹，哈哈，你不知道，我們這一年多過得挺有趣兒，我居然有了女兒，玉枝對我還是別提多麼孝順，可是怕你不高興，又怕下人胡亂猜議，外面兒並沒露出來，我既有了女兒，就得替女兒打算終身，從前些日托人張羅，已經說妥主兒，我正打算跟太太說明，給她辦喜事，不想雪蓉的娘，守着我的原約，也恰在一年後的今天，給雪蓉找着婆家，她倒比玉枝先走了一步，你明白了，說着又指着玉枝道，這孩子不但聰明，還有良心，咱倆有了這個女兒，住後就不太寂寞了，又問玉枝道，我跟你娘往後都指着你，你可得孝順，太太壓根兒就愛你，這一來娘兒倆更得親熱了，柳塘故意這樣向太太身上硬拍，太太當然沒法反對，只有含笑把玉枝拉到身旁，現出愛憐之意，又向柳塘道，你這事作得不錯，咱們居然有了女兒了，只恨怎麼不早告訴我，到現在我才知道，她已經快要走了，柳柳笑道，你還捨不得她啊，那好辦，日後她出了閣，自然常常回來應看，再說我也捨不得她，往後看吧，她這主兒只有

一個男人，公婆一概沒有，結婚後也只兩口兒過日子，我還許把他小兩口兒都接到咱們家裏住，來個倒招門婿，太太聽了，似乎心中反對，險兒一沉，却不明說，只來個不答碴兒，用話打忿道，現在玉枝快走了，雪蓉也給打發了，你在前院只剩一個人，那不太冷靜了，雖說男下人也能伺候，那總不是法兒，不得再弄個人麼，柳塘聽了暗笑，知道太太對自己的事，並不關心，雖然我把玉枝雪蓉全送走了，覺得詫異，但也只像聽到鄰家新聞而已，和她並無關係，不過我一說要把玉枝丈夫接倒招門婿接進來的話，她才覺和自己有了關係，因為對於家庭權利財產，都要發生問題，她心裏大為反對，表面不露出來，只打忿不理，但這打忿的話，似乎忘了她自己的身分，我把玉枝雪蓉全打發了，沒人伺候，她能想到另外弄人，能想到教下人伺候，却忘了她自己是我的什麼人，負有什麼義務，當然你不但不願意接近我，而且恐怕我攪擾她，我早就想到這一點，正要利用你所恐怕的事，給玉枝爭取地位呢，想着便笑道，還弄什麼人，我已經這樣年紀，又有老大煙癮，趁早自知意味，過幾年清靜日子吧，再說我既不忍就愧雪蓉的青春，怎忍再害別人呢，所以我昨兒會對玉枝說笑話，雪蓉跟她前後脚都走了，把我拋下，該怎麼辦，玉枝也主張另替我弄人，我就說不必費那種事，也不必造那種孽了，你們一走，倒成全我們老夫老妻，重圓一回房，等你走後，我就搬進裏院，跟太太作伴，另雇個女僕伺候，再有太太照顧着，早早晚晚，說說話兒，也不寂寞了，說着向太太笑道，你看這樣不很好麼，太太聽了，似乎大受震動，臉上驚訝懊惱的顏色，幾乎不能自掩，本來她是來看熱鬧的，却不料遇到了災禍，太太一向在後院，獨得其樂，晚上把院門一關，交通斷絕，院門以內，都是她的心腹人，那王廚每天午夜便進她的繡房，直到天亮方才出去，日日如此，幾乎成了習慣性，恍疑是正式夫婦了，如今聽柳塘要搬入同居，不啻斷絕她的生趣，以後不但房中安了隻眼，使王廚無法接近，而且換個枯槁的老人在房中起膩，她也不能忍受，太太想

着，雖然着急，却苦於不能反對，自來在舊式家庭中，丈夫有居住的自由，好像古時皇帝，可以隨意臨

幸三宮六院，作太太的自然切盼丈夫光臨，只有因不來而爭夕，却沒有把丈夫往外推的，何況太太還作着虧心事，怎好明白反對柳塘的移居，但她却知道這是重大問題，倘若實行，自己的快樂日月，就要中斷了，當時想了想，只可勉強笑道，你搬進去也不錯，只是怕你受不了，現在廚房下房都在後頭小院，跟上房只隔着一道穿堂門，每天早晨，蛤蟆吵灘似的，在你睡覺時候，刀杓亂響，再加入人們從堂屋出來進去，你怎麼過得慣啊，柳塘聽着，知道太太借辭拒絕自己，心想自從遠端夫婦以來，丈夫進太太的房，而遭到拒絕的，大約以我爲第一個了，但我正希望你拒絕，倘若歡迎，倒要了我的好看；這才叫麻桿打狼，兩頭害怕，只看誰能把誰嚇住了吧，就裝作被太太提醒，哦了一聲道，對了，你說的不錯，那後頭小院實在太亂，我怕受不了，太太聽着，以爲柳塘接受了自己意見，將要取消原議了，心方一鬆，不料柳塘又接着道，好在還有法兒，本來那廚房在西邊跨院，只爲出入不便，才挪到後頭小院，因爲那小院通着後門，下人出入可以方便些，可是從挪過去，就常丟東西，只可把後門堵了，下人還從前門出入，倒繞了角，不過因循着沒再挪動，現在我們搬回上房，就把廚房仍挪回西跨院好了，後頭小院只剩幾個老媽住着，也不致吵，這樣還顯着整齊，你說是麼，太太一聽，柳塘簡直是雙管齊下，剪除自己的幸福，不但他進去打攪，還要把王廚給趕出後院，這直等於發配邊遠，充軍不回，西跨院雖近在戶庭之內，但廚房一移出去，王廚就不能無端進入內宅，自己太太身分更不能儘向廚房裏跑，從此一道院落，兩道門檻，就變成雲山幾萬重，還不把人害苦了，但柳塘據理甚正，一時想不出駁辯的話，心中又急又恨，若不是太太年歲已大，頗有涵養，換個年青人，眼見幸福將被剝奪，情人將被隔離，以後的日月，將要變成寂寞淒涼，真可以因絕望而哭出來，但太太雖然強忍不露形色，內心却也似火灼般痛苦，本也難怪太太，所作的事，雖然失身蕩檢，極爲不堪，只是在她本身說來，早年爲父母所悞，大好青春，都在閨中消逝，中旬以後，才得出嫁，又嫁一個衰頹枯槁的丈夫，簡直靈肉全無着落，情欲兩不發舒，才逼得

堤防潰決，就近結交了王廚，成爲食色一體的結合，王廚在她灰心絕望之際，能够引起她的青春活火，使得認識了向未領略的人生趣味，進入了向未到過的美滿境界，試想她怎會不把一腔熱血，都倒在王廚身上，把他看作性命一樣呢，如今柳塘隔離王廚，直等於毀滅她的性命，但是常人到了性命交關之際，必要掙扎呼號，力圖自救，而太太所處的境地，竟爾不能稍現形色，只有把萬般苦痛，深閉在心中，隱忍挨受，這是什麼滋味，還虧她尙能自持，在昏亂無主之際，漫應着道，這一搬動，可够麻煩的，柳塘道，這不是忙事，我不過先說下攔着，實行還得些日子呢，玉枝出閣以後，再教他們慢慢的搬，說着又笑道，想起來好笑，前者給玉枝作媒的一位老太太，給出了個新鮮主意，若依着她，全不用挪動了，太太一聽，霍然問道，什麼主意，柳塘笑道，她那是奇想天開，不能辦的，她說男家只姑爺一個人兒，並沒父母，教我把他招贅進來，一同居住，玉枝就可以照舊伺候我，還多了個姑爺作伴，盡其半子之勞，我就說這萬萬不成，頭樣兒我不願意倒招門兒的事，二則玉枝在家伺候我，出了閣就是人家人了，難道不陪伴丈夫，還給娘家人當梅香呀，太太你看不是笑話麼，太太聽了，只把眼珠轉了幾轉，並沒接話碴兒，柳塘也沒向下說，另把話鋒轉入玉枝的婚事，太太問了問男家的情形，又說些閒話，便借着開飯爲由，走了出去，柳塘在她走後，望着玉枝哈哈大笑起來，玉枝納着悶，問他笑什麼，柳塘笑道，我這人向來不好動心眼兒，現在爲着你，不得不冒些壞了，大纔你也明白，我要把唐棣華招贅進來，太太沒個不反對的，所以我預先擺個道兒，教她自己鑽圈，玉枝還不明白，問是什麼意思，柳塘道，你沒聽見，我要搬進上房，把廚房挪到西跨院麼，這一着簡直要太太的命，她心裏不知怎樣着急，可是我隨着給開了個路兒，說倘若把玉枝姑爺招贅進來，我就可以不往上房搬，廚房也不必挪動了，玉枝才哦了一聲道，原來是這麼個彎兒，只是您怎又說是別人主意，自己並不贊成呢，柳塘笑道，我不贊成，是等着她贊成呀，現在把這件難題，埋伏在太太心裏，很够她焦心些日的，她大概想倒頭兒，總捨不得教王廚子挪

出來，更反對我搬進去，要消滅這件事，只有一條道兒，我已經告訴她了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，太太必出頭作主，把姑爺招進來，玉枝聽着，方才明白，笑向柳塘道，可真比不了念書人，肚子裏真有韜略，難爲您怎麼想的，柳塘笑道，還有什麼稀奇，我敢說是個有智謀的人，這些年積存的學問閱歷，就作什麼大事，也够用了，只可惜沒人知道我，只得在烟榻上消磨歲月，如今出個小小的壞招兒，你還是藉略，真教我臉紅，你要明白，這不是很光明的事，跟太太那樣的女人動心眼兒，簡直丟人，不過太太這幾年，也太把我看得沒出息，當小孩子似的捉弄哄騙，我閉着眼不瞧，她就當我瞎了，其實任什麼事也格不住我在烟榻上一閉眼兒，好主意壞主意立刻就來了，不過想儘管想，却向來不去實行，這就是好人壞人的分別，好人受了別人欺侮，也常常發生意念，想出狠毒辦法，只是想想就算了，萬不肯真個去辦，若是壞人就不然了，想出主意，一定要作出來，說到太太，她一向教我生氣的時候很多，我常打算用厲害手段對付她，只於每次想出法兒，就再尋思一下，她被我這樣對付，將要怎樣狼狽，這一尋思，就只當已經辦過了，心裏好笑一陣完事，今天還是因爲你的事，我才初次對她開了個小小的玩笑，她已經受不住，大約在十天半月裏必要失眠的了，我倒後悔有些殘忍，玉枝聽着，忍不住啾啾一笑，柳塘道，你不要笑，我也不是賤骨頭，也不是假慈悲，實在對太太有着特別的原諒，你要明白，十幾歲的女子，還許不懂討厭老頭兒，到她那歲數，因爲比年青的更需要年貌相當的丈夫，就更討厭老頭兒了，嫁給我簡直受了天大委屈，自己想法兒抵補這缺欠，並不算是罪惡，所以我向來默許她自由行動，絕不追究，只爲處在衆目之下，我恐怕受不住人們譏笑，不能進一步的成全她，倘若我們現在在什麼沒人的荒島上，早就主婚教她作王太太了，玉枝笑道，您也太愛成全人了，這樣成全，我還是頭一回聽見，您的好心，真是替誰都想到至矣盡矣，只是不替自己打算，柳塘道，我何嘗不替自己打算，不過打算自己，也得打算別人，比如說我教王廚搬出後院，知道太太着急，還替她可憐，您瞧着好笑，其實這是一樣的事

，我想想我的烟具，再想想她的王廚，就替她難過了，現在我天天得抽幾頓烟，少一頓也過不得，你忽然把煙具拿走了，請問是不是缺德，王枝聽了，略一尋思，不得在床上打滾兒，叫道，你真嘔死人，難爲怎麼想來，王廚子敢情是太太的烟具，莫怪那樣黑漆亮光的呢，但不知太太離開烟具，也會打嚏噴流鼻涕麼，柳塘正色道，小孩子不許亂說，也怨我先引頭兒，你就跟着來了，這是不應該的，王枝聽了，猛悟自己太放縱了，方覺臉上一紅，就聽外邊有人叫老爺，王枝聽出聲音，便向柳塘道，張福回來了，柳塘喊了聲進來，張福走入，報告錢和箱籠全交到了，柳塘道，你見着姨奶奶了麼，張福道，姨奶奶在屋裏，沒教我進去，東西都是姨奶奶的老太太接收的，不過姨奶奶隔着窗戶說了幾句話，柳塘道，她說什麼，張福道，姨奶奶說，教我替謝謝老爺太太，她這一世也忘不了好處，說時好像很難過的，王枝又給了一百塊錢，一半賞我，一半給我們下面夥伴分分，柳塘聽着，見張福滿面疑惑之色，就向他道，好吧，你從此不要再叫她姨奶奶，她已竟不是張家的人了，你對外人可以不提，張福應聲走出，王枝向柳塘說道，雪蓉還懂得難過，真算不易，柳塘道，別這樣說，她也並非沒良心的人，得了，不談她吧，我快吃飯，還得出去一趟。王枝就出去教僕婦開飯，飯後柳塘吸足了烟，就跟王枝一同到街南院去見璞玉，璞玉正因出家日期已到，又無法和警予通消息，懊恨憂煩，慍如病，夜間一直沒睡，怨恨雪蓉悞了自己的事，但是輾轉思量，結果權衡輕重，把一世的幸福，和一時的羞辱，比較起來，覺得自己不能儘因爲不好意思，長此因循下去，就想到雪蓉身上，自己現在已無別法，只得跟她商量一下，仗着往日姊妹情分，她也許能背着柳塘，給我幫忙，我只托她給警予送一個信，教警予知道我將於後日實踐出家之約，並且說明我向柳塘請求尋廟出家，是在和警予整地會面以前，並非在會面以後，我又變心改計，只要警予知道這個情形，他必設法替我轉圜，否則即使他一時不及措手，也可以明白我並非背信違約，不致因誤會而棄我不顧，將來終有重圓之日，璞玉打定了這個主意，從早晨就盼望和雪蓉見面，但知道

柳塘起床甚晚，雪蓉不能脫身出門，只得等候，到午飯後，璞玉再忍不住，才要派人前去相請，却不料伺候她的王媽，已把個驚異的消息給她帶來了，原來王媽飯後往本宅去送食具，在廚房聽判夥計們紛紛議論，好似發生了什麼大事，她一打聽，才知雪蓉已被打發回了娘家，和張宅斷絕關係，原因却沒人知道，只由柳塘派張福給送去巨款和衣箱，看出是好離好散，王媽聽了，回來自然把事當新聞報告璞玉，璞玉起初不肯相信，以為萬無此事，雖然昨晚雪蓉情形有些不對，但也不致這樣快便脫離張家，而且打發個姨太太，不同於辭退僕人那等簡便，怎會一夜之中就把事情辦清楚了，不過由昨夜雪蓉情形看來，倒也並非無因，或者她和柳塘有了齟齬，負氣回娘家去，倒是意中的事，無奈王媽說得確鑿有據，自言會親聽張福訴說給雪蓉送錢的情形，並且雪蓉教張福帶回五十元錢，分賞宅中下人，留個憶念，我還分得四塊六角，說着又把錢給璞玉看，璞玉可不能不信了，但仍納悶雪蓉怎會弄到這樣地步，又為柳塘嗟嘆，再一轉想，不由心焦如焚，自己千思萬想，才想出主意，打算求雪蓉相助，怎這樣巧，她竟在今天走了，我這薄命人，真是靠山山倒，靠水水乾，莫非走了末腳運，該當失去警予，再沒和他團圓之望了，回想以前，已然屢生波折，雖然都由於意外的阻碍，但每次全是從我這兒變卦，久已對他不住，如今阻碍全無，姻緣已定，我死心踏地的撲着他了，那知偏又弄得作法自斃，自己跳進自己的圈套裏脫不出來，弄得無計奈何，只想給警予通個信息，表明心意，竟是如此艱難，昨夜已失去對面相逢的機會，今日才想起懇求雪蓉這一條路，那想她竟會走了，這可怎麼是好，璞玉惱恨萬分，但還希望萬一所傳不確，想要親到北院看個真相，又恐不便，正在為難，柳塘忽然來了，璞玉見伴着的是玉枝而非雪蓉，心中立刻冰冷，知道事情真確，自己已無餘望了，但仍強支身體，強打精神，招待柳塘，又和玉枝寒暄幾句，便問雪蓉怎麼沒來，柳塘只回答她回娘家去了，璞玉聽着感到他答得含糊，回娘家去是暫住還是永離呢，覺得不好再問，只得忍住，柳塘談了幾句，就把正事說出，後天就是入廟日期，請璞玉按照規矩，

在前一天沐浴清潔，真把俗世凡塵帶入佛地，到了起身時候，柳塘自然給預備車轎，要盪恭送前去。那庵中老師父不便親身來接徒兒，但要派個香婆前來引導，柳塘交代完畢，又含笑說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得請你給我們留個例兒，其實這是媽媽大全上的事，我並不信，只是宅中女眷她們在乎這個，論理你出家人廟，一點不用講究，就穿上素服，或換上道裝，都可以的，不知她們女人從那兒聽來，說是出家的人，在那個地方起身進廟，她出家以前的罪，就都被門神給留下了，說像脫下一件蠶子襯似的，自己空身進廟去了，却把前生今世的罪孽和災難，都給留在那起身的地方，不定那個點氣背的沾上，就整個承受過去，一世別打算有好日子了，這實在毫沒道理的迷信，稍爲懂點事的也不會信，不過她們既有這忌諱，我們也不犯強拗，好在據她們說有個辦法，還很容易，就是在起身時候，穿上鮮艷顏色的吉服，教門神老爺瞞着，只當是出門應酬，就不理會了，你想這多麼可笑，聰明正直之謂神，難道單門神糊塗，隨便教人瞞哄，婦道的事，才叫沒理可講，璞玉初聽柳塘說得煞有介事，不由信以爲真，料着必是他的太太有這例兒，心中十分抱歉着急，自思我豪張二爺拯救，又在他家打攪多日，已經無可報答，如今在臨走時，竟又出這意外枝節，雖然這只是媽媽例兒，未必果然應驗，但只教他家人疑心犯罪，也就够受，我真是八敗娘照命，受苦都不能心淨，臨末了兒，還沾了人家宅子，留下罵名，想着心中難過，及至聽柳塘說出解法，心方一寬，就不理柳塘如何議論，沖口應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幸虧還有法兒破解，我就這樣辦吧，我在您這裏打攪，已竟萬分不安，臨走再給太太添警拗，那可真該死了，二爺，太太們教我怎麼都成，您儘管說，千萬別不好意思，柳塘道：「這已竟够無理取鬧的了，還能有什麼，我很抱歉給你添麻煩，您這裏怕沒有帶顏色的衣服吧？」璞玉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柳塘道：「這容易，我可以給預備一身，明天送來，璞玉道：「又得教您費心，柳塘道：「沒什麼，衣服還不現成，哦，我想起來，太太有一身兒禮服，正好給您穿用，出家本是大事，應該穿禮服，又鄭重，又吉祥，璞玉還不知禮服是什麼，只以爲是富家婦女們應

酬行禮所穿的衣服，却不料柳塘所指的，却是太太出嫁時所穿的那一身襖裙式的紅色喜服，璞玉夢想不到自己出家的家字，已被柳塘暗地加上女字偏旁，道謝以後，又說明天我本該過去跟太太辭行，並且謝謝這些日待我的好處，只是我這不吉祥的人，恐怕犯太太的忌諱，不去又恐失禮，惹着怎麼好，柳塘笑道，不用這些繁文，你出家的地方，是太太常去的，往後儘有見面的日子，並不是你一走就永遠分離了，璞玉聽着，忽然想起警予，自思我眼見非走不可，再無延挨之望了，柳塘好像變成催命鬼，在他主持之下，至多還有兩天工夫，一過這兩天，我就進入另一個世界去了，警予還一點不知道，倘不能給他通個信息，恐怕以後就要希望渺茫，說不定真永久分離了，但我現在實沒法給他送信，最後的一條路，也已塞住，雪容脫離張宅，我也和警予隔離了，想着一陣說不出焦急難過，但居然情急智生，看着柳塘，竟在他身上想出辦法，本來璞玉因自己一向的堅決行動，都是直接向柳塘表示，這次出家，也是向柳塘正式要求，所以她的後悔變計，也最怕柳塘知道，最要對他隱瞞，才弄得毫無辦法，如今竟會在柳塘身上想出通消息的辦法，這就似學生在考試時傳遞小抄，千方百計的必要達到目的，但有時教師往往巡查，監視甚嚴，學生不得施展妙手，就會奇想天開把小抄兒黏在教師衣服上，利用他往返巡遊，無處不到，那接受的人，自會由教師身上揭取下來，璞玉這時也是逼出來的智慧，若在平日，她那遲鈍的腦筋，萬萬思不及此，便能想出，她那羞顏澀口，也萬萬不能說出，這時竟低着頭向柳塘說道，二爺，我想着真抱愧，待我有恩德的人太多了，現在我就要出家，莫說報答，就接着諸位叩謝一下，也辦不到，只有求二爺替我轉說一聲，我今生不能報答，只可來世變牛變馬再……像前些日子，有那些位關心我，連王督軍和太太都賞我東西，如今辜負人家的好意，可是那恩德我總記住不忘，還有像……趙秘書長……把玉費盡力氣，才說出這句，自覺羞澀難堪，急忙又接着道，他們幾位，大概二爺全知道，求您見着時，務必替我說到了，柳塘聽着，並不明白她意思所在，還以為是由天良中流露的話，她實在辜負了很多人

的好意，尤其對於警予，相愛多年，到底不能成就，如今她竟要入廟出家了，從此一別，真個茫茫萬古，她回想於心有愧，所以相托致意，這就等於人到彌留時候，常常想起向來所虧待的人，請求諒恕一樣，但又不覺好笑，暗想我替你說什麼，還是你自己去說吧，而且誰的好意你也不會辜負，到明天就知道了，想着就唯唯答應說，我一定替你說到，警予上北京去了，還不定那天回來，反正我見着必跟他說，瑋玉並不覺柳塘單提警予是有着隱意，只覺頭上轟的一響，知道自己進廟是不能幸免的了，警予得着消息，也在事後，柳塘僅能把我的情形告訴他，却不能表白我的心事，警予仍許誤會我是中途變卦，因為以前我二人中間每次波折，都由我身上發生，這次他難免仍向壞處猜疑，萬一負氣不再理我，又怎麼好呢，想着不由為難起來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老妓脫風屢繁華一夢 新人投水月綺結三生

話說璞玉覺得白費了許多心機，所得結果仍等於零，不由把微開的心，又閉緊了，正在茫然失智，柳塘已立起告辭，璞玉迷迷惘惘，也忘了照例的客套，等柳塘和玉枝出了房門，她才霍然驚覺，送了出去，柳塘回到家中，稍坐又出門到飯莊等候老紳董，過了一會，老紳董果然如約，帶領唐棣華同來，唐棣華是受了老紳董的騙，只說替他說親，現在去和男方一位媒人會面談談，唐棣華才隨着前來，若知道是謁見未來的丈人，他就許不好意思了，這次並沒由柳塘派車去接，是老紳董自己到唐棣華家裏，逼着黎容易衣，拉了同來，唐棣華到飯莊門口下車，已嚇得一怔，他有生以來，還未進過這樣地方，有時經過門外，常想在裏面吃飯的人，不知都是如何豪闊，因而對於門口迎送客人的大了，都覺羨慕，猜度他們必是常吃闊人的殘羹剩飯，這樣腦滿腸肥，也是修來福分，這時見紳董走進這家飯莊，只疑弄錯了，竟不敢向裏邁腳，及見櫃上人對老紳董很親熱的叫着老太太，似很熟識，才知不是走錯，隨着進到裏面，被夥計讓入房中，見一個衣服都麗氣度高華的老人，含笑相迎，又出了他的意料，他想老紳董所謂的媒人，也許是個媒婆兒，或者是個幫閒的窮人，如今見是位老封翁，不由大為驚異，又感到十分蹊蹇，老紳董又是個熱氣而沒分寸的人，這次會面，本有察看之意，若是柳塘不能中意，還可以將婚事作罷，但老紳董一想情願，迨所張羅的事，只許成功，絕不顧慮失敗，也不管別人願意與否，進門就向柳塘道我把你的姑爺也帶來了，瞧瞧小夥兒好不好，又向唐棣華道，小唐，快上前給你丈人行禮，你上了我的當，我說你丈人在這裏，怕你不好意思來，所以假說媒人，媒人倒有一個，就是我呀，說着哈哈大笑，推唐棣華行禮，唐棣華雖在大窘之下，但心中對柳塘這樣華貴溫藹的老丈人，已然心悅誠服，又被老紳董逼着，只可執其子婿之禮，他想要行新式三鞠躬，老紳董却要他行舊禮叩頭，柳塘雖覺老紳董行事莽

拉，但看唐棣華品貌端莊，態度誠實，並沒有市井油滑之氣，心中也已願意了，就謙讓着受了唐棣華的禮，但把旁邊伺候的堂倌給看怔了，只疑這位張二爺犯了瘋病，他的家世，何等高貴，提起南衙張二爺，誰不知是位老根舊底的財主，跟一個下等老密姐交往，已經鬧得人言噴噴，如今竟又在館子裏認了個小夥計似的姑爺，還是老密姐作媒，這真是世上少有的事，難道張二爺那樣人家，便沒個够格的至親好友，會輪到老純董作媒，而且說了這樣個窮小子的姑爺，怎麼般配得上，這可太奇怪了，因而猜測裏面必有原故，憑張二爺的身份，他的姑娘就是千金小姐，什麼富貴人家不能對親，也儘有戚友可以作媒，但他竟避開親友，托老純董給女兒在下園子裏找姑爺，並且毫不挑檢，一見面就磕了準頭，這樣未免太簡便了，雖然女兒是賠錢貨，但普通人對這賠錢生意，也要作個光彩，像張二爺這辦法，直像商店打發剔莊一樣，又好像鮮菓莊把爛香蕉甘蔗頭兒，扔在破蒲包內，有人給價兒就叫拿走，看來他這兒女兒，若不是瞎癩殘廢，就是作了什麼敗壞家風的事，生過把不出家門填不了三代的兒子，要不然就是孩子還在肚中，等待出頭之日，張二爺才急於在他出世以前，尋個姑爺，令其冒認這汗馬功勞，接允這份現成產業，給女兒的肚子尋個根據，給沒主的孩子填個號碼，否則若是個乾乾淨淨的女兒，他萬不肯這樣辦法，由此可知這個姑娘不但得着老婆孩子，還必有大批銀錢隨來，作為賠償初夜權的損失，和代行父職的酬謝，真是太便宜了，這樣好事，怎我遇不上呢，若能落到我頭上，便是那小姐麻瘋臭爛，兒女成羣，我也不嫌，這堂倌固然有些胡思亂想，但是這樣猜測，却是人情難免，便被旁人知道，也必和堂倌抱有同感，這種數千年積下來的階級觀念，也是社會階級不能泯除的一種原因，窮人只能羨慕富人，對同類窮人並沒同情，所以向來輕視貧賤的人，並非只於富貴一流，而多是貧賤者自己，認為貧賤者應該終於貧賤，若有人希圖富貴，妄自尊高，先要受同類的攻擊，這就和中國重男輕女的習俗，大半由女性自己造成一樣，在現代的普通家庭中，例如兒媳懷孕，生下個男孩，狂喜的必是那位老祖母，生個女

孩，發恨罵吳丫頭的必是那位老祖母，十個雜漢女，不如一個掃腳兒的格言，也起源於老祖母，男是金銀塚，女是賠錢貨的呼聲，也發於老祖母，但老祖母自己是個什麼，她並非不知，只於自輕自賤，早已自甘下位，也不許別個女性出頭，倘見有人偏愛女兒，可以把老祖母氣死，但老祖父却有八九不這樣偏心，所以現在提倡平權的人，若細察底細，就不必專罵男子了，閒話休提，且說柳塘夢想不到會受到帷薄不修的冤枉，對唐棣華一面談話，一面端詳，越看越覺中意，唐棣華震於這位文人的勢派，暗自戰戰兢兢，表面規規矩矩，恭敬非常，柳塘看着，覺得他面貌頗為厚重，像個載福之器，柳塘並不會相面，但最注意人相貌的厚薄，氣度的醇燥，他常對人說，在明末時，大臣某公會東出關外，回來嘆息告人，明朝氣數將盡，關外販夫走卒，均方面隆準，有王侯氣象，長白王氣，指顧將興，必代明而有天下，後來果應其言，雖是近於迷信，但也未必全屬空談，只說由我記事這數十年來，趕上自古未有的變局，我冷眼旁觀，閱歷無限滄桑，覺得連人民形體都改了樣兒，像別的國家，人民高度都有增加，我們反而變矮，這由戲台上便可看出，在我少時，所見那班名伶，都是身體高大，便到以後的孫菊仙楊小樓，也還足夠尺寸，所以扮演古人，顯得魁梧俊偉，望之儼然，但到如今，竟把古人繪製成縮本，在台上跳來跳去，身長不及三尺，也敢扮作關公張飛，却忘了八十一斤的關刀，比他身體重了多半，丈八的蛇矛，比他身長加了六倍，怎拿得起，怎耍得動，看的人偶然失神，便要疑惑台上怎盡唱安嬰張松土行孫寶一虎武大郎的戲，也許認為演員全是身材尚未長成的科班小徒弟，想來真覺可笑，不但戲台上如此，便在平常所見，也是一樣，記得我小時在私塾讀書，同學們大都體貌豐腴，面龐紅潤帶着公子氣度，如今走在街上，所見的少年，幾乎個個面黃肌瘦，腿縮頸長，再加上高領長袖的長袍，並顯得細骨輕軀，帶有病態，我們提倡教育，已有許多年，不知怎麼倒弄成這樣，反不如昔日坐在書房讀八股時代的人那樣肥壯，當然由於近年誘惑太多，人欲過重的原故，由此看來，作體育的好處，比多私欲的害處還小得多，許

多體育家，說青年的教育法不合衛生，而提倡體育，但到現在少年得肺病的竟更多得可怕，在我小時簡直很少聽到有這種病，這並不是教育家的錯誤，只是適逢其會，恰值世道衰微，任有多麼長時間的運動，也抵不住一兩夜的放縱，社會上遍地都是淫惡的陷阱，少年人簡直不易脫避，才造成這等現象，到了如今，莫說在街上很難遇見個胖子，就只要豐滿端正的少年，也苦不多，倘然我自己有幾個女兒，要選擇佳婿不必苛求，僅於保險公司肯保二十年壽險，大相士肯誇聲天庭飽滿，地闊方圓，印堂光亮，就可以入選，也恐怕很難得了，這還是柳塘前幾年所說的話，如今想不到真要選婿，看見唐棣華居然身體健壯，面相厚重，並不和現時那班病態青年一樣，才把原來的顧慮打消，但也有不能完全滿意的地方，就是他沒有書卷氣和華貴氣，不過那是可以徐圖補救的，現在限於事實，不能挑剔許多，好在已算圓滿承認了，老紳董教唐棣華落坐，說你們爺兒倆談談吧，柳塘也讓唐棣華以嬌客身分上坐，唐棣華並不知理應如此，只覺日己不配，推讓半天，還是這老紳董放在中間，柳塘唐棣華左右相對，堂倌送上菜來，老紳董以為他們既成翁婿，就該親親熱熱的談些心思話兒，一面大嚼，一面催促着你們別怔着，可說話呀，唐棣華早被柳塘氣概所攝，自覺是個粗人，對他談說什麼，自然不敢開口，而且唐棣華心裏所知道的，只有一些市井和種種洋貨行市，怎能放在席面上說，柳塘對這樣一個青年，本可肆應裕如，但也意外的窘住了，倘若當前是個學生，柳塘儘有可談，從人手足刀尺到詩文書畫，不愁沒有材料，無奈既知道唐棣華是個小生意人，不該用學問來窘他，但要談些唐棣華知道的事，柳塘却也是隔行如隔山，沒法開口，待要問些淺近的閒話，如雪花膏什麼牌子最好，閩巷間什麼貨物最能暢銷，因此倒弄得沒話可說，只好談些天氣和席上生風的話，唐棣華更不自己開口，只在柳塘說話之後，答個是字，在這僵局面之下，若不虧老紳董胡拉亂扯不住嘴兒，簡直要成爲三十年前姑爺回門的局勢，柳塘心想，我這人並非和市井村俗的人談不上來，像老紳董的鄙俚，都可以成爲知己，結爲乾親，怎對這唐棣華竟同格

格不入，難道是他拘束太過，還是年紀懸殊，但轉念方才明白，老紳董雖然鄙俚到家，却有她數十年的生活閱歷，和磨練成功的厚臉皮，所以和我相遇，雖然處境相差太多，她能毫無懼怯，我行我素的顯露本色，因而互相感覺興趣，唐棣華是個年青人，久處市井，一見差樣的人兒，就覺手足無措，並且由於羞怯，把他的本色全掩藏起來，使我直如對着一塊木頭，當然索然寡趣了，看來他這氣質，實在應該設法改變，否則恐怕玉枝也不能愜意，想着就不再拘執，擺出長輩的身分，向唐棣華道，老賢姪，我自從聽老紳董提到你的行爲，就十分喜歡……柳塘才說到這裏，老紳董已開口叫道，怎麼你叫他賢姪不叫姑爺，這稱呼不對，柳塘想不到她在旁邊會給糾正名分，就皺眉道，這是……咳，這本不用解釋，我遇見你也叫沒法，在我們這等人家沒有當面叫姑爺岳父的，只是老伯賢姪的稱呼着，老紳董搖頭道，是真的麼，我可……說着立起，拉着柳塘到屋隅說道，你可是看不中他，要變卦麼，那樣蒼了我的臉了，我跟大家說了個板上釘釘……柳塘詫異道，你這是那一經的心血來潮，硬說我要變卦，我簡直想也沒有想到，老紳董道，你不變卦爲什麼叫他老賢姪，我聽過瞎先生唱曲兒，說張生跟鶯兒小姐成了恩愛，就托紅娘作媒，跟瞿老夫人提說親事，紅娘給說到了，老夫人要先看張生，又對紅娘說，張生來時，我若中意，開口叫他姑老爺，你就吩咐廚房備席款待，我惹不中意，就稱他賢姪，你只敬杯茶，紅娘領命，告訴鶯兒，鶯兒到張生來時，先藏在後房，提心吊膽的聽着，聽到張生見過老夫人，老夫人口中竟叫出賢姪二字，鶯兒氣得心裏一昏迷，就倒在地下，恰巧挨着炭火盆，到紅娘把張生送走，才看見鶯兒身上着了火，把衣服都烤糊了，這就叫作糊，人們都說拷紅，是弄錯了，到紅娘二回去請張生，不是說小姐吃了烙餅，喝了綠豆湯，悶臥在牙床麼，那就是烤糊以後，用綠豆解火毒清內熱的，你識文懂字，還會不明白這事故出兒，方才那樣稱呼人家，準是有了毛病，那可不成，我牙清口白跟人家說定了，你一變卦，我這紅娘……柳塘着接言道，你這紅娘，簡直是庸人自擾，教說書的把你賺了，我

記得西廂上這段事，屢你說的不大一樣，我也不是崔老夫人，事先也沒對你這紅娘說，在稱呼上作準兒，你放心吧，我絕沒個三心二意，再說他這樣老實規矩，我也很喜歡，老紳董點頭道，你這一說，我才放了心，柳塘便拉她回到原座，唐棣華滿臉詫異顏色，不知他們躲到一邊說些什麼，老紳董向他道，你別客氣，當着老丈人還害羞，儘吃你的，又向柳塘道，你方才跟姑爺說了半截兒，接着說啊，柳塘心中暗笑，就給他斟了杯酒，賢姪，我陪你一杯，你年青青的，居然拾金不昧，真是難得，只這一件事，就看出後來必有發達，值得我把女兒許你，現在親事已經定妥，咱們就是一家人，我想替你打算打算，這樣作小生意，未必有很大出息，也不是長局，我可以幫你發展一下，不過我對商業是個外行，你自己想想應該如何辦法，若依我這念書人的意見，只覺得應該念書，你年紀還青，就離開商界，由我供給改行上學，也是個道兒，你不要跟我客氣，想怎樣儘管說，唐棣華紅着臉兒，只不開口，老紳董在旁道，你可說呀，這是你丈人的一番好意，想成全你，你跟他就像父子一樣，有什麼不好意思，唐棣華被逼着，才吞口吐舌的說道，我只怕歲數太大，不好再上學了，頂好還是幹買賣，現在我上街，一天也能賺個三兩塊錢，足夠澆墓了，柳塘聽了，不由凜然，才知道他很安於現狀，並無大志，只要作個街頭小販，混得衣食暖飽，就心滿意足了，但是我當初選你作女婿，本想把你改造，若不讀書上進，就出資本教你成爲大掌櫃，才對得住我的女兒，如今你故步自封，我可怎忍教玉枝終身落在蓬門闥戶之中，作小販老婆呢，想着就又說道，你喜歡本行啊，那也難怪，不過上街叫賣，未免太苦了，自己開個舖子不好麼，唐棣華道，我想還是上街好，開舖子不容易，費老大本錢，還許幹賠了，不如上街挑費輕，還沒失閃，柳塘一聽，立刻高興都消，心想這人簡直器小易盈，不是有出息的材料，玉枝嫁了他，只能住一間小屋，穿着短襖，抱柴作飯，永久成爲里巷中的小家貧婦了，我便資助些錢，也無法利川，柳塘想着心中懊恨，就聽老紳董嘆着道，你丈人好心幫你，你怎倒不願意，難道作大掌櫃，發財坐汽車住洋樓，使奴喚

婢，穿綢裹緞，倒不對你的心思，只願意挑担兒上街，風吹日曬，換凍交熱，還得受主顧的氣，換巡警的罵，一天賺不了一壺醋錢，把膀肩壓成大泡，把兩隻腳走得惡臭，你怎麼配人家如花似玉的好姑娘呀，柳塘一聽，簡直糟糕，自有翁婿會見以來，向未聞在筵上發生這等情事，自己不快還藏在心裏，老紳董竟當面申斥起來，嬌客受辱，自己這老岳山也怪難堪，但又不便挑言，只可立起出去上廁，避開眼前的僵局，出去時還聽老紳董嘔吐不已，及至由廁所出來，又在院中稍作徘徊，心中懊悔不堪，自怨作事的荒唐，只聽老紳董的話，就把玉枝許給這不知根底的人，當時只爲着拾金不昧一事，就把他人品看得太高，把事情也看得太易，以爲他輕視金錢，必然抱負不俗，根器甚深，現在雖置身市井，只稍加雕琢，便不難直上青雲，那知道仍是書獃子的理想，事實並不盡然，今天一見，才看出他庸碌無志，大有鴨子不能上架之勢，可怎麼對得住我的女兒，但是事已說定，恐怕不能悔約，我可怎樣好呢，一時想不出適當方法，只覺心中麻亂，自思且敷衍過這一場去，再作打算，就走入房中，才邁進門限，老紳董已招手叫道，你上那裏去了，這麼半天才回來，柳塘回位坐下道，我遇見熟人，說了句話，老紳董道，我們這半天也沒住嘴兒，你這位姑爺臉皮太薄，把話都說訛了，方才我還抱怨他，怎當着丈人說這沒出息的話，只要作小買賣，不想往上巴結，到你出去了，他才跟我透出真心，原來他並非沒志氣，還是太有心胸了，因爲知道你是個財主，又聽你方才口氣，想要金錢幫他，他不願先受你好處，往後對老婆抬不起頭，所以才那樣推辭，他方才對我說，你的心思他很明白，一定要對得住你和你家姑娘，可是他要自己幹去，教我告訴你不要幫他，等他混得够了份兒，再商量辦喜事，柳塘聽了，心中立刻變憂爲喜，才知道自己把他意思誤會了，他不止有出息，而且耿介得出人意外，便是讀書人也未能够如此，這才和他那拾金不昧的行爲，互相符合了，但他這志向未免太以遠，他說混得够份，才辦喜事，知道幾時才能到那份兒，這和自己計劃大相逕庭，再說玉枝也不能長此坐悞青春啊，想着就向唐棣華笑道，原來你這樣有志

氣，我真高興，不過也不必看得太執了，咱們是誰是誰，唐棣華這才開了口，說謝謝你老，將來我一定短不了求你，柳塘聽說將來短不了相求，知道言外就是暫時不要相求了，便不問下再說，只詢問他打算怎樣幹法，唐棣華說自己仍離不開本行，只可用所有的一點備資，和人搭夥，批幾一些洋貨，作趕行市的生意，現在有幾種貨很有把握，批下來便不賺錢，也不致賠本，柳塘心想你能有多少本錢，能作行市的生意，若只弄上一頭二百，便趕上時機，又能賺得幾何，就問你有多少本錢，唐棣華回答這幾年作生意，存得兩千塊錢，柳塘聽了一驚，想不到他這負販生意，居然大有生發。在街頭可以算是小資本家了，但他平日的克勤克儉，也可以想見，這時老紳董在旁叫道，敢情你是小財主呀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還是真沒想到，唐棣華道，這也沒什麼新鮮，我作小生意，本賺不多，可是日積月累，就有了錢，您想我幹了差不多五年，每天除了澆裹，剩一兩塊錢，存着不動，這五年不就是兩千麼，柳塘一聽，心想可不是麼，這二千元在我聽來，都不是小數目，其實他是將極少的錢，每天積存起來，就積少成多了，回想自己吸了二十多年鴉片，平均按作每日十元計算，這二十年不是耗去十多萬了麼，由他這小販的積聚重資，想到我這財主的家道日落，真是個顯明的對照，令人悚然驚懼，就點頭說道，你真是個有心路的人，實在難得，今日能積這些錢，全仗平時口熟肚攢，年青人有幾個能這樣有橫勁，只稍爲放縱點兒，就隨手撒散了，從這上面，我更佩服你的爲人，是有恒心有毅力的，要作生意，必也有把握，我也想跟着你發發利市，拿幾千塊錢給你入股，你也好放開手幹，唐棣華聽着，明白柳塘仍是借題資助自己，便道，您要入股，自然可以，不過我這初次試着幹，實在沒有把握，萬一給您賠了，怎麼對得起，不如稍等些日，我辦好了，看着沒有失閃，您再入股，柳塘笑道，你生意賠賺本憑天命，我只出幾千，就是試着看看，若弄好了，還要多添本錢才，你不答應，難道是怕我帶累你的好運，唐棣華還未答言，老紳董在旁說道，你幹買賣，我也入點股兒，只衝着你這人老實可靠，就賠了我也認命，你不用推辭，從明兒起，就把你

那貨担小鼓兒收起，專心張羅咱們的買賣，你就是股分掌櫃，我和你丈人是股東，小子，好生幹吧，說着又向柳塘道，你想入多少股，柳塘伸出四個手指道，我打算先出這數兒，再多也成，老紳董道，好，我出兩千，有上回你送我他拾了還我的一千，我再添一千，柳塘一聽，心想怎麼財主都出現了，這老紳董居然也有積蓄，竟能成千的入股，比較起來，我倒是枉負虛名了，想着就向她笑道，原來你也是財主，我真失敬了，請問你有多少私蓄，我倒要明白明白，老紳董道，我這點兒體己，說出來不值你一笑，我從五十歲才從領家手裏熬出來，自己又混了幾年，才開了窩子，到如今差不多二十多年的工夫，大概剩了有萬數塊錢，還有幾個孩子，也值個千兒八百的，柳塘聽了不禁咋舌，心想她這樣一個土妓，居然有如許積蓄，由此看來，古人藏富於民的話，真是不錯，像她這樣的人，一定很多，那落馬湖三不管一帶的土娼，想還不少這樣的無名小財主，也許那一片土房之中，竟藏有比洋樓區域還多的財富，真是不可小覷，那老紳董見他驚訝，就笑道，你又覺着新鮮麼，其實這也是仗着年頭兒多，慢慢積攢的，你想我這二十多年，每天剩個塊兒八毛，一共是多少呀，柳塘心想你每天剩個塊八毛兒，當然所得必然數倍此數，以你那地方的低賤價格，可推知接客的次數必在十次以上，每天十次，每月十次，每年十次！以至於二十多年，簡直合起來要成天文數字，令人想着眼暈心寒，她用這樣來的錢和我合股作生意，恐怕不易得利，但又轉想天下事物，都可以分別美惡潔污，惟有金銀是不能的，譬如一位摩登小姐的香噴噴手提包裹存着新從銀行取出的鈔票，用他的纖纖玉指拿了出來，得到的人，一定覺得那鈔票清潔，香艷，色情狂的人還許吻上幾吻，但誰又能保那鈔票在未入銀行以前，不是會由肺癆患者手中經過，不是在賊盜袋中藏過呢，所以我對這個倒不必注意，老紳董手中的錢，固然是由皮肉生涯賺來，十分污穢，但一出了她的手，就又成爲流通國幣了，誰有法兒能給每一張鈔票都作一篇生傳呢，想着就笑道，你這樣有錢，改日我若遇着年節，過不去的時候，倒有處通融了，老紳董道，不用等年節，我早想跟你說，把我這體體

己，交給你替我存着，省得我自己提心吊胆，柳塘道，何必教我替存，我替存也是放在賬行裏，和你自己存不是一樣，老董紳道，怎麼一樣，我活了這麼大，還沒進過銀行，柳塘道，那麼你且存在銀號，要不然北京犬字號家兒，老紳董道，沒有的話，我的錢沒離開過我，柳塘愕然道，怎麼，你都放在身上麼，老紳董看看房門，小聲說道，以先錢少，都放在身上，以後多了，身上只能掖個三兩千，剩下的却藏在我那房間裏，不是地下，就是炕洞裏，所以我輕易不敢出門，就是出門，也得把門鎖好，還要在院裏安上幾隻眼睛，唐棣華道，怎麼叫安上眼睛，你是教人看着啊，萬一他們合謀偷你，怎麼好，老紳董笑道，我每逢出門，在前幾天，總想法兒引起兩夥兒架來，教夥計吵姑娘跟姑娘打，大家吵得仇人似的，都恨不得抓住誰的短見，到我跟前告狀，我出了門，他們自然對睦，誰也別多走一步，若有人敢向我住房窗戶探探頭兒，當時就有跟他不對的問幹什麼，這樣不但保住了我的錢，這姑娘們都看住了，想跑是不用打算，柳塘聽了，暗想原來她竟把這政治手段，施行於妓女龜奴之間，真是聞所未聞，不過這倒並不足奇，她以一個無識賤婦，居然能自作生意，管理十多個下流鄙野的人，居然混得安安穩穩，還大得贏利，當然是很有才具的，若把個平庸女子，放在她的地位，便不倒被姦女出賣，地痞霸佔，也得受盡欺凌，想着不由望着她在喉中哼道，所以成爲老紳董者，蓋有由也，念着不禁欲笑，老紳董便問你說什麼，柳塘道，我是佩服你的能爲，老紳董道，什麼能爲，這幾年我覺得人也乏了，只想過安靜日子，你們替我減減輕吧，明兒我把家裏的錢都給你送去，你費點心，替老姐姐存放好了，現在先把我入股的錢，交給小唐，省得在身上累贅，說道立了起來，便解衣襟，解開外衣，又解內衣，直到露出蒼黑肉體，柳塘連叫你忙什麼，用不着現在付款，唐棣華本來對柳塘的含股，已是勉強答應，對老紳董的皮肉資財，更恐怕沖壞了自己的運氣，簡直不願接受，但又不好拒絕，本想姑且敷衍下去，等以後再宛轉駁她，那知老紳董竟如此在急，來了個當場出彩，唐棣華連聲勸阻說，不忙，不忙，你現在給我也沒地方安置，

老紳董只作未聞，解開衣服，露出身體，只見在蒼黑皮膚之上，居然帶了個大紅綢兜肚，上綉榴開百子的花樣，還繫着黃澄澄的包金練兒，圍着她那烏鴉頸似的玉頸，柳塘看着，暗覺脊梁發涼，心想老姐姐你真風流慣了，怎在酒席筵前，竟展覺起來，所幸她的雙乳被兜肚掩住，乳部以下，還圍着很寬的棉圍腰，這種圍腰，是用布夾棉縫成長方形，寬約六七寸，老年人用以禦寒，並且還有支持腰部的功用，老紳董身上有這件東西，遮住了胸腹的大部分，使肉感曲線不致外露，柳塘暗叫功德無量，但那圍腰不知用了幾年，已由藍色變成黑亮，想是掛得油泥太多，又經摩擦日久，才變成剃頭師傅用的磨刀布一樣，而且看着便好似有異樣氣味，發散出來，柳塘看着，閉着氣叫道，你快繫上吧，看凍着，直告訴你不用現在給錢，唐棣華也背了臉，跟着相勸，口裏說不要金錢，其實心中都希望她快把玉體遮掩，實在受不了這眼福，那知老紳董毫不理會，將手伸到背後，擺弄半天，才把那圍腰解下來，向桌上一放，柳塘猛覺眼前起了一陣烟霧，鼻中聞得一股異臭，原來她這圍腰，大概有幾年未解，上面沾滿了污垢，又不知經了多少次汗漬，濕了又乾，乾了又濕，當然裏外都存滿了不能分析的物質，再加她積年脫落的膚屑，都藏在靠肉的一面，這一解下來，那些有機物 and 無機物，都得了解放，故再往在桌上一震，就都奔騰起來，成爲烟霧，在燈光照映之下，好似暖日晴窗下所見飛塵一樣，還有那氣味的難聞，簡直無法形容，勉強加以比喻，只有到醬園尋一盞鹵蝦油，再到南味坊買一隻醉蟹，用鹵油泡上醉蟹，再在上面放些賤價的香粉，然後拿到公共廁所中去聞，大概就和那圍腰的氣味差不多了，柳塘這時任怎樣不好意思，也沒法不掩上鼻子了，心想可惜這一桌子好菜，加了特別佐料，我算不敢再下箸了，唐棣華也躲在這處去，裝作出鼻涕，老紳董滿沒看見，仍然自行其事，拿起那圍腰，抖了兩抖，只見烟霧更濃，她把縫線撕開，露出裏面，原來只是夾層，中間用鈔票當作棉絮舖滿，老紳董把鈔票全抖在桌上，向唐棣華道，來啊，你幫我過過數兒，唐棣華沒法，只得帶他點數，只見那鈔票由百元五十元以至一元都有，各

家銀行，各種顏色，無不齊備，但內中也有些已在十年前倒閉銀行鈔票，現在已成廢紙，她還珍重保存，唐棣華告訴她，老紳董氣得咒罵，幸而點數完畢，總數是三千三百餘元，內中只二百元廢票，柳塘道，這些錢大概你向來沒檢查過，收了三四十年，若是別的東西，也許成了古董，鈔票可不成，不但會變廢紙，還會放爛了，現在只有這點損失，並不算大，唐棣華道，怎麼不大，她若從三四十年前頭，就存進銀行，只這筆錢，就可以變得過萬，老紳董瞪目叫道，是麼，柳塘便把復利的道理，給她講解，老紳董聽了作聲不得，怔神許久，忽嘖然笑道，沒關係，我聽了你們的話，後悔得要死，可是再一尋思，當初我也曾放過幾回贖，雖落了點利錢，却抵沒上教人傾的，放出十筆去，九筆都好生生給錢，一筆逃跑了，我還賠本兒，所以一氣不放了，存銀行也是一樣，他們出的鈔票，都會變成廢紙，存款就靠得住了，再說我也不指望存得太多，現在這點兒還不知往那兒交代呢，小唐你拿兩千去，剩下的兄弟你拿着，明天我再把家裏的給你送去，唐棣華道，咱們商量作生意，八字兒還沒有一撇兒，你忙給錢幹什麼，我也沒處放，萬一給丟了呢，老紳董道，丟了罷，你不用多說，快拿去，唐棣華無法，只得轉求柳塘暫為收存，幾時動用，再向他索取，柳塘知道老紳董言出必行，攔她白費話，就教唐棣華尋張紙把鈔票包起來，帶在身上，這才繼續吃飯，但也只剩老紳董一人吃了，他兩個全推說已飽，坐着相陪，柳塘便說大姐你已到了這樣年紀，手裏的錢也足夠養老，還不快着洗手享福麼，前者你已經答應過我，不知幾時實行，老紳董道，我也就要歇了，正尋主兒把我那院子和人兒兌出去，只是一時怕沒合適的，柳塘道，你那院裏一共有幾位姑娘，能兌多少錢，老紳董道，一共六個，也兌不多錢，都是老弱殘兵，頂老的比我小不了幾歲，頂小的才十二三，正當年的也全糟踐不成成人形，所以我不想多賣，平均起來三百一個，就可以出手，柳塘道，得了，老姐姐，你現在也不等這筆錢用，就作回德行事，放了她們，何必還給送進火坑，你索錢有限，她們可一世翻不了身，何苦呢，老紳董哦了一聲，望着柳塘道，你真善

心，這話不錯。可是你那知道這善事行不開，我並非在乎錢，你要明白不賣白不賣呀，她們沒有家，也沒別的能爲，我就放了她們，也是無處投奔，沒法度命，還得投進審子幹老營生，可就不定白便宜誰了，有得這樣，我還賣幾個錢花呢，柳塘一聽，覺得她的道理也對，自己便勸老紳董把她的養女解放，她們流落無依，仍得落回火坑，除非我能把這六個人接受過來，加以養養，但我弄六個下等土娼，往那兒安置，我的家裏已被太太鬧得够受，若再添上這一羣，豈不更熱鬧了，何況我便拚着把家裏變成風流蕩澤，所救也只六人，對於苦海中萬千的可憐虫，毫無影響，看來這種事並非我的能力所及，想着不由索然意盡，但仍向老紳董道，你說的實在有理，可是我既知道，就不能看着你再作這售賣人口的事，不管她們結果如何，你只盡自己的心，把她們放了吧，老紳董想了想，忽把桌子一拍道，對，對，依你，依你，我既有了你這樣個兄弟，再幹這缺德事，豈不給你丟臉，好，我回去就叫她們各奔前程，把院子東西送給夥計，我自己落個清靜身兒出來，只當老紳董死了，重新作個正經人，兄弟，我姓什麼呢，柳塘聽着一怔道，你本來姓什麼就姓什麼，老紳董道，我沒有本姓，從小兒隨領家的姓，到贖身以後，耕上張三就姓張，耕上李四就姓李，耕了十幾個靠家，也就換了十幾回姓，近十年沒了靠家，也就沒了姓，人們只叫我老紳董，誰也不打聽我姓什麼，往後離開審子，一變成正經人，沒姓就不成了，遇見人問我老太太貴姓，我說什麼呢，兄弟，你替想一個，要響亮的，吉祥的，柳塘一聽，她竟把姓當作名號一樣，聽爲可以隨意挑選，我雖會給人起名贈號，卻沒有撰姓的高才，便道，人的姓是祖先所傳，怎能隨意亂起，我實在辦不到，老紳董道，你識文懂字，怎連這點事也辦不到，我却有主意了，你不是說姓是祖先傳下的麼，我沒有祖先，可有個兄弟，兄弟你姓張，我也姓張，好，我就姓張，你們記住，從此以後，我是張老太太了，柳塘聽着哭笑不得，心想她居然連姓都賴上我了，從此我張氏又多了一位名人，只是她既以我爲弟，從我姓張，怎能自稱張老太太，這又像是嫁給姓張的，本姓並不是姓張了，不管怎樣

，我就由她去吧，若一講解，又將糾纏不得，便點頭應道：好，好，你就姓張，我代表普天下姓張的歡迎你，老紳董哈哈大笑，定要大家同飲一杯慶祝，柳塘不能違拗，但對桌上的酒杯，已不敢沾唇，只得抓起把酒壺，對嘴兒飲了一口，唐棣華也學樣兒照辦，老紳董喝完又道：那麼明天張老太太就把孩子遣散，窰子關門，自己挪出來了，可是在那兒着落呢，你得給想個地方，柳塘一聽又來了問題，心想論理老姊身分，本該請入家中同住，但我却不敢招待，無端請進這樣一個怪人，太太必不肯容納，還得給她留許多口實，再說親戚奴僕，看着也不彷彿，只好另作安置，就道：這容易，我還有幾間閒房，可以由你挑着住，老紳董道：我可不上你家裏去住，照我這種樣兒，再加上滿嘴野調烏腔，沒的教你家人笑話，也給你丟臉，張二爺的老姐姐，就是這份德行呀，你頂好把我安置在別的地方，常和正經人來往，我也跟人家學學說話作事，等把窰氣跟老鴿子派頭去淨了，教人看着像個坐家老太太，我再上你家去，柳塘聽了，心想無怪她以一個土娼，能出人頭地成爲老紳董，真是有過人的長處，最難得是明理懂事，雖然粗豪，却能自量身分，不惹人厭，我所願慮的，她已先替我想到了，這樣倒顯着我心地狹淺，把她小看，想着就道：你想得未免太過了，我並沒有意見，只隨你樂意吧，不過你要記得，還有件要緊事情，後天就到日期，我已準備停妥，到時你可別給忘了，老紳董道：不是堯玉的事麼，我自煞到時準去，這場戲全在我唱，怎能給就悞了，這樣辦吧，你今天回去，就給我預備個住處，明天晌午，你還教那個寶山去接我，就到你給我預備的房裏住下，稍爲安置安置，後天就辦堯玉的事，柳塘答應着，又和她商議幾句，老紳董教柳塘放心，有她在場，准可以平安無事，順當成功，這時飯已吃完，柳塘又和唐棣華說了些作生意的事，教他只當替自己領東，放手去幹，賠賺只聽天命，不必多所疑慮，唐棣華見柳塘意思懇切，又加老紳董在旁按頭硬派，知道不能推辭，只可答應，即行操持着辦，柳塘因方才唐棣華說過，必得他混出樣兒，才辦喜事，雖嫌日期遙遠，自己便用錢財帮他成功，也非咄嗟可成，自然得設法

勸他提前，但當時不便面談，只等以後再煩老紳董致意，至於招贅的話，料着唐棣華必不贊成，也暫得從緩議，所以席上並沒提到婚期，又坐了一會，唐棣華告辭，和老紳董仍一同走了，柳塘也自己回家，心中半喜半憂，喜的是唐棣華頗有志氣，自己並沒給玉枝選錯丈夫，憂的是唐棣華爲人，和自己所希望的不同，自己本希望得到一個也可說是買到一個女婿，加以養養，使其倚賴服從，承歡膝下，好像父子一樣，如今這唐棣華窮中透硬，連我的幫助尙不肯受，若要他托我宇下，屈盡子職，恐怕不易辦到，料想後來還要大有周折，想着已回到家中，進了玉枝房內，玉枝告訴方才張福來報，雪蓉和她母親已經移家他往，把房子騰空，鑰匙也派人交回了，柳塘聞言悵然，心想雪蓉必是因爲已經和我斷絕關係，不能再托庇宇下，自住房子，所以急忙搬走了，這在她自是當然的事，但和我却是分割乾淨，絲毫牽連也沒有了，經年情好，到頭兒竟這樣雲散風流，渺無痕跡，看雪蓉對我脫離惟恐不速，分割惟恐不斷，足見毫無留戀，而且好像一個受驚的鳥，關在籠中，時時存着飛騰之意，待籠門一開，就騰空盡力飛逃，只恐稍遲再遭網羅，怎肯回頭顧盼她的籠子，若說她在籠中住過一些時候，臨行應有惜戀，那是絕大錯誤，她恨還恨不過來呢，柳塘悵感許久，才轉念到雪蓉所留下的空房，恰好可以給老紳董居住，就打算定了，對玉枝說起方才和唐棣華在飯莊會面的事，誇贊一番，又告訴和他合股作生意的話，玉枝自己歡喜，父女談了一會，柳塘又交派寶山明日去接老紳董，送到雪蓉舊宅，方才就寢，次日午後，老紳董，她正在新居忙着收拾，向柳塘說，已把孩子遣散，生意送人，在一早晨裏受了上百的虧折，說到了，教她們自己想法兒往上奔，別再落進火坑，對不住我這番心，她們也都答應了，白從我打發孩子的信兒一傳出去，那一帶養人兒的全盯上了，都打算拾便宜，可是一出胡同兒，準得被壞東西們圍上，那就得看她們各人有聽天由命吧，柳塘道，這種事也只可自行其善，各盡其心，誰也

樣，若不可意，我可以另給你找，老紳董道，這樣清堂互舍的，還是我教人給你送些傢俱陳設，並且撥過個老媽子伺候，老紳董笑道，

是，好，我也不客氣，你別費事費錢好了，柳塘道都是現成的，有什麼破費

往來的積蓄，取了出來，打開包兒，只見塵灰狼藉，並且破爛了許多，比昨日貼身的所

熱着有了年代，老紳董發恨罵街，原來她藏在坑洞的鈔票，被老鼠咬破許多，還有的生了蛀

損失甚大，柳塘看着那污穢殘破的一堆，甚為厭惡，但因她交給自己代存，不能不見個數目，只得

帶着整理檢點，費了半天工夫，才弄得清楚，總計被虫吃，鼠咬的够有一千多，倒閉銀行鈔票有七八百

，還有殘破不大利害，只於缺字短碼，須向銀行商換，而不知是否能够辦到的，也有將近千數，除去這

些損失，完整可用的還有一萬一千餘元，柳塘見有如此富厚，簡直不敢想這些錢的來路，就包了起來，

許她代存妥實銀行，可以按一分多行息，每月總有百元以上的收入，從此暖飽無憂，一個土娼得到這樣

結果，實在不易，世上人多有終生勞苦，到老來仍是兩手空空，暮景堪憐的真得羨慕老紳董了，當時柳

塘又和她說了一會，老紳董要借一身女僕的衣服，柳塘答應當晚送到，便告辭走出，又上外面走了一趟

，到晚上方才回家，進門便見張福稟報，說趙秘書長已從北京回來，方才來過電話，說等老爺回家，給

那邊去個電話，趙秘書長要過來談談，柳塘聽了，便教張福去接電話，自己進了書房，親手寫了十幾份

請帖，叫進寶山，吩咐立即送出，才回到內宅，趕着吸了幾支烟，僕人來報警予已到，柳塘便出至書房

相見，他二人本已成爲知己深交，見面都覺欣快，警予說了些在北京的情形，以及這次替王督軍聯絡

成功的經過，又談些酬酢週覽看戲吃飯的瑣屑事情，告訴某次在總理家中赴席，飯後賭錢，有一位將軍

，因爲滾賭掏出手槍，又有一位財政大員，一夜輸出二三十萬，仍舊談笑自若其事，柳塘道，武人滾賭

吵架，倒是本色，未可厚非，只那位大員，輸去巨金，還談笑自若，當然賭品太好，他也未必只以此自

負，可是你去問問他的薪水公費，能有多少，大約輸的錢足夠他二十多年掙的，試問這巨金從何而來，賭品又因何而高，警予道，現在的事，根本就不能問，其實豈止那班，便是我們這裏，何嘗不是一樣豪闊，就說這次，我替王督軍辦妥了事回來，他不知怎樣酬謝我，因為在督軍署作事的，大概都兼着一兩份實惠的差使，以為調劑，我却不肯受這好處，去年教我兼統稅局，我辭了，今年又教我兼官產處，我也沒幹，所以這次他感謝我沒有法兒，居然奇想天開，在方才見面的時候，給了我一隻鑽石戒指，我不由好笑，你跟我定婚哪，他說全署之中，只有我一個是他的真朋友，替他辦了許多事，不受酬謝，他只好送件東西，作為紀念，說着把戒指取出道，我向來不帶這個，放着沒用，就轉送你，給嫂嫂或是如嫂玩吧，柳塘接過看看，見分量頗大，光色極美，知道所值不菲，也沒推辭，就道，好，謝謝你，我轉送一個人，她必然很喜歡，警予以為他必是送給太太或兩位姨太太，也未介意，却不知雪蓉已去，實際連一位姨太太也沒有了，當時又談了一會，柳塘便請他明日前來吃飯，警予不知何故，就問你難道還要給我接風，柳塘道，不是，明天我要請幾位朋友，順便算給你接風也好，可是你得替我招待招待，因為我不能喝酒，俗語說一人不飲，合座寡歡，主人不飲，更沒趣兒了，所以要請你作我的代表，警予道，我近來酒量也減多了，不過替你陪客總可以的，柳塘便約他明天早到，警予告辭出門，還覺心中悽愴，想到自己也只能和柳塘聚首一日了，後日便將携璞玉南行，未必再有北來之日，這樣好友，竟不能久聚，還得不告而別，在他心中不知要留下何種印象，方才我籍口王督軍，把我自己新買的戒指給他，留個紀念，幸而他居然收下，還教我稍得安慰，想着就回到寓所，料理善後事務，把賞僕人的財物，都開個清單，放在字台抽屜裏，預備自己走後，再來信教他們取視，辦完方才就寢，到了次日，到督署理事，也把公務整理結束，弄出頭緒，使接手的人容易檢查，到了下午，便接到柳塘電話，請他下班，不要回家，逕直前去，警予答應了，到時出了督署，便直赴張宅，但警予作夢也不會想到，他家中這時已在天翻

地覆，偷然不依柳塘的請求，先到家中一行，必然嚇一大跳，還疑自己被抄了家，因為這時張宅的幾個僕人和趙宅僕人，正在通力合作，把警予三間住室的內部，都給重新改造了，但把瀟灑的書齋，改成富麗洞房，却需要很大時候，必得晚上才能完工，警予若在日暮前回去，只能看見破壞，而不能看到建設，不定如何驚訝，好在他接受柳塘請求，並未回家，還直到了張宅，見已有幾位賓客到了，都是柳塘的親友，警予一一酬應，代作一半主人，替柳塘招待，柳塘也不知因何這樣的忙，把陪客的責任，都托給警予，他自己不斷出房去，許久才再進來，警予心中疑惑柳塘家中有什麼喜事，不願受禮，所以只請客吃飯，而隱瞞了原故，看情形必是內宅還有女客，要去周旋，所以常常出入，就把柳塘叫到一邊詢問，柳塘回答絕沒有喜壽等事，否則便瞞別人，也無須瞞你，只於今天趕巧，內宅來了幾位親眷，有事和我商量，所以不能常在外面，只可求老弟偏勞，警予聽了還是半信半疑，但他所疑也只在柳塘家中，絕沒想到自己身上，却不知柳塘暗地作着秘密工作，時時出去和寶山等連絡，一面發出人馬，去到警予寓所整理新房，並且把玉枝房中所存當時警予收得的禮物，都搬運過去，陳設到洞房之中，一面又料理璞玉出家的事，他抽暇到街南院去，告訴璞玉說，她要投入的那庵裏的老尼，對璞玉這個徒弟，十分重视，因為這還是他第一次收徒，所以認為是一件大典，又因出家是人生最大關鍵，和生死嫁娶一樣重要，所以從老尼那裏便要正重從事，不肯委屈徒兒，那座廟是很富的，老尼替徒弟預備的住室，非常整潔，無異閨房，料想進廟後生活必得舒服，又說那老尼檢定人廟時辰，是在今天晚上九點，她本想自來迎接，却因趕巧有家大施主作佛事，所以不能親來，只可派個香火婆來迎接，我已雇妥了紮彩的汽車，臨時還要親自送你進廟，璞玉聽了，連說不敢當，又問進廟怎還用紮彩汽車，柳塘道，我不是和你說過，出家是人生大事，比出嫁還要緊些，出嫁或者還承個二回，出家一去就不回了，所以常見出家的大擺儀式執事，吹吹打打送進廟裏，我只雇輛車，已經很簡陋了，璞玉並無這種經驗，只可由着柳塘隨便曲解，

都認爲有理，又加她這時記掛着警予，覺得自己始終未能通個信息，如今已到了入廟之期，希望全絕，警予明日到車站等我不見，不知怎樣難過，怎樣發恨，再知道我已背約出家，他就許傷心痛恨，從此把我忘却，再不理睬，我喪失了自己幸福，遺落個虧負他的情義，這不把人懊死急死，現在除向柳塘說明原委，取消出家的事，尚可轉圜，只是出家的話是自己所說，現在柳塘已給辦理成功，我怎有臉兒反悔，也萬沒法說出口來，因此焦灼欲絕，滿心抑塞，那還有閒暇尋思柳塘的手續是否合理，只有說什麼應什麼，柳塘又告訴她，少時玉枝便送喜服到來，順便送她上車，請她在九點以前便把衣服換好，等廳裏迎接的人到來，即刻起身，以免誤了時辰，說完便走出來，回到家中陪客，將近黃昏，筵席擺上，大家入席暢飲，柳塘原言自己不能喝酒，特請警予代表的話，弄得警予義不容辭，而且席上賓客多有善飲的人，都把警予當作海量，紛紛向他挑戰，警予不好推辭，自然就喝得很多，這頓飯因爲喝酒，時間也延長了；到將近九時，方才上飯，柳塘見自己該去辦事，就立起告假，說要出去一會，請警予代作主人，臨行又特意向兩三位來賓咬耳朵，教他們飯後不要就走，還有話說，爲着教他們纏着警予，飯後只有一兩人停留，警予以代表主人資格，便得陪着，絕不能自己先退，柳塘周旋完了，又拍拍警予的肩，才出房奔到南院，一到門首，便見賀山正在那兒等着，報告一切都辦妥了，老紳董也已派汽車去接，就要到來，柳塘點頭說聲你照着吩咐的話辦去好了，便自走入院內，進到璩玉房中，見玉枝已在裏面，早替璩玉換上了吉服，正給她描眉塗唇的打扮呢，原來玉枝也受了柳塘的指教，到來便給璩玉換上衣服，還在人家上車入廟，須給主人留個例兒爲言，告訴她不能素臉兒出門，總得稍施脂粉，璩玉也只得任她擺弄，但因心中紛亂，在不注意中，已被玉枝給打扮得好像新嫁娘模樣，見玉枝因對面替她修飾，無須鏡子，也不教她看見鏡子，璩玉竟不知變成什麼樣兒，柳塘進來一瞧，見她居然玉潤花嬌，容光四射，宛然新娘儀態，雖然未曾喜溢眉梢，却已春融粉黛，不由心中歡喜，却不知璩玉此際，不但外表改變，

連心裏也有了變態，她在這一兩小時之中，左思右想，真有些忍耐不住了，把終身的幸福，和一時的羞恥，互權輕重，漸漸明白過來，覺得若再隱忍下去，任憑送入廟中，自己命運就許萬劫不復，若拚着暫時羞辱，對柳塘說明，局面立刻便可改變，自己終身命運，就在這一轉移間判定，只是有什麼臉兒對柳塘說呢，瑛玉雖然心裏已然活動，無奈她心眼既滯，面皮又薄，左思右想，總是生不出勇氣，提不起決心，漸漸又把念頭沉下，自想這種話是萬萬不能說的，便拚命說出來，也得羞死，我還是認命吧，警予若真個不在理我，我在廟中等個三兩月，沒有信息，還可以自己尋個安靜的收場，不在世上受這痛苦了，但過了一會，又把沉下的念頭，重提上來，想到和警予結合，將來有何種享受，心頭便溫似春融，明如日照，想到棲身古刹，將要永世淒涼，便覺心似灰寒，身如冰凍，又漸漸逼出橫心，想向柳塘直說，但跟着臉上一紅，心頭一跳，好像挨了無數嘴巴，乍生的勇氣，又被這無形打擊，給弄得消失無餘，如此反覆思想，直如學童習學算盤九九兒，好容易從一一如一，二二如一，加到九九八十一，但隨即又出九九八十一，八九七十二，遞減到一一如一，把算珠都回到原位，她受不住心中的激刺，直要拋却此念，完全聽天由命了，又見玉枝到來，她更覺心灰意冷，本來只對着柳塘一人，還萬難開口，何況又加上玉枝，於是暗自咬牙狠心，不去思索，任玉枝替她易衣理妝，好似木然無覺，但每個人只要活着醒着，便阻不住腦和心的活動，她雖決定不想，然而那念頭仍不住向她攻襲，不知怎的靈機一動，忽然得了個主意，自思我對柳塘開口說反悔的話，自然沒法措詞，但可以另轉個彎兒，不由我口裏往外說，我只向柳塘要求想見警予一面，這句話說着還沒什麼艱難，只要柳塘把警予請來，我把情由對警予說明，底下的事便可以由他去辦，我躲在一旁，只等待結果好了，瑛玉想着，覺得這法兒實在不錯，但她天生性格，總不能勇往直前，好容易想出最簡捷最有效的主意，却又被善羞易怯的心理，給弄得猜疑起來，覺得自己這樣說法，柳塘也會看出我是有心反悔，否則在進廟以前，無端請警予作什麼，豈不知吐露真情一樣惹人

噙嚮，但又轉想我爲着終身幸福，怎麼一會兒的羞恥都拚不出去，連說一句話的勇氣也沒有，不管怎樣，就這麼辦了，想着見柳塘走入，不由心跳加疾，好似極快的機簧，在裏面操縱，跳得心裏慌亂沒有准兒，柳塘看着她，欣然笑道，你都預備好了，好的很，道喜道喜，大喜大喜，璞玉不知道出家何喜可賀，還以爲是應有的慣例，也沒着意，只向他點點頭，這時心裏更慌得要命，似覺變成大海狂潮，浪湧着向外擴散衝擊，竭力收心神，忽聽柳塘又道，時辰這就到了，廟裏的人眼看就來，來了就得起身，說着只聽院內步履雜沓，柳塘支起耳朵聽着，道，大概接你的人來了，時刻還真準，說着就要走出去看，璞玉知道已到千鈞一髮的時刻，再一遲延，就永沒有說話的機會了，猛一咬牙，就叫了聲二爺我想……柳塘聽見她說話，方一回頭，外面已有人叫道，老爺，廟裏的人到了，柳塘應道，寶山，你教她進來，來得正好，我們也預備停當，只等上車了，璞玉見柳塘全神注意外面，並不接碴兒，知道自己的話算白說了，和唱戲唱到傢伙點裏一樣，想要跟他重說，却已再提不起勇氣，而且廟裏來接的人已進入房中，還說什麼，只可把眼一閉，暗叫完了，原來那位老紳董，已換了一身藍布衣服，裝作香火婆兒，搖搖擺擺的走進來了，奔到璞玉跟前，叫道，這位就是我們少師父啊，嘖嘖，真好漂亮人兒，柳塘聽她說得不像句話，世上那有對將要出家的人誇贊美貌的，忙瞪了一眼，老紳董才改口道，我們老師父今兒有事，分不開身，教我來接，喲，我還忘了給你道喜，道喜道喜，說着就好像提褲似的拜了兩拜，璞玉和老紳董並非初次相會，但可以說是初次見面，因爲璞玉陷在黑心疔媚審的時候，還是柳塘邀老紳董把她救出的，不過那時璞玉正害着極重的眼疾，閉目如盲，對面不能相見，所以雖然一直感念老紳董，却不知什麼長像，此際又是滿腹心事，無暇對她注意，連聲音嘶熟都沒聽出來，只覺這香火婆兒野氣得很，這時柳塘不願老紳董多開口說話，就道，時刻已到，車子又在門口等着，我們走吧，老紳董便揀璞玉立起，璞玉知道已無轉圜餘地，非去不可了，覺得在這臨別之時，應該對柳塘致謝，就囁嚅說道，我謝謝二爺

，打攪了！柳塘擺手道，不要客氣，我也不說招待欠週，你就快上車吧，璞玉又轉身向玉枝道謝，求她向太太轉達謝忱，但也只說出半截話，便被柳塘攔住，催促快走，璞玉心中難過，自己依人宇下，受人撥弄，連片刻停留都不能够，在這裏還是俗人，一出門兒便是尼姑，和這世界算隔離了，但事已至此，留戀又當得什麼，走就走吧，想着已被老紳董牽着出了房門，柳塘隨在後問道，你不用記掛，好在那廟離得不遠，過幾日玉枝還要跟你去，璞玉無言，走到門口，只見黑暗暗的，連門燈也未開，只仗街燈反射過來，照見門外停着兩輛大汽車，前一輛車身好似金色，還結着綵，璞玉因聽柳塘說過，也未介意，老紳董便扶她先上了車，自己也跟着上去，在她低頭鑽入車廂之際，璞玉看見她頭上帶着三四朵大紅絨花兒，不由詫異，怎麼香火婆兒會帶紅花，及至坐定，關好了車門，又覺車窗都掛着紅帘，看不到外面，心想自己常見新式結婚的汽車，現在坐的簡直完全一樣，但也不好詢問，旁邊的老紳董開口告訴說，廟裏的老師父，對這徒弟，十分上心，已在廟裏替你收拾了一間很好的房屋，一點也不疼錢，我們那廟是座富廟，老師父手裏很有些體己，您去了一定享福的，璞玉也不答言，只在心中思念警予，覺得此去將和他遠離，雖然不出縣界，却如走向天涯，也許永遠分隔在兩個世界了，不禁低頭垂淚，任老紳董在旁絮叨，全沒聽見，其實柳塘會叮囑老紳董少說沒用的話，以免露出破綻，多生枝節，但她却忍不住，還自作聰明，說了許多謊話，哄騙璞玉，却不知在這時根本用不着作這靈蛇添足之舉，何況她言語中儘多漏洞，若不是璞玉心不在焉，必然能聽出來，幸而車行甚速，不大工夫，便已停住，柳塘先從後面車上走下，老紳董也開門下去，攙扶璞玉，和柳塘一左一右，遮擋着璞玉不使向兩旁瞧看，璞玉這時也無心東瞧西望，知道已到了廟前，只抬頭瞧着這廟是什麼樣兒，無奈這廟前更是黑暗，連個燈亮也沒有，只借遠處微光，看出廟門很是低小，只和普通住宅相仿，旁邊的老紳董已很快的架她上了台階，走入開着的門，再轉個彎，便是一道院落，仍是深黑如漆，璞玉心想迎面必是佛殿，怎沒有燈火，照例殿上

都有隻長明燈，難道這廟裏沒個捨海燈油的施主，教佛爺天天摸躡兒，老紳董在旁叨念道，師父們都出去了，我們那夥伴準是偷懶睡了覺，連燈也不點，熏薰黑法兒，您走着可留神，柳塘道，廟裏現在一個人沒有麼，老紳董道，只剩一個夥伴看家，大概她是睡了，其實柳塘和老紳董，全知道在門房和廟房中，起碼藏有七八個人，都是趙張兩家的厮僕，只爲怕璞玉看見，尼姑廟亂跑男子發生疑惑，而且院中房舍，也和廟宇相差太遠，所以把燈全熄，人也藏起來，但等到璞玉進了內宅，他們就要鑽出來，並且燈也全重新亮起來了，當時由側門進入後院，仍是黑暗，但上房東裏間的窗內，透出燈光，三人直入了上房，進了那東裏間，房中只點着一支臘燭，放在桌上，光線陰暗，璞玉還沒有看見房中是何情景，老紳董已扶她坐下，柳塘也坐在對面，老紳董退後一步，道，這就是給少師父預備的新房，您瞧瞧不錯吧，璞玉聽是自己住房，不由舉目四顧，她在初坐下時，便覺身下十分溫軟，低頭瞧時，原來是絲絨的新式沙發，已在詫異，這時再一細看，才見房中竟是華麗非常，銅床錦幔，明鏡華燈，各種陳設，無不應有盡有，雖因燭光暗淡，不能看得十分清楚，但一片富麗香艷的閨閣氛圍，已然全盤呈現，璞玉更納了悶，心想怎麼廟宇之中，會有小姐綉房似的華美住室，正在猜疑，柳塘已替她向老紳董問道，這房子真算講究，上回我來，還沒收拾完全，已經覺得很有樣兒，今兒更是輝皇富麗，這廟怎有這樣漂亮東西呢，老紳董道，您知道我們庵裏，原有客房，我們老師父人緣頂好，常和闊家太太小姐來往，那些太太小姐，也不斷上庵裏來玩，還有北京住的幾位官太太，到天津便找老師父來，有時就住下不走，所以老師父給預備了兩間客房，專供女施主們來了歇坐，或是住宿，這間房正是客堂，原就收拾得挺好，因爲少師父要來，老師父疼徒弟，就把這間客堂給她，又另外添補了不少東西，柳塘道，老師父真有錢，這筆耗費不小啊，老紳董道，也沒花她的，大概你老爺的佈施，都在這裏了，老師父說，徒弟好比兒女一樣，我不能從徒弟身上賺錢，璞玉聽着，才知柳塘爲自己出家，還佈施了不少錢財，心中越發感念，但想他這

樣費心破財，只把我送到這絕地來，任憑房舍如何美好，生活如何舒服，也是和我的心意背拗，我真不知該感激，還是恨他，想着暗自嘆息，又舉目瀏覽，見房中各桌上的陳設，都用東西遮蓋，連床上也蓋着被單，不能看見衾枕，好像將要掃房，恐怕落上塵土似的，但房中新經裱糊，十分清潔，絕對無須掃除，而且房中吊燈壁燈，總有五六十盞，却一盞不亮，只用燭光照明，也不知什麼原故，但對這瑣屑的事，既不好問，更不好立起翻看，只得自己悶着，她那知道這也是柳塘一種掩耳盜鈴的辦法，因為房中一切，完全新房陳設，不但有的過於華麗，有的已是璞玉曾經見過的禮物，還有的太富的新房意味，萬不能以接待女施主解釋的，凡是這類東西，都暫時遮蓋起來，知道璞玉新來乍到，總不好意思翻動，足可瞞哄一時，當時又坐了一會，柳塘便問老師父怎還不回來，老紳董回答她去人家作佛事，總得半夜才能回來，柳塘看看牆上的掛鐘，道：現在才九點多，還很早呢，說着打個呵欠，璞玉知道他犯了烟癮，此際離半夜還有兩個半時辰，他萬不能支持到老師父回來，就開口說道：二爺您請回去吧，您已經把我送到這裏，足夠費心，也得回去抽烟了，柳塘笑道：好好，那麼我就不等老師父了，好在事情都已定規好，只差給你們師徒引見，其實也是虛文，那麼我就走了，明天再來，說着又托付老紳董幾句，暗地使個眼色，似乎我走後一切重大責任，全交給你了，主意是你出的，你可得給辦圓滿了，老紳董明白他的意思，便答說二爺你放心，我伺候少師父，準錯不了，柳塘笑了一笑，便走出房外，到了前院，見燈光已然復明，僕人都在房裏伺候，柳塘便吩咐自己家的僕人回去，又對趙宅僕人囑咐幾句，才出門坐車回家，到了家中，進了客廳，見客人已走了大半，只剩了三五個人，還由警予陪着說話，便先告了罪，才加入跟大家閑談，暗地瞧着警予，見他雖已頗有醉意，但還神智清爽，舌根雖短，言語不亂，心想他這怎能回廟去和徒弟見面，說不得我自己還要費點事。就向警予致謝道勞，隨即喚僕人拿兩瓶上等葡萄酒來，警予問作什麼，柳塘道：你受了半天累，我還沒得把敬三杯，警予道：這又何必，我已經快醉了，柳塘心

末了還有需要向讀者道歉的，鄙人文債見積，日少暇略，茲編匆促出版，未及切實整理，情節參差，字句訛悞之處，當然難免，惟祈讀者特別垂諒，異日得暇，當盡力補過蓋愆，以報我十餘年來的舊知已老飯東也。

想我正要你醉，就道，我方才忙得未曾喝一口酒，現在藉着敬你，自己也小飲兩杯，又向其他客人道，我們學洋人辦法，來一頓飯後酒，大家都說不勝酒力，僕人已把酒拿來，柳塘吩咐按人數斟上，才端起杯來，對旁人也不勉強，只藉着道勞爲題，要警予對飲，警予本已有七八成醉，又向沒飯後飲酒的習慣，實不願喝，但因想到明日便要卸柳塘水別，回念他的友誼，實不忍拒絕他的請求，何況這一杯別酒，到明日再想喝也不能了，拚着醉倒，也只得奉陪，就舉杯飲乾，柳塘也乾了，又斟上一杯，這樣連飲三杯，警予覺得實不能再喝，柳塘看他已醉到相當程度，眼看便要支持不住，方才吩咐把杯收下去，向方才留下的兩位客人談了一些閑事，因上以前的碰見，那幾個客人便告辭而去，柳塘送他們回來，見警予已睡倒在沙發上，就笑了一笑叫進寶山父子，便個眼色，方推着警予叫道，老弟你怎麼睡了，警予含糊應了一聲，又沉沉睡去，柳塘向寶山道，趙秘書長醉了，你們架着他上車回家吧，論理他醉到這樣，我不能教他走，可是今天日子不對，我留他倒要落口禍，只好送回去，寶山聽着也笑，就和張福把警予扶起，警予迷迷糊糊的道，我沒醉，教我睡會兒，柳塘道，自然教你睡，還教你睡個舒服的，現在送家回去，這兒沒人伺候，說着就指揮着扶他出門，柳塘原坐的汽車，尙停在門外，寶山等將警予架上柳塘也隨着上車坐在旁邊照料，教寶山也坐在前面車夫旁邊，車夫開動機門，風馳電掣，不太趙宅門外，趙宅僕人聞聲出來，大家架警予下車，在這時已有人跑進後院，給老紳董遞董正陪着趙玉閒話，聽得暗號，立刻動起手來，後事如何請閱（秋風葉落）

